

邊陲線上

基濱駱

新時代小說叢刊之四
桂林文化生活社刊行

新時代小說叢刊之四

邊陲線上

駱濱基

桂林文化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初版

實價國幣八角

編主金巴

新時代小說叢刊

邊陲線上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駱 濱 基

發行人 吳 文 林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總發行所

桂林
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上
篇

一

蒼偉的與俄羅斯領土分界的「土字碑」後面，衝來了已經避過了整個殘冬的人羣，黑黢黢地，還不到午夜，他們將日城圍在了核心，天崩地裂似的鬥爭，在這裏展佈開了。

「向前壓……壓……」粗厲地喊叫，混合成龐雜的音浪，像霜雪樣嚴肅；冰雹樣激烈。

「兵……砰……兵。」爆竹般的快槍，射出捷速的子彈流光，相互地交碰。迷漫的灰白色烟霧，障蔽了每人的眼皮。

「壓……笨種們！劉司令竭力地高喊。

他穿着灰色舊軍服，頸項貼伏着俄羅斯馬頭，一手捏着快匣子，大拇指在扳推子彈；另一手裏的槍頭，朝着城樓子射擊。

「咕……咕。」城上的機關槍，向下面人叢中掃射。

「靠山領着弟兄攻北門。」「煞脫」（快。）劉司令微胖的臉，掛滿豆子大汗珠，眼睛很忙碌的閃視。

「快呀！『破頭』的們往北門壓。」靠山喘吁着喊。

於是，軍隊分出了一股。在靠山的小紅馬後尾，彎曲着腰飛跑。他們制止不住原始性的發作，簡直是一羣野人。

夜間，人們的眼，相同是瞎子；有的將腳踏了別人的脚背，有的竟踢了別人的踝骨……他們沒感到這些，祇有敵人的殘酷引起的暴怒，佔據着他們的心，和一顆構造簡單的腦子。

雲霧是漆黑的，不露一絲星光。

他們穿過一叢樹林，城裏的燈光，溶化了上空的氣氛，露出淡淡的霧光。

「喊！搭軟梯子爬城趕緊。」靠山接着將槍推上了子彈。

「兵……兵……」

士兵們瘋狂性的射擊，響應着東門的交響。

火藥的光線，在頭上交錯閃舞。煙霧隨着凝結起來。而酸辣的火藥味，向每人的鼻前，接續着衝來。

「壓……壓。」吶叫又開始沸騰。

「上……」一個矮小的兵爬上了城牆的鋸齒形缺口。

「兵……兵……」

「碎……兵……」城裏的槍響。幾道紅光沖射高空。於是城門「轟」的敞開。

「嗷……」

「往前壓！」崑山督促着。

軍隊雜亂的擁擠着。像澎湃的海潮，湧進了城。

街道旁的電燈，放着淡黃的光輝。兵士們的嘴臉，越發顯得醜惡了。長短不齊的破襖，裹在肥瘦不同的身上。塵土和汗垢，相同的勻塗了滿臉。

「歡迎我們中國的救國軍。」北門的一個警士喊着。

「巡官那渾雞子兒，早吃「黑洋糞」了！」別一個又加了句。

「隨着……」「磕頭的」哥兒們，到東門。」崑山要把肺藥炸破似的嚷。前額的青筋，也一稜稜的怒綻起來。

老小的市民們，懷着過度的驚懼，逃竄着。恐慌遲鈍了他們的感覺，及至窺見了迎頭的軍士，畏縮中又跌絆躑躅，鬼祟地竄匿回去。

「這些大笨種，害屌啥怕。」一個瘦癯的兵士在嘲笑。

「天生「孫種」，怕中國人……」有人不在意的附和着。

「趕緊奔東門呀……完了就收拾高麗鋪子，日本洋行。」崑山放大了聲浪嚷。

話裏蘊有的效力，顯然的被證明了。兵士們盡力的向前推進猛撲——順着冷靜的街道。

狗，不停止的跳着，吠叫，叫聲裏夾着催促，不敢落腳的灰鴿子，在房屋頂空飛翔，翅膀發出「撲撲」的脆響，同時飄落下星碎的羽毛。

「壓……壓，加勁呀！」靠山斜眯着一隻眼，子彈依着他食指的鈎動，連串地射出。他那騎着的小紅馬，打起了震耳的響鼻，脖子伸長地仰起來。

爆炸的火藥，連同淆雜的火光，愈來愈激烈了。東門的火焰，滿天一片紅而兇。附近的草垛，吐出濕布樣的烈火，陪襯着鬥爭的勇猛。

「哎……。」

「噢……。」

生命結束的最後慘叫，不定的起伏着——是由側面的射擊，變成正面的衝鋒。

城樓子上，日本機關槍支隊的射擊手，軟癱的滾下一個；接着，又是一個。城根下的日本派遣隊，立刻起了混亂的騷擾。

「壓……兵……。」吶叫擴大了範圍，槍聲也隨着加急；祇是機關槍，停止了急雨般音響。

孫大個子趁勢爬到了城牆缺口，手裏還抄着已熱了筒子的槍桿。

「你媽的！」他舉起了槍把，向下面帶有鋼盔的日軍，撲跳的擊打下去。日軍們緊接着擾作一團。城門受斧頭的劈砍，破裂了。兵們蜂湧而進。

「退却——」

這命令，喚散了守城的一羣。全都狡鼠樣溜走，別一羣有如衝倒壩堤的潮水，激烈，雄壯，淹沒上去。劉司令的俄羅斯馬，也出現在那中間。

「轟山！這些小舅子湊的。」他擺了一下頭，接着說：「記住：別亂搶中國買賣的，咱們要名譽啊。」暫時的沈靜，緩和了沸騰的喧叫。

靠山得意的一瞥，眼鋒裏貯藏着兇狠。他爽朗的擊了一下馬脊。

「沒『掛彩』（受傷）『磕頭』的們，這才要咱們『勁頭』使喚啦！」音浪飄散在他的影後。微笑現在劉司令的嘴角。於是他想：

——「胡子」出身，到底是「棒」。

「收拾高麗和日本買賣！」孫大個子打斷了劉司令的沈思。

「別忙。」他又掉回了頭：「砲手團弟兄們，跟我到日本領事館去。」

他用馬刺蹬了下馬肋，砲手團立刻隨着跑去。紛亂中奔馳，恰如雨前的螞蟻。其中的孫大個子偷偷的溜進了一家高麗鋪。

這裏，留下巡邏隊的一部。

他們在搜尋死屍堆裏的槍械，形色匆忙。每人有所戒備的眼光，巡迴着週遭。

一個黑瘦的老頭，緊了緊「腰圍子」，依然彎曲了腰，翻動着屍體。他仔細精明，結在屍體脊背上的子彈箱，他都耐性的解下。另一些人，是用刺刀在割。

「噯！接着呀！」城樓上出現了一個小伙子。他同一個丟了軍帽的楞傢伙，遞下了機關槍。

「慢點！」站在牆缺口的兵，伸長了雙手。

「快些吧！大爺，搗弄完了，咱們也得……」

「噯！蔡局長那小子，有個漂亮「大姐」呢！」丟了軍帽的傢伙，爲證明他不說謊，又加了句：「真的！從前我到他們公館送豬肉去見過。」

「幹吧！屌儘扯雞巴蛋。」小伙子這樣催促着。

「你是沒吃到甜頭兒……」調子裏有些受到侮謾的強辯，然而聲音是低弱了。他們不很吃力，就將輕機關槍架下來。擲往城外的亂葬崗子。週圍暫時寂靜了。

亂葬崗子後，是一座矮樹林子。這裏看不到一絲光線，黑暗吞蝕了一切。傷兵們的呻吟低幽而細小，正如担架床的微響。

「得！」丟了軍帽的問。

「勝！」黑影裏的那個回答。

於是他卸下了機關槍架，摸出那人的肩膀，緩慢的放上。他的同伴，又送過了槍身。

槍的交響。在遠處開始了。

「又『開亮』了！」他轉過身來，扯了小伙子一下。

「收拾老高麗……」嘴巴送到了小伙子的耳根。

「沒槍？」雖然他這樣說，但是兩腳却已飛跑了。

「傻貨！有槍誰幹運輸隊……」楞傢伙氣喘喘的說，「老高麗——『虎』准行。」

他倆的心，浸在興奮裏，跑進了東門。

迎面捲來一羣人。靠山在人叢中，似乎是翻騰起來的高浪。他胸前清楚地幌動着小紅馬的聳立的雙耳。他用襖袖拂了下臉。

「運輸隊，搬那些東西。」

「什麼？」楞傢伙真的楞了。一草包麻袋，又一草包麻袋……摔落到跟前。

「膠皮底水襪子，毛巾，衛生袴，白麵，煤油……都有了。」是郎砲手的面影。

「關二虎，你給背背這個。」他遞給他那槍枝。

「關二虎，搬呀！」小伙子從身後扯了扯他。

「想辦點妙事兒。他媽的，倒霉。」關二虎咕嚕的帶槍架起了藤袋。

槍聲消沈下去。疲乏的機關槍，還在響動。從西街傳來，馬蹄和人羣的吵叫聲。警笛也尖嘯了。高昂

怒吠的夜狗，反響着。一個極度不安的恐怖，重新壓進人們的心坎。

「退呀！劉司令嘍。」

「從那門退？」靠山掉過馬頭，馬繮在手間勒緊。

「出東門。」

「也沒找『字匠』（匪稱先生）推推『八門』。」靠山蹙緊了濃黑而兇惡的眉毛，眼睛立刻成了三角形。

「天快亮了！咱們不管那套，什麼『生』門，『死』門……朝鮮咸北境的援兵快到了。」

退出了東門，劉司令才注意到槍：每人肩上多了一桿。運輸隊是赤手空拳的，但肩頭上却負着沈重的麻袋。而孫大個子，背着整箱的啤酒。

遠處山峯的起伏線，呈出微淡的晨曦，氣氛是寒涼的。野外的空曠處，已能見到麻雀的飛射，並且低低地啾叫。

「沙沙」的脚步聲，混雜在人們傾談裏，每人感到勝利的愉快，就是呼吸，也覺出氣流的舒適，涼爽。砲手圍後面，是郎砲手。他垂低着頭，眼睛像在睜開二虎的鞋子。其實他在回味着呢！他得意的是「準頭。」那個監視「滿」警的日軍，是他第一槍擊倒的。

——「準。」他白檢得了那日軍的手槍。

現在，他蹶了蹶腰，前揹着的手槍。這槍又重新給了他愉快。

「二虎頭？你看看這玩藝。」他拔出手槍，握在手裏，擺了一擺。

「短槍！你怎麼不往『上』繳？」關二虎扭了扭頭，隨便的問了句。

關二虎知道，弟兄們有不少短槍，都是私下「腰櫃」的東西；但是他卻沒有！即使是長槍，也沒撈到手。他痛恨，在攻城命令下，作了暫時的運輸兵。

麻袋包又壓上關二虎的肩。他歸還了郎砲手剛纔交給他的那枝快槍。

——我纔歇多麼一小會兒滑頭。這話終於沒有說出來。

前面的隊伍中，傳來了「提槍」的號令。

「提槍」了！關二虎扭轉頭，把號令傳給郎砲手。

「提槍」了，他依例傳給後面的人。

於是隊伍分開了。郎砲手捷練的跳向隊外。

「過來吧！我這棵大槍借給你。」

「真的？」關二虎問。

瞧樣子，他知道郎砲手是誠意的；他就將麻袋包送到別人的肩頭，快活地跳過去。

「我真不願意抗麻袋。」他不安地接了槍。笨拙地拉開「大栓」，子彈槽裏，伏有一排子彈。緊張

觸到了心尖。他感到無所謂的恐怖。他的脚尖騰起，向最前的劉司令望了望。

劉司令用望遠鏡在窺探。

「靠山，你護送『掛彩』弟兄和東西，走柳樹屯；我和關團長的砲手團，截堵追擊我們的日本子。」他邊說邊在左近張望。

「你們走那股道？」靠山勒住了馬。

「『敘脫』呵！我們奔伊里哈塔，咱們分兩路走。」

軍用汽車帶來的風聲，逐漸逼近。各人都靜默下來，在偵聽漂來的音韻。

「岔開道上小心高麗窮黨！最後劉司令對靠山揮了揮手。

砲手們推了「頂門子」，彎着腰潛退。在岔道的小徑上，開始了「小跑。」

汽車聲寂然了；代替靡雜音響的是脚步和刺刀類的金屬音。

「隨退隨打！旁打側擊，避正面。」關二虎撞了一下郎砲手。

「隨退隨打！旁打側擊，避正面。」郎砲手照樣向另一人撞了下。

「砰：兵：。」隊伍側面，射來了子彈。

「兵：兵：。」

「硬！」郎砲手痠痛的栽倒下去。直到溝澗間，停止了滾動。

「這傢伙……」關二虎也就勢爬到溝底。

乳白色烟霧，籠罩了地皮。劉司令的俄羅斯馬隱沒到樹叢中。

在暈迷裏的郎砲手，翻了翻身軀，劇烈的痛楚，刺醒了麻木的知覺。他掙扎地咬緊牙骨，吱吱地脆響，像在嚼咬鐵沙。嘴是難堪地裂漲，而眼睛却緊緊地閉着。

神情模糊中，他聽不到了槍聲。另一種響音，觸開了他的眼。從烟霧的保護網中，他窺出一羣日本救援隊。

他們在墳墓間爬行。距離是不很遠的。特別是騎了賽紅馬的軍官，惹起他的激怒。他挺起了身子，向週圍巡視；同時咬緊了腮骨，制止胸部的痛裂。

失望的眼神，又充滿喜氣。他的嘴角，閃了閃冷笑的陰影。他伸出右手，企圖抓起摔掉的手槍。但膀臂的酸疼，使他的手顫慄起來。終於他又縮回了。他垂下睫毛，眼所觸到的左肩窩，塗染了血沫。

他斷然地挪動身軀，肩頭下側，戰抖地抓起槍托。

——亡我們國，殺我們人，這些吃人不眨眼的東西。

眼光暴露出兇狠的果敢。喘息是粗重而緩慢。他儘力的坐起來。將一隻腿盤踞到右膝蓋。這樣減輕了手的搖動。擠在腿骨的手槍，動了動。他眯了一隻眼。一切舉動都像他從前打獵時那樣，熟習，穩重。

「兵」在食指勾動的當兒他軟癱的躺下了。遲鈍的灰膜，凝結了他的雙眼。

鏡也無力地墜下了。

「哦……」日本軍官也塌下了頭。臉腮俯貼着馬鬃。鬃紅色的鬃毛，煊染着鬃紅色的血液，望遠馬停止了步伐。從牠肩上，流下淡黃腦漿！牠毫無所感的，還在刨蹴。

「臥倒！」柴田曹長驚駭地伏下身子。

「嗒……滴……滴……嗒。」退却號聲，拉回追剿的兵士。

「兵兵！」披紅肩章的軍官，最先向溝澗擊了兩槍。

柴田曹長的接近地皮的眼瞳，似乎在搜尋遠處的毒蛇。

「毛吉隊長！」聽到槍聲，他爬了起來。

「砍下來！把那馬賊的頭。」毛吉隊長跳下馬，指揮的說，「架下我們的中尉來……」

陸戰隊的一等兵，連同派遣隊的兵士，從糞紅馬上，謹慎地卸下了中尉的屍體。

退却號停止的時候，跑回的追剿兵士排起長隊。各人的臉，都表示出酸肅。

「報告隊長！俘虜了一個馬賊。」嵌有紅肩章的兵說。

後面的兩個日兵，挾着關二虎走來。

日頭從雲隙間射出幾道金光，聚集在樹叢中的老鷄，忙亂地吵鬧着。四散亂飛的麻雀，時時在空中閃現。是初夏的早晨，氣候却像寒帶一般的陰涼。

且城街道是嚴肅的，冷靜的。除了崗警，見不到有行人。東門附近，已不見屍體，祇留着業已凝結的血泊；子母壳，刺刀，破軍帽，……這一類零散的物件。

火藥的殘餘氣味和血腥，已經消淡下去。瓦屋的尖頂上，有灰鴿成羣在飛動。

土黃色軍用車，駛出了北門，坐在車子四圍的日軍，拿着上着刺刀的槍枝，向外伸着。樣子蠻厲而莊重。孤坐在當中的關二虎，臉變腫了：一塊青的，一塊紫的，……和美術家的調色板，沒有什麼差別。他還在發「二虎脾氣」不住的咒罵：

「雜種操的！你老爺是殺豬手不錯……專「宰」你們這些日本豬……」

「叭！」

在他右頰，又加上塊紅印。

靠街的鋪子里，有人在向街頭探頭探腦地偷看。希有的激烈同雄壯，立即貫穿了街心。

關二虎一面暴怒地喊，一面尋求他所熟識的人。別人全都知道他：一個屠豬場的傢伙。在城裏整整失蹤了一年。

「噫！够朋友的，給弄口棺材呀！」在咒罵聲裏，他加上這一句。貪婪的黑眼珠，向那後面躲閃着的

劉強，盯了一眼。

心兒突然一跳，劉強沒敢再睜那疾駛過去的汽車。他不但知道，而且熟習——那是一年前的關二虎。

——是他？他這樣驚疑着。

從關二虎平淡的臉，寬重的鼻子和配有濃眉的大眼上，劉強都彷彿看出了他的苦痛。劉強覺到有一小塊冰，從喉頭滑下去，——一陣寒慄！在寒慄中他感到悲哀了。

劉強低垂着頭，恍惚迷離的到了家。

「我看見關二虎了！音調是悲楚的，」今天出「大差。」

「拿來煙泡沒有？」劉房東不關心似的斜睨了他一下。

劉強送上烟泡，啞靜地閉住嘴，他十分清楚，父親是浸沈在自己一切打算里的人，對於這不會有興趣的。

「昨天活捉的關二虎嗎？」醬紫麻子臉的漢子，側臥在劉房東對面。

「不是他是誰，一個二虎頭，」劉房東燒着烟泡說：「去年時節，想把你姪子「誑」去，當救國軍……早知道他不願意活着了！」

劉房東仰起頭，啊呸的吐了口痰，意思是不願再說下去。兩隻枯癯的手，練熟的捻動着烟槍上的

烟泡。

烟燈的灰黃的光，映照在他鼻樑上，畫出個瘦癯的猴子臉；顏色蒼黃，沒一絲紅潤。鵝紋細密的劃在額前，尖削的嘴巴有稀疏的兩撇鬚子。

「大哥！麻子臉的透着烟槍說，「你知道，劉子章這傢伙，「不善」哪。」「拉出去」一年多，就來攻城。」

他抓了抓頭皮，遞過了烟槍。

「天意。什麼都是天意……有前清定規有後清。」劉房東斜睨了兒子一眼。

「劉強給我倒碗水。」是醬紫臉麻子說。

劉強彷彿停止了思索，木雞一樣呆立在炕下。這時，他也不搭聲腔，啞默地送上茶去。然後坐到木椅上。他感到像是生了霍亂病，心在執拗地翻滾。雖然他外形鎮靜。

桌上有個布包。他知道，那裏面有地照，佃農租據……地下則散亂些碎紙。他更為紊亂所迷惑了。

——殺豬老關知道救國。我呢？我不能這麼的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過活呀！我……這是逃避。他又想起了縣中的同學。縣中是在一年前解散了，現在是作了特務機關辦公處。

他的臂在胸前交組着。頭貼附著牆壁。眼瞳凝止了轉動。安然呆坐，相同一座泥塑的神像。

——同學……都跑到救國軍裏去，祇有我——我一個。

「蠢貨鄙卑的東西。」末後，他這樣罵着自己。

淡白烟霧從炕上飄來。一種帶有誘惑性的香味，直竄入他的鼻孔。讓牙齒咬着厚唇，他還在凝想。炕上傳來了話聲：

「年頭荒亂那也沒什麼……日本子這回可完了！是麻子臉在發揮理論，『不用看『推背圖』，按着『天干』『地支』說，甲午年日本子和咱們開仗，那是日旺午時；人家那能不勝呢！』」

「今年你說該到那步天地？」劉房東吐了口烟。

「今年正翻個『個兒』。今年歲在癸酉，正日落酉時呀！」接着，聲浪擡高了點，「日本准敗。」
「管他娘日落日旺呢！反正老婆孩子送回海南家去了。咱們還怕什麼？」劉房東閉住了眼，彷彿在養神。

「那可不行。咱們在海參崴，不是混了半輩子嗎！那時候窮黨和富黨，鬧的也够兇了吧！」又換了麻子臉的重濁音。

劉強越加厭煩了。神經彷彿在抽搖——焦躁。心尖似乎沈着顆鉛彈；莫明的痛苦，侵襲着他。紙糊的格子窗，逐漸模糊下去。由慘淡而烏黑。他還組了臂在沉思。

「連點燈也忘掉了嗎？」劉房東翻了翻眼皮。

劉強方始知道黃昏突然到了，燃起煤油燈來。

「我到關小個子屋去了。」他說了句，就非出去。他知道，這時父親是照例要睡一會兒的。
「老關。」他敲了一下隔壁的窗。

「幹啥？——進來吧！」

「出來吧！」

聲音還沒完，關小個子閃出來。

「關二虎給斃掉了。」聲音低微到聽不見，

「那麼，屍首呢？」劉強問。

「在『殺人場』岔道哪，頭掛在樹上。」

倆個人暫時沉默了。劉強的腦間，又映出白天所見的一切景象——汽車，日本兵，槍，發狂大叫的
關二虎……

「我們應該埋掉他。」是個可敬的人。」他彷彿是自語着，他記起關二虎的目光的托付。

「可是沒有身子了。」關小個子眯了眯眼。

「那去了？」這一個吃驚地問。

「誰知道，除非是鬼。」

「頭也得埋。」就祇一個頭吧！」他決定的說，「我們爲了證明城裏也有不願作亡國奴的人，

應該這麼做——這麼做。」

「……」關小個子遲疑地瞧着他。

「走！」是命令式的調子，「拿鐵鉞去！」

空氣彷彿也加強了硬度。

「好……」關小個子掉轉了身軀。

劉強心裏燃起興奮的火焰。一種特殊的不安，傳遍每一枝神經。胸部起伏着，喘吁。

「走！」關小個子在夜色裏握住他的手。

並着肩頭，走出大門。

黑夜的後街，冷靜而寬敞。爲了躲避討厭的盤詰，他們從曲折胡同中繞着鬢子。胡同狹窄，黑暗。壓底帆布鞋，輕快地拖動，如同牆角的小鼠吱吱作響。

郊野伸展開來了。遠處的山嶺，像是屏風，能够渺茫的辨出。週圍極其沉寂。沿生在小道兩旁，是些矮曲的林叢。

劉強制止緊張的情緒，閉合着嘴，用鎮靜壓伏恐懼。

「就是這棵，你看。」關小個子向一棵樹幹，敲了一下。

樹樞上吊着的小木籠，倏的震蕩起來。

夜空中散佈着的小星，彷彿向幽暗的深處隱去，光力極其微弱。劉強看不清晰那裏的物件。他有些胆怯，沒有作聲；同時他又感到一陣辛酸。

「我上樹，你掘坑吧！」關小個子，賣弄着膽大，猴子一樣的爬上樹腰去。

劉強甩動開鐵鍬，在鬆土上挖掘，是急爽而捷速的動作。

「接着！」輕微地一聲喊後，拋落下木籠來。

「關二虎：他叫我當救國軍去那晚上，還跟我談了多半夜呢。」他走近木籠去。友誼的感情，驅逐了他心中的畏縮。

「咱們中學那幫，都和他挺好。因為他在救國軍裏，非常老實……。」關小個子的脚跟，黏住了地皮。

「噯！」劉強驚愕的說，「頭怎麼沒有了呢？」

他擲下鐵鍬，膽壯地，從木籠的縫隙，伸入手指去。他觸到——似乎是一個信封樣的東西，用繩子縛在木柱上，而木籠失去了底。

「唰唰！」遠處傳來了脚步響。

「快……走。」關小個子揹着鐵鍬，慌促地扯了扯劉強。

劉強又驚懼，又忿恨，一直跑到了家。

「真險！」關小個子吐了口氣。

「……沒拿回那信……真是……」

「太險了！要不，我真也想跑到救國軍裏去混它一輩子。」

「噢！這，你也未免太……」劉強沒說下去。和他揮了揮手，走進屋子裏去。

劉房東還在睡着。鬢紫臉的麻子，惺忪地伸了伸腰。

「呵！這一覺睡的……」他站了起來：

「收拾收拾那沒『俐索』的東西吧！不要緊了，今晚可得睡個安穩覺了。」

「回城裏嗎？大叔。」劉強看着他戴上了瓜皮帽。

「啊！回去。」麻子走着出去。

夜間的涼風，吹散他體中的疲勞。他倒背着兩手，擺着魁梧的身材，緩慢的走去。

「Kula！」（吆嚇意）北門的「加崗」日兵，突然將槍頭伸到他胸前；刺刀尖在心窩間，閃着逼脅的光。

他驚訝地伸直了兩手，向着天空。

「你的叫什麼名斯？」日兵用不純熟的中國話問。

「我……」他的嘴角顫抖了。

「他是王四麻子。」一個「滿」警說。表示自己挺認識他。

「什麼麻斯！——媽個巧比吧！……你的好人？」

「他是好……」警士又想說下去。

「Kula！你……。」日兵逼視了一下「滿」警。

「好人，我的。我是「凌雲閣」……經理。」王四麻子有些長縮。

「「滿洲國」的好好的。」一隻大手，在他腰部摸索。

「大大的好。」

「去！」

王四麻子頭也不敢回的走開，但心裏却想：

——日落酉時呀！……日……落……

在一個拐角處，黑暗掩沒了他的身體。

三

「年頭變了！年頭變了！」日城的人們，都在長吁短歎。

「救國軍盜了關二虎的人頭，還擲下封信。——王大又要來打城了。」各個胡同，夾道，鴉片館里，

……都有人在這麼私語。

關東派遺隊和警務局的佈告，顯然失掉了效用。他們相反的在「交頭接耳……散佈謠言……」
「日滿協和會」職員，到處張貼着標語，牆壁，城門，粗柱子……都有惹人注目的紙條。但是看的人，却很寥寥。

商鋪的財東們，都躲到省城裏去。鋪子裏留下的，是些學徒及「撈金」看守着貨物，中產階級的人們，紛紛地搬往屯下，爲的是躲避。「春」耕正忙的農民，又紛紛地搬往城裏。也爲的是躲避。

巨大的恐慌和混亂，佔據了江城，彷彿在崩毀的前夜。

劉房東在驚懼中，坐了朝鮮佃農的牛車，同劉強逃往窩棚去。

仲夏的晨曦，趕不跑遺留在這荒涼的地帶里的微寒。劉房東穿着「廣木紀」布棉袍，套褲也是黑色的，祇有帽上的頂結，絳紅的發閃。

「小朴蓋（老朴）烟的抽吧！」他盯了趕車的佃農。

「我的有。」他操着半通的中國話，從布袋裏掏出烟末，用小紙片捲了烟，紙上唾沫。

「我的烟頂好。」他吸了口，「有飯吃，我必定向『江西』（圖們江）跑了。屯下你們的救國軍，多多的……呵！挺多多的啦！」他用有力的聲調補助形容的不足。

劉房東沉默地在吸烟，心里猜想：

——去年冬天就這樣吓嚇我……哼！地租一粒也沒收，這回可不上你們的當了。

「我常常燒飯給他們吃，呵！賠賬大大的。」他舉起了鞭子，抽了下列瘦的牛背。

他那飢黃的臉，沒有些兒表情，白色的薄棉襖，兩肩塗滿了污油，肥闊的朝鮮式褲襠，還翻挽了褲腳管，破太陽牌水襪子細有細繩，沒有牠，那水襪子準會掉。

他向地下甩擊着「鞭梢」，唬嚇那牛。緊貼牛尾的車，沒有車廂；那祇用稻草編的轆圈，像矮小的籬笆，遮擋著輪子帶起的塵土。

空曠的野外，飄散着草的香浪，使人暢快而神怡。一些婆蒲丁草種，趁着毛翅，在空間任意流蕩。

一杆高的朝陽，遍撒着金色的輝光，野地上朦朦的昇起了蒸氣。平坦的道路，向遠處伸展着去。巨蟒似的長壠，舖滿包米，高粱，穀類的柔苗，沿着道旁的稀樹，有鳥雀從葉間飛出，敏捷的消失到遠方。星散的茅屋，一座座孤立在田野間。反映陽光的用洋鐵蓋成的屋頂，盤繞着淡白色的炊烟。院落裏的乾草堆，高高地矗立着，禽鳥飛集在那尖端，搜尋穀粒和甲虫。紅冠的公雞，在抓扒着草梗。

蘑菇形的草屋，是朝鮮人的居宅。沿着牠的左近，堆聚了些山楂子類的燃料；間或有乾柳條枝和茅蒿子。

道路的正面，迎來了牛車。裝載在上面的鐵鍋，衣箱，陶器……等東西，隨了車的顛波，發出乾燥的金屬音。

「往城裏搬……傻蛋。」劉房東對自己問着。

而對面坐車的人也疑問的眨了眨眼，從側邊閃過。

那匹牛悠長的叫了聲。

「Jip!」小朴蓋申斥地給了牠一鞭。

遠處也傳來了牛的呼叫。小朴蓋瞭望了一下：一些朝鮮小孩子，守着一匹匹牛，牠們在挑擇新鮮的水草。

「房東！一條牛的又租吧？」他扭偏了頭。

「那有牛再租給你。去年的牛租還沒給。」

「沒法子。吃糧的沒有，那有……」他作了個苦笑，解釋生活的困苦。

「你看着這條牛，喂的多麼瘦。」劉房東摸了摸牛脊。

「……。」劉強瞥了朴蓋。他沒有作聲，也更沒有聽進他們的談話。

——我不能逃避現實給予的苦痛呀。我要挺起身子，趁着自己年輕。

他祇這樣的想。冷靜的眼裏，透露出決斷的意志。

天氣覺出暖和了。他脫下了棉袍。

頭上頂着水罐的朝鮮女人，在小徑上閃過。山野間高聳的木板烟筒，冒着烟絲。

陽光證實了五月天。劉強在偷嚐着塞外的風味。他又悲楚了，傷痛了——廣漠的富源……人民的生命線。失去了。失去了。

大盤嶺山脈，拖着巍巍的尾巴，像屏風圍住這荒原。石巖背陰的空隙，還藏着些殘雪。

「該打尖了。吃完，好有勁兒爬嶺。」劉房東摸出了銀丹盒倒了兩粒烟丸，送進嘴裏。

「這邊下車吧！」小朴蓋在小店前，停住了車。

「把牛好好的喂喂。越弄越瘦了。」劉房東下了車，同時劉強提下裏有地照的包袱。

小朴蓋卸了牛，用牛繮絆起車的前蹄，趕到草場上去。

「哦！劉房東，一年多沒下屯收租了。」店主驚喜的說。他是個誠實的老頭子。

「正經一年多了。怎麼樣？辦子周。」

「別提囉！不能夠回海南家了。這荒亂年月，『關東山』再怎麼『創』。」他像有很多的牢騷。

「屯下到底流亂不？」劉房東進了屋。

「這年頭，『十里沒准信。』我的老母猪，昨天給饒勇軍宰了；他奶奶的。」

「那個『線』（匪羣）上的。」他心裏哆嗦了一下。

「葦子溝砍大木頭的傢伙們。」辦子周送過了白水。

劉強從心底浮起愉快之感。他鎮靜的坐在椅上，誠意的窺聽着。也許他過於興奮，兩手止不住的

搓動。

——如果真能到義勇軍裏去呢……

他漫然的巡視着週遭，心里却感到莫名其妙的高興。

土炕是很寬大的；可惜蓆子破爛不堪了。嵌在土墻的九仞鍋，落滿了污垢。土壁的一角，放着口櫃，已經給烟氣燻得墨黑。牠上面的牆，貼着竈王爺畫像；同時這櫃，兼作了香案。除了屋角的菜蔬，再就是些破麻袋了。

坐在炕端的父親，已停止了攀談。辦子周正在捏弄麵粉。

小朴蓋提了木桶，預備飲牛。

午飯吃完的時節，他們又動了身。

「早走不貪黑。」劉房東跟在了車尾。

田裏的翠綠穀苗，襯托着沿道的罌粟花，鮮豔而幽靜。彩色的蝴蝶，在竄弄輕佻的風情。

道路蜿蜒的圍着大盤嶺，有如幾條圈帶。牛很吃力的拖了空車爬動着。

車尾的三人，彎曲着腰背在爬嶺，彷彿拉繃似的。前額幾乎碰到了巖石。每人的面頰，開始流洒下

汗水。

劉房東感到自己是衰老了。他在酸疼與疲倦中，邁動着腿。

——真的能碰到義勇軍嗎？

他找不出答案。他懷着警戒的眼光，巡迴着四圍。每棵樹的搖動，都會給他不安的感覺。他瞅了瞅劉強和小朴蓋：

——年輕人就不知道防備。

日頭火辣辣的熱。深藍的高空，扯起幾片薄雲。舒適的微風，吹消了人們的倦怠。他們平穩地爬過了嶺。

「小朴蓋，鄭蓋那裏去。」劉房東重新爬上了車。

「窩棚的不去。」小朴蓋捲着烟草。

「不去！」

劉強向父親望了望，又低下了頭。他猜測不到父親的不到窩棚去的主意。

他沉默地走着，跟隨在牛車後面。

老鄭家是他的地鄰。兩間草房的巨軀，臥伏在沙丘面前。停下車，劉房東熟習地走進去。

「喂呀！你怎麼跑來了？」中年漢子切着牙，驚訝地發笑。

「……又快攻城了。我順便來收地租。」劉房東說，又接一句，「過來，劉強……這是你鄭大叔。」

「……進裏屋坐吧！」

「小朴蓋！趕車回去吧。今天晚上，我在這裏宿的。」劉房東扭回頭命令着。

夜色籠罩了大地，山澗中的叢林，發出淒涼的呼嘯。

盤子那麼大的蕨塊，描着一圈圈旋紋，調合着殘餘的青草，狼籍他集在牆的一角。上面的板棚，攔了些木器。

一切都覺得齷齪難合。蚊虫起勁的嚙噬着。有時投落到他的鼻前，他憤恨地舞動着雙手。他怨憤地坐起，盤疊着赤露的兩腳。瞟了一下朴蓋媳婦。

她已停止了洗濯，川黑裙，擦了擦濕手。光着腳跑出去。隨後她牽進了牛，拴在木槽後面。於是，她像完畢了一天的勞作，捧住頭，孤坐在竈角。

門外透進了話聲，是朴蓋爺兒倆回來了。蹣跚的脚步聲，混同着朝鮮話。

他倆背負着青草，手還握着鐮刀，木把上掛滿了夜露。

「小房東還沒睡嗎？父親哪里去了？」老朴蓋總是笑咪咪的。

「他的，鄭蓋那里去了。」劉強也應酬地勉強地笑着。

老朴蓋把青草擲下在槽旁，習慣地聳了聳肩，就此抖掉草屑。然後他摘下蕪冠，搔了搔髮髻，邁上矮炕來。小朴蓋在牛槽裏放了些青草。

屋裏暫歸靜默？聽得出牛的嚼草聲；是貪婪的，粗野的聲音。牠的脊肋，本能地顫動着，驅逐蚊虫。搖

曳着尾巴，樣子很舒適。

「牛租的沒有……吃糧也不够。」老朴蓋含了長烟管說，「老房東的「面子」沒有」

「你明白？」小朴蓋接下去說，「沒法子的。割完大烟換吃糧，你的對老房東說吧！賠賬的年頭，地

租，牛租……呵！

劉強困窘了。在兩隻飢鷹似的眼鋒底投射下，感到了逼脅。他找不出適當的話，安慰他們。

「……父親……難說話的……」抱歉的調子，從他口中吐出。

老朴蓋並不失望，他還是笑嘻嘻的，期望滿意的下文。

「嚇！」突然地一個陌生人闖進來。

像幽靜的波面，投下塊巨石，劉強的心，驟然地跳躍起來。在巨大的駭駭中，他伸直了兩手。

「Ai gu！」（呵呀！）小朴蓋媳婦尖叫着，也舉了兩手。

當另一個陌生人闖進時，金鈎槍頭的刺刀，已逼近劉強的胸口。銳眼的冷光，蘊有奇特的寒力。他在戰慄中，垂下了眼皮。

「你的……」每一個字音，像是鐵豆，可是停止了。他向另一個伙伴，斜眨了一眼。

「Tibu, nao aobuane！」（夥計，別害怕）持槍的對老朴蓋用朝鮮話說着。然後他將槍移向

劉強的前胸，接替了持刺刀的傢伙。這傢伙就很敏捷地將劉強反剪著手，綑綁起來了。

「Libu……」老林蒼在哀求。

「Bali, gasue」(快走)門外又傳來急促的朝鮮話。

「Bali,……」劉強被匆促地拖下了炕。

「我的……」但他的舌頭堵塞了喉嚨，并且腮頰上挨了一掌。

「Bali, gasue」另一個被縛的人，後頸上着了一拳。

劉強更加震驚了。那是自己的父親。他彷彿要對抗……然而他沒敢；他的兩手也綁在背後。

「爸……」左頰上又受了一掌。劉強覺得迷暈，頭像要爆炸。

「金蓋我……」是劉房東的悲淒調子。

「你！你要該死。」被叫金蓋的重新擊了一拳。

「快走！不是我種地的時候了。現在我要把你歷年給我的欺壓，再酬謝給你。」

劉房東盡力地拖着腿。他覺得全身的骨格，已變了彈簧。哆嗦，不住地哆嗦。他身旁的劉強，垂着頭。

後面有人牽着繩子。

荒原的叢草，滴着露珠。潮濕浸透每人的褲腿，特別的寒慄。他們踏息着草蟲的吟咏，踱過一段平

野。

劉強辨不出方向。週圍幾株白樺，從身邊閃過。草甸逐漸窄小了。在草叢中邁動着赤脚，那像是受

殘酷的刑罰。尖的碎石，『蒼子』針棘，扎着腳底。然而這痛苦，不久就給懼怕心吞蝕了，換替來的是麻木。暈眩漸漸退去，他睨視着四圍：陰森而啞靜。

四

涼夜的到來，誘發了草蟲們的唧鳴。草甸荒野……的空間，激盪着青蛙的鼓噪。音浪：單調而嘈雜。間有蝶帖的顫吟夾雜着，彷彿悶熱中流過一絲涼風。

這正是劉強到『窩棚』來的第三夜。

他無聊的躺在炕上。用幽靜的心靈，策劃他的行動的步驟。

——走總得一定走的。我不能讓家庭的感情縛住了靈魂的自由。神聖的民族革命是同自己的呼吸一樣的迫切和需要：人們全都投入這生命的洪流里，我可不能作一阻礙水流的小石……不，動，不正是反動……但是到沙坪鎮呢，還是到葦子溝沙坪鎮那邊有同學，可是太遠一點了。

於是他馬上聯想到漂亮的琬玲，狡猾的季偉剛……心幕上一一映出了每個同學的輪廓。

——而他們竟已幹了二年了！爲這國家，這民族，也爲了自己呵，他們正在死里求生呵！他這樣噬
嘆着。

窩棚里，朴蓋媳婦在洗滌碗具。她靜默地動作着，瓷器翻濺着水波，發出乒乓的聲音。這使他更加

煩燥起來。像新進囚牢的罪犯。心在焦急中發燒。

屋裏亂雜的農具，全像用堅硬的角度，在擠着他。

火炕的對面，放有牛槽，用兩塊斷木支住。他背後的地步聲，極其低微。他直挺了頸項，不敢斜動，樣子像是生了老鼠瘡。

一片叢林在啞默中閃過。遠處送來了狼嘍。下半夜的陰寒，穿透了他的心胸。

「快些走。」他聽見槍柄擊了下父親的脊骨。

劉房東打了個寒噤。咬緊腮骨，吞忍拆骨般疼痛。儘可能加快了步伐。厚底棉鞋，灌滿了夜露，他感到牠的沉重。他彷彿在痛責自己過去的愚憫。他彷彿在痛責自己過去的苛薄。

——金蓋是隻受傷的猛虎，我這回可沒有命了……

他想起被搶去的地照，心又焦亂了。他不再想下去，這時注意起了路線。

「站住。」繩子有力一勒，手腕像被鈍刀穿銼。

他站住時，瞥了下劉強。劉強，正斜眯了眼，靜靜地偷看着他；是等待命令的神氣。背後的朝鮮人，簡單的打了個招呼之後，他的脊背，加重了分量，綑綁了一些東西。

「Pali, gaerou」三個朝鮮人，從他身側，迅速閃過去。他們不扭一回頭，甩動着空手，一直向前走。

劉強加快了脚步。草間藏有羨慕，他沒留意，踏中了。棘刺穿入了腳掌，他抽了口冷氣，蹣跚起傷脚。

顛跛着。

背後換了個牽繩人。那人不時的咳嗽，且粗重地喘吁。像是個年老的傢伙。

他不說話，也不催促。沙沙地隨着走。

劉強狡猾的微側了下巴，視線觸到槍把。他知道自己原來負着枝槍，心頭不禁加速地怦怦起來。月光被雲翳遮掩了。週遭黑黢黢的。雜亂的草木踐踏到脚下，又剝拔的躍起來。露水浸濕了腰圍，有時濺飛到鼻尖。特別是劉房東的袍子，增加了多量的水。

這時他癡呆了。眼瞪着前方：三個朝鮮人，爬上嶺去。

那嶺崗有如鯨魚脊部：既光禿，又長狹。爬到嶺頭的三人，向嶺下俯視了一會，隱沒了。

劉房東向左近掃了一眼着說：

「我的……脫鞋。」他又大膽地扭回了頭。

「*Me ja ga sue, dai gue ma li*」(不知道，大國話。)背後的老頭兒說。

劉房東的心，在爬嶺的剎那間，加倍緊張了。

「劉強……到嶺頂時候……『下手。』」他發出悲哀的調子，彷彿牧師在祈禱。

他的臉垂向嶺坡，緊接的又補了句：

「你……別說話。」

劉強渾身的血液，驟然地翻滾起來。肺部擴張着，喘吁逐漸急促。他祇好硬裝作坦然。背負着的槍械，是他最大的重累；同時腳掌像剝裂了外皮。他一面爬，一面在想：

——槍怎麼卸下呢？並且還綑了兩手……設若這幾枝槍能弄到手……決定這回就跑掉，跑到羣子溝或者……。

「哽！哽……」朝鮮老頭兒喘吁着在爬嶺。他毫不理睬劉房東的嘮叨。他自作聰明的穆笑道：

——那又是中國人在禱告；禱告天老爺。

「到嶺頂……向下滾啊……逃命要緊。」劉房東隨了朝鮮人的喘呼說。

附近愈漸黑暗了，分辨不出茅連蒿子和婆羅棵子的樹叢。天幕上的碎星，蒼茫的匿在遊雲之後。微風掀動，枝葉唼唼作響。

劉房東爬到了嶺顛。他在落腳的霎眼間，看到嶺背下有紅火閃動。

「快！劉房東突然地一躍，出手意外的猛。他的腿哆嗦起來，於是他急速地倒下，向來路滾下去。劉強也敏捷地倒下，順便撞了下朝鮮老頭兒。

「Ai su」朝鮮傢伙也摔倒了。

三人競賽似的滾動，形同拋出了的球。他們滾，滾，迅速的滾。

劉強幾次想停止下來，將朝鮮老頭兒踢開；但滾動的太急速了，不許他有一絲的空隙。

終於借了棵粗蒿子的阻力，他停下來，並且他如願了；他踹了那老頭兒。這時藏繩早已脫出他的手。

老頭兒受惠了這一踢，滾動得更加快速。他開始了抓摸，企圖能撈到草梗，或別的粗壯植物。他的腮頰，已被碎石擦破了。他儘可能的撐支着草叢，猛醒似的疾呼起來。

「Mu s go」（怎麼了？）嶺後反響起高叫。

劉強跪伏着站起。負駝的槍械，傾斜的拖長。他企望擺脫掉牠們，然而不可能。

他笨拙地飛跑起來。忘記了赤露的腳，忘記了父親……他祇有一條路，就是他所期望的蓋子溝。

「Mu s go」金蓋沿着草叢跑下來。

相互的高呼着，引起了山峯的回響。這聲浪衝破了深夜的寂悶。

淨潔的月亮從雲隙裏閃出了銀輝。無邊際的山嶺，綿延着，向遠處去。蔭涼的草叢，形成了廣漠的大海。冷風吹拂起波紋，清晰而明朗。這四個伙伴，終於沒尋到他們的俘虜。懊喪的神情罩滿了每人的臉。在嶺脚下，他們蹲伏下來了。

金蓋對另一個搖了搖手。他想在幽靜中，能夠聽到一些聲息。

劉房東從草空間，縮回了頭。他發現了金蓋的粗糙皮靴。他極力壓低鼻間的呼吸。草葉的毛刺，撫弄着他的腮頰；覺得奇痒和潮濕。他不敢動，即使甲虫飛撲到頸頸裏，他也僵屍般忍受着。

東山的彩雲，由青白而淡黃。那時候，月亮和疏星的殘光，漸漸溶化得失了痕跡。

「Aobu are...」(沒有)金盞向遠方望了望，然後，這四個人就走開去了。

「咳！老天爺！」劉房東吐了口悶氣。

他從草叢裏探出了頭，目送着四個人過了嶺。

五

「好吧！你能够認清楚道路，我們下午就出發。廣平少尉已經允許了。」李特務翻譯給劉房東聽。

「謝謝……」劉房東拘束地裂着嘴，「他們真是高麗紅黨。我願意領路的。」

「我們來到沙坨子鎮就爲的剿匪。你放心吧，你的兒子不能有『差頭』。」李特務虛偽地微笑着。

院裏響起午飯號。

日軍擁到了食堂。討伐時特惠的熟牛肉片，雞蛋湯……已擺滿了幾條條桌。每人喝了盃啤酒，相互談着出發的趣事。

朝鮮馬夫在馬廄裏料理着馬匹。草上拌着些高粱，撒了些碎豆餅。六七匹東洋馬，幌動起長耳朵，用乖覺的嘴子，搜尋着拌料。名字古怪的「赤雄」，渾身都是細緻的黑毛。牠時常蹴踢着嘶叫，響聲幾乎震動了全營。

這兵營從前駐過滿洲國的國境監視隊，不久他們被「拉」了出去。現在二十幾間的長屋，依舊那樣靜排着。主人却換了披紅肩章的皇軍。廣平少尉辦公室，在靠近馬棚的朝陽地方。

院落的四週，圍有高木椿。上面絆着滿鐵棘網。院北角堆着塞滿沙礫的蘆包，形如馬蹄鐵，倚在粗木構成的門框旁。禦防壘太過簡單了，作守望的祇能躲在一處。在牠弧圓線內的日兵，無聊地轉動着。有時對着峯巒與天空凝思，有時低了頭，無意義的徘徊着。

頭上的流雲，越來越厚了。顏色從濃灰變到淡黑。氣流加重了悶壓，酷熱帶來了乾燥。

派遣支隊的日軍，已展旗出發。崗兵敲重地擎着槍，行禮。直至閃過了廣平少尉的「赤雄」。

他是個少壯的軍人，雖然黑黢黢的鬍鬚圈滿了臉子，然而他祇有三十歲。不知是血統，還是生在寒帶的關係，他的鬚毛可極其發達。三指寬的紅布條，圈住了軍帽周圍。下面就是雪茄色的面龐。黑皮鞋的統子達到了膝蓋，靴跟還鑲有銀色馬刺。在他的目前，展開了隊伍。

隊前走着劉房東。他垂著頭在想：

——劉強逃不出手吧？也許那些野傢伙綁回去……他愈想愈怕，他的烟癮因担憂而加重。他萎靡地注視每條岔路。他儘量從回憶中辨認；從某個林叢穿過，或從某個溝甸拐轉灣子。

後面軍隊，因為道路狹隘，兩人一排的拖長起來。每人所負的皮箱，白鋅暖壺……刺刀囊，隨了步

伐，協裏出雜音。粗劣的皮鞋，使每人都感到笨重，而吃力的拖着。

步兵後，走着馬隊。牠們駝有輕機關槍，重機關槍；以及別種零件。每匹馬尾，跟有射擊手。牠們和牠們，都保持有潛進的嚴肅。

在一個嶺崗前，劉房東立住脚。他懶怠地向週圍望了望。他斷定確乎是在這裏脫險的。他又巡視着嶺脚，心又在忐忑了。

「我就是在這裏跑掉的。」他對這嶺子指劃着：「就從這嶺頭滾下來的。」

李特務翻譯成了日語。於是曹長雄壯地喊出停住口令。兵們止了步，馬也停了蹄。

廣平少尉驅馳着「赤雄」，檢看着附近。

「爲什麼在這裏，不殺戮你倆呢？」李特務轉譯着問。

「誰知道。」劉房東中訴下去，「兩年前他就是個窮黨。」

廣平少尉鎮靜的抄起望遠鏡。他不再說什麼，啞然地瞭望着。

「他們就從這嶺，爬過去了。」劉房東瞥了望廣平。

「到嶺頂去。」少尉似乎沒看清遠的地方。

兵們停止了私語。馬匹還在嚼着撕下的草葉。他們開始爬上了嶺。皮鞋輕微地才走着，混同馬蹄踏過碎石的脆響。

廣平少尉最先到達頂顛。他的雪茄臉，像蓋一陣秋霜般嚴厲。他又從望遠鏡裏尋覓起來。交錯的山峯同直橫交錯的溝澗，無涯的伸展開來。空閒飄蕩起草虫們的午鳴。一兩隻孤鴉，平淡地飛向遠方去。

——露西亞境——少尉躊躇的自語。

二百米突距離處，峯端立有「土字碑」。他旋動着望遠鏡的機紐，遠山移到了近前。

蠕動的人羣，由模糊而澄清。一條幽婉的溪流，一半圍住了他們。溪水射出反光，有如鍍銀的腰圍。少尉血管裏的血流得快了，但他那雪茄臉上却沒透露些兒紅。他咬磨着上唇，靜默地扭回了頭。

「到露西亞境那川流間，探察探察。」他盯視着李特務說。

「是。」回了個敬禮，李特務的奸狡的眼鋒射了一下劉房東。接着，蹲着沒進婆婆繡標子林去了。

「我們繞着山角去。要散佈開來圍攻……當心那是露西亞邊界。」廣平少尉發了命令。像冷水潑到了每人心窩，寒噤。曹長們掩不住興奮的喊叫，隊伍敏捷地散開了。

「你不要亂動。就坐在這波繡標子裏吧。看管着馬匹。」李特務竄出來說。

從他的服裝上估量，他很可能被認為是朝鮮苦力。

「我兒子……你費心吧。」劉房東送了句，匍伏到地上。

日軍搬卸下機關槍。馬匹已浴了一身汗水。一個寬鼻的兵士，在樹樞間拴住牠們。

「好好的看守。」他學着李特務口氣說。

李特務奔向「土字碑」的山巒。他迷茫地走去。他雖沒有看到一絲人影，但是他受了命令。他鬼祟的彷彿夜鼠。謹慎慎慎地撥開阻住腿子的長草，心在暗下默祝：——能够讓我平安地回來呵！能够；他驕傲着自己的効力于「天皇。」他切盼在抓些紅黨以後，能得到多量的獎金。廣平的信賴。在他是值得欣喜的。朝鮮籍職員裏，他是最賣力而精悍的一人。

踱過一條山溝，又是一條……他發現了溪流旁的人羣。他狂喜而慶幸着：

——是些淘金的傢伙！朝鮮的苦力們。

他嘲笑自己的担心。他擰回頭瞧了瞧，土崗的軍隊，在潛爬着。

「朋友，歇息歇息吧！」他在將近時，操着本國話招呼。

「朋友……從那來？」有個老人驚愕地問。

別一些人們正在搖晃手中托的「箕斗。」使鐵鍬的掘沙子人，停止了工作。他們癡啞的向李特務凝視。

「我給你們送信息呢。日軍馬上就會開到。」他不在意的搖動着雙手，表明自己手上沒帶什麼。他偷窺着每人的神情，他斷定這些衰弱的老人們，是不能抗拒他的。而其他呢，也是不經一擊的婦孺。他突然拔出槍，忽然收斂了臉上的笑容。

「不許動！」威嚇的粗野聲。

他穩重的退了兩步。槍口對准這人羣。

「舉起兩手來。高一些舉……散開站立，爽快些。」他的緩慢的語調更顯得陰沉。

老頭兒們，孩子們，女人們，像在漩渦中求救，兩手向天伸直。他們驚懼地睜大著眼，一切的眼光都瞄準著李特務。

「朋……。」

「閉住嘴。」

他熟習他應當作的步子。像從前一樣，他認真地向左右掃視了下，特別是靠近他的前行。他防禦着他們的每一動作，即使是搔癢……這剎那間，他急速抽出了第二隻槍。他以右手的槍頭，對向著人羣。

「別動！別動……。」他的眼珠在眶裏靈活地滾來滾去。

他真的十分忙促。

「叭叭！」左手指扳動，向斜空響了兩下。

這是進取的信號。傳遍了空谷。廣平少尉在蛇爬中跳躍起來。

「進攻！」他下了命令，驅着兵士，緊接著又放低了聲音，「機關槍潛放在林中。」

槍都上了刺刀，衝鋒，形同圓帶，朝鮮苦力羣立即被圍在當中了。

「做什麼的？」廣平少尉逼進了一步，「紅黨嗎？」

「說不定呢……現在他們却裝作淘金。」李特務拔起手槍。

「問問他們，跑到露滿邊境淘金……不怕紅黨嗎？」

「我們……是窮苦力……」許多雜音的綜合。

「你們……」

「不必多說。」廣平少尉斬斷了李特務的話。「不是紅黨，就是他們家屬。這從他們恐慌中，證明
了。」他捏著望遠鏡向俄羅斯境內瞭望。

「爽快點查數目，弄到土崗下。」他放開了鏡筒。

不知所措的人羣，垂下了兩手。他們相互矚送著驚恐的眼光。在日兵推擠下，排成長行的曲隊。直
如一條垂死的蛇。

李特務傲慢的點查着，注視着每人的肩頭，食指幾乎碰觸到每人的鼻尖。

「四十三個。」

「弄到崗下去，讓他們平安的做鬼吧！」廣平少尉揮了下手掌。

他們不懂粗厲的日語。綿羊羣似的老實，且是些啞羊。

「兵……兵……」俄羅斯境，突的飛射過子彈來了。

「臥倒！」廣平少尉大吃驚喊。

「Ai gu！」朝鮮人羣直向俄境撲逃。

「兵兵……」臥伏在草叢裏的日兵，也開始了射擊。

「咕咕……」射擊手隨了廣平少尉指揮刀開始放起機關槍來。

「Ai……gu……！」人羣裏有人栽倒。

咆哮一般的慘叫。飄送到山林深處。子彈在烟霧裏飛穿。山谷回響着，像在鼓勵督促。

「哦……」

靠近李特務的一個步兵，仰翻了身軀。

不久，對方靜默下去了。廣平少尉搖動指揮刀，兵們緩慢地潛退了。兩個兵士，搬回了死屍。

「誰？」

曹長解掉兵屍的衣扣，取下他頸項上的銅牌。上面刻着「平喜多二」字樣。曹長給這銅牌放到少尉的手掌上去。

「……爲天皇而死，爲大日本帝國而死，是光榮的。」廣平少尉呆默地瞅着屍體喃喃地說。

「我的兒子有沒有？」劉房東跑下崗來。

「媽你個比吧！寬鼻子的日兵用槍柄撞了他一下。」

「跑了很多。」廣平又貪戀地瞭望了下俄境。

撐旗的步兵，溜進了屍堆。在一個頭顱上，將軍旗塗了些血跡。

「歸鎮。」

曹長召集了隊伍，馱着輕機關槍的馬背，又加上平喜多二的殭屍。

「你賣給我地吧！我能給你很高價錢，等到發下這次討伐獎金……」李特務又在狡猾地發笑了，「那麼……我的兒子呢？」劉房東頹然地擠了擠眉。

夜覆蓋了荒蕪的平野。夜風，吹送枯燥的氣息。原野的溝谷，恢復了原有的沉靜。

遠方狗吠，帶來了淒涼。狼聲飢叫着，合着那天空失意的雁鳴。

山澗，溝谷，溪流……「土字碑」爲了人間慘劇。在着默默地追悼。

六

近幾天劉強漸漸的瘦削了。的確他也頹唐了些：只要是靠近他的伙伴，都能從他遲鈍的眼鋒裏看出來。他時時喝着高粱酒。整天的暈眩着。這很容易使別人疑惑他的古怪。就是他自己也知道，這樣將要一直墮落下去的。

「哼！什麼義勇軍。」今天，他照常發着牢騷，手捧住酒碗，「毫無疑義的一羣烏合匪黨：一羣粗野

的餓狼啊……」

他孤另的在屋裏巡迴。神氣現着暴燥。他旋轉地走動，從這一角到另一角。好像是擲在污池裏的螻蛄。

「啊！我太糊塗了，簡直糊塗得連我自己都不相信。」他擺動着頭喃喃地自語，「跑到沙坪鎮，那是多麼有味呢！那裏既有同學，又有師長……唉，自己竟愚蠢得像條笨熊。」他垂下眼皮巡視着地面。地下鋪滿着蘆葦。他慢慢又將視線挪到酒碗，珍珠似的酒沫，在執拗地滾動。他啜了一口，重新又踱起步來。

「這也是命運——假定真有命運的話，我必……呵！未免太作弄我了。」
最後他自己尋覓到安慰：

「在一個危險當兒，在掉沉到深淵的當兒，是不擇渡船的優劣的。我就是這樣投到葦子溝的受難考羣里來。」

他脚掌上的腫潰，將要消平了。他反覺到頭將爆裂成碎塊。他按撫住頭，躺平了身軀。幾頁厚板湊合的床，給他翻滾得格格發響。他側轉着身子，凝視著土牆，彷彿求土牆給他一個解答。

多脚潮虫散爬在蛛網的一角，觸鬚上下伸動着。他無聊地看著這渺小的動作，聽着這爬虫的微弱脚步聲。

「唉！」他感喟地吁了口長氣。
他又瞧到斜掛著的「大蓋」槍。

「四棵，金鉤」換來一棵「大蓋」……他伸手抓住槍把，給它摘下來。他兜起嘴角，作出微笑。先拉「大栓」次按子彈，三推……再鎖「機紐」。他翻轉了身，將槍伸向桌下，斜睨着一隻眼：「噯！圈腮鬍子老子招呼着。」

「怎麼的？」

「起來！有事情。」麻流」（快）點。」他那扁闊的黑臉，透露着緊張。

「白天有啥事兒？」劉強遲疑地爬了起來。

「噯……噯……」外面傳來了鑼聲。

鑼音的震盪，擊碎「夜班」人睡午覺的夢。

「呵……！」劉強頓然失散了苦惱。他知道這是「集合」的號令。

「『麻流』『老疙疸』（老弟）槍借給我，別人還他媽的妻租。」老子的嗓音正像面龐一般

粗糙。

「幹什麼？這槍我也得『使喚』的。」劉強立起了身子。

「你是一個『雞』，一開火就吓慄啦。我拿去吧！回來『孝敬』你雙水襪子。」他好像已經得了

主人的允許，抓了槍就奔出去。

「我……」劉強也竄出來。

院落裏的羣衆，像是出洞的螞蟻，被包圍在當中的是司令。他們仍然像「伐木」時那樣的集合着，每人都採取隨便的姿勢，沒有一定的規律。司令呢，是從前的李「把頭」。

「夥計們！」他的調子很宏亮，「咱們得了個『信兒』。」

「什麼事……」圍繞着他的人們，嘈雜地問。

「沙坨子的日本子軍隊，又到明月洞，打高麗紅黨去了。」李司令顴骨高突的臉，表示出莊重，「咱們趁着他們『開亮』，攻打沙坨子去。」

「好……」老子掀起腮鬍的嘴巴，

「夥計們也該弄雙水襪子穿啦！」別一些人也張大了口。

李司令扯了扯藍褂子。他那服裝，還是一年前的那套，祇在他肩臂上斜披着條紅帶，表明他的身份跟別人不同。他仰起頭，命令道：

「快收拾收拾各人的『傢伙』，咱們就要走！」

然後他揩了下鉛色的臉蛋，土黃眼珠直睜到劉強。

「先生！」

「什麼事情？司令。」劉強覺到叫他「司令」是不很相稱的。

「拿出你的步槍。咱們都去。願意不？」李司令裂開着下唇。

「當然願意。請把你的『腰別子』借給我吧！」劉強熱烈的鼓着眼睛說。

「使喚！不好步槍嗎？」李司令遞給他「腰別子」。然後說：「把步槍……。」

「步槍借給老子了！」劉強又接了子彈袋。

「你這不是又作了個好買賣嗎？」李司令嘲弄的說，用動着手，又走進了散散落落的入叢里。

「這傢伙，也以爲我向外租槍呢。」劉強捏了「腰別子」，在尋覓老子，同時檢點着子彈。

別一些人，在忙亂的「探槍」「試槍」「擦槍」。各人的心都奇突地猛跳着。收拾妥槍枝的人，爲了壯膽，在喝高粱酒。

日頭火爆爆地。溝谷間佈滿沙漠地帶的燥氣。高渺的薄雲片，像是幾縷輕紗，飄揚着舞姿。

他們就在這酷熱的正午，出發向沙坨子鎮去。每人臉腮，都泛起燥紅。汗珠從額角滴下。他們並不覺得疲勞，反而精神百倍。

「安靜些吧！我們這是首次攻敵鎮。希望留着氣力到衝鋒時施展。」劉強看了看集合着的每個人的臉說，稍微停了下，又「知道嗎？道上會有偵探。」

「對嘍！安靜就是，別唧哇亂叫。懂嗎？」李司令熱烈的放大了聲浪，「到了沙坨子，咱們可不要

像在屯下亂搶啦，要緊的，是弄回幾匹馬，還有咱們忌諱和姑娘們淘氣……這是打仗呀。」

想：他一面走，一面在嘮叨。顴骨突出的臉，掛流着醬色的汗水。他抹了一下。眼在望着流動的人羣。他

——將來得讓劉先生教點操。那樣行進，才够體面……他能够，他是學堂生。

人們留心着這艱于步行的路。避過了荆棘條，「蒼子」叢……蒺藜，一類會撕裂褲腿的東西。「亂蓮堆兒」和萬年蒿子，是比較老成些。牠們給行人填住刺腳的碎石。谷旁樹叢，垂下涼蔭。陽光穿過枝間，草地上印着淡黃色的碎輝。多長的老樺樹的厚皮，爆裂開層層的白花，巨粗的樹根爬出了谷口，直如長蟒靜伏在那里。

「快到葦子溝口了吧！」劉強朝老子扭了扭頭。

「快到了。」老子正在「端詳」鞋掌的裂口。他時時停腳，挖出些細礫。

「不行呢！鞋算完蛋了。老『疙疸』，我得先弄雙鞋……高麗鋪子沒有咱們穿的，我又不願意『麻煩』咱們人的買賣。」他盤算着自己的鞋子。

「主要的你得弄桿槍。」劉強搓了下汗。

「對嘍！我那他娘的還沒桿槍呢！你這桿也不『挺受』的呀！」

他的蓬鬆的腮鬚，已經溼潤的發癢了。汗水竟由鼻尖滴到了他的厚唇。一股鹹味道，潤進了嘴，叫

他吐了口唾沫。「大蓋」槍累贅地掛在肩頭，他抽不出一絲閒空，一時俯身理鞋，一時又將槍換個肩頭。別的人像是很悠閒。肩頭的槍筒，隨了每人的步伐而搖動。槍的式樣極其奇雜：有雙筒獵槍，有沙槍，有馬槍……

「咱們這些人的『傢伙頭』太不『挺妥』啦……！」老于感歎着說。

「你害怕嗎？」

「我怕扁毛！」他受到侮辱似的睜大了眼。

劉強優雅的笑了起來：「這個笨傢伙倒有趣。」

「你念過學堂……告訴我，關裏幹啥不打進來呢？」

「那是……！」

「兵！」一聲槍響，截斷了話尾。

「誰？」李司令舉起了槍。

「是誰……探子……！」人羣炸裂了。

「走火」啦！前面傳來的回答。

「不是『走火』，鄭老二打黃鼠狼子呢。」又一人反駁。

「在什麼『勁頭』上，還打黃鼠狼子！」李司令斥責的說，「趕快走，誰再膽放槍……就不行。」

他知道「不行」是嚇不住他們的，然而不敢說「斃掉」。他想：——不行呀……非得立個規矩不行呢！黃鼠狼子迅速地在溜動。溝渠裏有時也會蹦出山兔來。野鴉們被脚步音驚散。荒原的小生命，是小心而仔細的呢。

空中的雲雀，無聲地在翔迴。塞北特產的「窩蠟」，婉轉悅耳的低叫着。暢快而靈便的金絲雀，在啄着柔蟲，回巢去獻給愛雛。

走過一段「玲瓏」麥田，面前伸長了曲徑。

西方，那低空，煊染了殷紅。燦爛的火雲一片扯起，展了開來像整幅絕妙的黃昏油畫。氣候漸漸入涼了。和風吹起穀類的狹長的葉子，高粱裸起伏着輕浪。矮得可憐的大豆，低微地晃着葉片。預防禽鳥的草人，平伸着兩手。一塊紅布條，在牠頸紋飄閃着——牠是插在已熟的「玲瓏」麥間。

「看清楚呀！真人和假人。別胡亂放槍。」李司令在田壟裏開始潛行。

「放下槍，回來再取。」他又發出這小聲。

他那身旁的劉強，心里正潛伏着稀有的不安。心尖有如甲蟲觸鬚的抖動。他鎮壓住虛怯，輕悄悄地放下「腰別子」。他很容易記憶的：是麻地畦壟中一株草梗下。

「讓咱們分路進去。別的人留在這吧。」劉強的音調極其低微。

「劉先生說的對。」李司令停止蠕動。他沉吟了一會兒又說：「老子，你聽着我們包圍的槍響，就

抽空到油房去牽馬……記住了……多牽幾匹。」

別人屏息地側伸着耳朵。他們感到不可輕忽的嚴重。每人的腦膜，都有寒慄的感覺。距離較遠的人們，也掩藏了槍；有的竟按下穀葉做記號。鄭老二的長褂是便於藏槍的，於是他甩動起空掌，首先奔進了沙坨子。

「別人不許動……你們快去吧！」李司令這麼囑咐。

老子揣着劉強的衣袖，從岔道邊立起身來。

「……來吧！」老子說，像蝸牛的觸角一樣，他探瞥着左右。

劉強跟着他，奔跑。

不遠的沙坨子鎮，已陷入夜色蒼茫中。一片沙漠矮崗，負駝着繁重的茅屋。鎮裏的燈火，遠遠地閃爍着。

拐進鎮口的街頭，劉強渾身襲上了不安。他担心地看着每一個行人。

商鋪閉上了門。街心遍覆着燈光。很够從這一頭，望到另一頭。每根距離相等的木桿，都放着匡住油燈的玻璃匣。光輝暗淡而且渾濁。

經驗使老子留意着路綫，以及掩蔽身軀的牆角。劉強和他並不交談，神情如不相識。對面走過鄭老二。劉強斜睨了他一下；那傢伙也同樣扭着頭，且丟了個鬼臉。

劉強戒備的側了個身，從警務所門前閃過去；趁勢梭了一眼：幾個警士正在談笑。他蹣跚地隨從着老子，從一個狹窄的胡同裏走出來。

「街上的買賣，這麼早，就關門……他媽的。」老子閒散地摸着濃腮鬚。

「乒！」奇突的一響。

「乓兵……。」接續的交響。

他倆剛巧揹起槍，

「這樣快！」劉強跑着，接下子彈，將老子閃落在背後。

鏗裏的槍音，劇烈地擴大了，夾着人的喧躁。

劉強直馳進街頭。烟氣彌漫在空間。快意緊張，激起他本能的勇悍。心腔跳動着。他踉蹌地蹲跪在垃圾箱後，露出眉眼，開始射擊。

他起初覺得有點生澀，不久，被槍聲所溶化了，他膽壯起來。

「乓……砰……。」他靈活地鈎動着槍機。

「Reng——。」尖銳的子彈飛撲過耳旁；接着：

「哎……。」仆倒了一個伙伴。

警務所的玻璃窗粉碎了。黑暗中有面影在伸縮。

「劉強你……」一個熟悉的喊聲。

劉強僵伸着食指。

「我是王四麻子的朋……」

「郎世魁……」他驚喜地喊出來。

「別打了！郎巡官有話說。」鄭老二在牆角插嘴。

「認識劉先生就該降。」李司令趁機說。

空氣恢復了原有的沉靜。祇有煙氣翻捲着飄蕩。狗子們的吠叫也逐漸啞下去。

「劉強！」郎巡官慌張跑出來，「你……」

人們圍住他倆，在靜聽。

「哈！想不到……碰到了你。希望你能加入……我們可以作些……」劉強不自然地喘吁着。

「你父親昨天回江城去了。他……」

「父親！可不要提他了。最好你能想到咱們的祖國……」劉強斬釘截鐵的說。

郎巡官閉緊着嘴唇，眼在懇求似的望着他。

「你是當狗腿？你是幹義勇軍？」鄭老二撞了下他的肩膀。

「對！你當義勇軍我就收你，我是司令。我姓李！」

「相好的快說。」鄭老二又加了句。

鄭巡官可憐地垂下了睫毛。

馬蹄聲好似傾盆大雨，湧捲過來。老子耀武揚威的打着先。馬在驚怪地打着呼喚式的喘響。

「走吧！你看這情形，就在這裏當巡官……日軍開回來，會使你嚐嚐苦味呢！……找一個機會，我們可以訓練訓練這些……」劉強抓住了鄭巡官的手。

——幾個警察……一百粒子彈……能維持治安嗎？除非是沒有人跡的沙漠……鄭巡官垂喪了頭，在問自己。但腿子已跟着這羣人走去了。

七

「這……這……你說……這鄭世魁……不是害了我嗎！」王四麻子的醬紫臉皮，緊縮起肉紋。他已經嘔吐了許久。他心裏燃起焦急的火焰，被蒸發出的汗珠，在麻孔間滾下。

「這……這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災嗎！」他的粗厚的手掌，相互地搓動着。

「噫！」劉房東哼了聲，喊着噴出口烟。

「這……這怎麼辦？」王四麻子走近了一步。

「說不定沒什麼事呢！作保還能……再說，他又是給義勇軍架去的。——真的是你姪子……。」

劉房東不再說下去。

「這……」王四麻子仰倒在床上。

「抽一口吧！反正你沒有癮。不要緊……」劉房東剝了個烟泡說。

「你說我真該倒霉嗎？房子讓日本子白住，烟館又不賣錢。西街芙蓉樓又弄來兩個女招待……買賣完蛋了；你看，又攤了這回事。」他牢騷着。

冷漠的氣息，佈滿了全屋。够躺十多人的板床上，鋪着塊潔白的布，看來多久沒人在那上躺了。這更顯得屋裏空虛。木架靠貼着窗子。煙燈雜亂地放在裏面。燈座淋漓着油膩，較潔淨的，倒是燈罩。

粉飾不久的牆壁，掛着小梯形的烟槍。蒼黃的槍杆上，覆滿了細塵。

「這些高麗窮黨，斃了那麼些，我也不解恨……劉強一點頭緒也沒有！」劉房東倚撐着扁圓的枕頭說。

「咱們都是吃黃連，苦味全一樣。我這裏好久沒有烟客了。即使來的，也是些熟人……人家有挺會浪的大妞陪着。他媽的，郎世魁這小子……」他又提起了他。

「咳！」劉房東放下了烟槍。

「這小子是叫我蹲大獄。」王四麻子撇了一下嘴角。

他的話，劉房東並沒有聽到。他在默默地推想兒子的遭遇。

於是屋裏又啞默了，祇有掛鐘移動着秒針發響的達的達地。

劉房東吹熄了烟燈，用肘支住下巴，悲哀的浪濤掀動他整個心腔，他像踏入了另一個境界……

「滿洲境裏的買賣，哼！」王四麻子說。「簡直沒法幹……國亡了就沒有家……」

忽然一個警察走進來說：「王經理，到警務局吧！」警察的臉相同鐵錘一樣冷靜。

「呀……」

「去吧！叫「看烟燈」的伙計，到杉浦採木局想法子。」劉房東立起來，扯了扯大褂。

「好走吧。」王四麻子的醬紫臉頓然頹喪起來，默然地走出「凌雲閣鴉片零賣所」……

劉房東狡狐似的溜回了家。

他感到在這酸辛的境遇里，顯然不能再逗留了——這些百姓，全是沒娘的孩子……得回海南
家去。

脊樑一陣陣的涼寒，骨髓像在鼓脹。他在炕上，側臥了身，燃起一支烟捲兒。

屋裏的潮氣，彷彿補助着他的淒苦。

潔白的月光，將玻璃窗格子移描到壁的一角，捲起的紗布幃上，映印着黑影，有如一幅清晰的木
刻畫。東壁是烏漆漆地。

他翻了個身，回憶重復侵入腦上。他痛悔這次的下屯，他環看着週遭的黑影，都像出現了劉強……

他眼眶開始濕潤了。他想到起劉強的笑……臉，劉強的沈着的愁苦，劉強的習慣動作。

濃重的烟霧之流，從他嘴角噴出，烟霧固執的翻騰着，飄在腦額四圍，但立刻又消淡飛逝了；他接續地又噴吐出了一口。

焦躁和煩惱，擾亂了他全個的心。他不寧地輾側着，睡夢的柔衣，不肯覆蓋他的心境。眼瞳已枯酸得漲痛了，但他還在翻身。

殘烟尾夾在指間，閃着紅星。他凝視着。像是在這火星裏，他能見到失去的夢子。火紅的烟尾，依舊顯得極其賦閒的樣子，一層層增加着細密的烟灰。

「喂——」他長長地抽了一口氣。

——混亂年月呀！我將趕快賣地，賣給李特務也好。——他思索下去。——老天爺要緊得保佑；保佑劉強平安地回來。自己又沒做過孽……「關東」是不能「創」了！回海南家去。

他擲掉了烟頭，又擰轉個身。腿骨盡力地蜷曲起來。他想暫時寧靜下去，他的確疲乏了。

腦骨枕壓在裝塞着蕎麥糠的枕上。他覺出自己的項筋在「蹦蹦」地跳動。他索性坐了起來，披上袍子。

「劉強在海參崴生下來時候，險些就在『窮黨』和『富黨』槍彈下，喪了命……這個孩子的命可真不好呵！」他極低聲的惋惜地說「我的老命根，全靠老天爺啦！」

「轟……」好似那裏起了火警，被風刮撲着的猛火聲從窗外隱隱飄來。

他的凝想低沈下去。他側了耳在聽。

音浪緩慢而穩重，逐漸從微弱中擴大。他用本能的聽覺力，辨別出這聲音在空中發的，且圍近了他的屋頂了。

恐懼使他顫抖。他像甲蟲一樣，悄悄地爬下了坑。

「飛艇！院裏的人喊。

「在那呢？」劉房東抬手遮着月亮仰臉看着。

「在這——你看！」關小個子向遠處伸出了食指。

街上的電燈突然收斂了光輝。

「這又是防空大演習吧！」老季頭翹起了鬍子。

「老毛子的飛機。」關小個子猜疑的喊。

飛機在高空迴翔了一遭。個子幾乎看不到的渺小。靈巧地盤旋着，有如一隻小黑燕子。牠慢慢的與雲翳混成一片了。響聲也減低下來了。

「別動！都回屋去。」街心傳來粗野的呼叫。

於是淆雜的脚步聲翻騰着，像一羣驚獸。

「進屋吧！老毛子飛機能擲炸彈。」關小個子跑進了屋。

「不是防空大……」老季頭也走開了。

祇有劉房東在院心子里，沉靜地呆呆地立住。

「你大叔，進屋里躲一會兒吧！」關小個子的母親跑出來；她瞧了瞧上空，又跑進屋去。他還是沈靜地一聲也不響。

「炸彈可不比別的，能炸死人呢。」老季頭從窗口送出話來。

「進屋去吧！劉房東。」

「這老爺子，怎麼的啦！」是關小個子的沙啞的聲音。

飛機聲立刻消失了。

屋裏的人們，又集滿了一院子。街心重新亮起電燈來。人們紛紛地在私語，雖然已是夜深了。

「這飛機比頭一個來的大。」老季頭低低說。

「也沒有擲炸彈？老毛子儘是逗弄什麼？」關小個子又回到屋裏去。

頭上的疏星，很疎遠地一個個高懸着。牠們散圍在溫媚的圓月旁邊，光線更顯得柔弱。清朗的高空，如扯着片淺藍色的布幔。飄帶似的一縷縷雲絲，斜蓋住天河。

時時撲面而來的涼風，潤澤着每人的溫度；覺得爽快和舒暢。

劉房東在想——俄國人說不定能打進來。我必須賣掉黑頂子「窩棚」不呢？那准給共了產。天老爺保佑吧，讓劉強快些回來……回海南……一定回海南去。

他還站在院子裏，一動也不動。

八

毛吉隊長攔下那報告俄機侵境的報告書。他不預備到日領事館去。現在他正在計劃某種事。他既急躁，且又憤懣，在辦公室兜着圈子，像被禁錮的貪饞的狼。

他那禿了的頭頂，油潤而光滑。腦後和耳旁，却梳着整潔的黑髮。濃密的小髭鬚，凸出在鼻尖下。他穿着白絲襪子，兩腳在繡花地毯上移動。

他狂噴着雪茄烟，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了。手撐着腦額，反覆察看江城草圖。潔白的花紗的台布，被他掀皺起摺紋。他抓了圖站起來。踱到靠窗的長條桌邊。這上面散置着新聞紙和電報。他用手指在白磁烟灰盒上彈了彈烟屑，然後在屋子裏來回走着。

壁上的圓鐘，配着他的輕悄的步履聲。在奏平淡規正的樂曲。在一個新式書架旁，他暫時停下，又對江城掛圖凝目瞰着。雄壯的烟霧從他喉腔撲躍出來。

窗子透進新鮮的陽光。屋裏光亮了。他伸手到書架旁邊，扭熄了電燈。

且城草圖又平鋪下來，他兩手按住桌角，開初他覺得這支持整個身軀的路膊，有些酸疼，但接着，他什麼也不在乎的微笑着；一個得意的微笑，一個煥發的把什麼睡眠不足的徵候都趕走了的微笑。

「祇有這樣才足以威脅露西亞，馬賊以及朝鮮紅黨，哼！」他默默地自語着。

他另燃起一隻雪茄，微微仰了仰頭。

「對！」他作了個最後的決定。

烟灰彈落到紗的台布上，他安閒地吹了吹，然後摺疊起地圖，右手按了下呼喚鈴。

「去叫警務局長來。」他對應着呼喚鈴進來的傳令兵說。

「是！」傳令兵恭敬地俯了下腰，退出去。

他有些輕鬆了，坦然地吁了口氣，在一個背椅上坐下，隨後，他打偏地俯下腰，提出麒麟牌啤酒瓶，他注滿一盃，痛快地向自己喉裏灌下去。

「呵——」他眯了眯眼皮。

警務局長很快的到來，這是三十多歲，身體很結實的人。

「早安，毛吉大隊長。」他用流俐的日語說。

「……」毛吉望了一下他，沒說什麼。

警務局長沒有進到那溝壑似的矮鋪上，他站在這矮鋪前的低窪的平方地上；並且規矩地並井

着兩脚，這旁邊就放着雙黑筒靴。

「你要知道……」毛吉一手插進袴袋，慢吞吞地說，「日城治安是最重要不過的。前回，被沙坪鎮馬賊攻進了城，警務局竟失去許多槍支……」

他冷靜地盯着他。蔡警務局長呢，越發把垂直着的手挺直，一股正經的敬聽着。

「所以……昨夜露國飛機敢唐突的越過境界，來偵視我們……」毛吉自然地顫抖着腿，「我現在覓尋出了一個很好飛機場，可叫『滿洲帝國』派飛機來。這飛機場最好是建在黑頂子山東南角；那裏是接毗露西亞邊境。你可以查一下地畝冊子看……跟地主去講，可以給他三五十元一畝收買他們的地皮。」

「是！是！」蔡局長還是站立着。

「馬上回去辦吧！」毛吉隊長一揮手。

「是……懇求隊長，以後有事情，可以讓我打電話嗎？」

「你懶死了嗎？」毛吉反問着。

蔡局長有些兒窘窘了。

「去吧！」

「是！」他鞠着躬，退出來。

他匆匆地走回警局，他照樣命令着地畝股長：「……去爽快的辦！告訴地主說，地是沒收了，給國家作飛機場。」

「是！」股長和藹地答應。

「可以給地主一張褒獎狀。」他又補充了一句。

他立刻回到警局後的公館。

「他娘的大清早起來，爲了這麼點瑣事。隊長在局長前擺架子……什麼他娘關東派遺隊，簡直是些活祖宗。」他嘮叨不休地咒罵着。

當他邁進了屋門，又聽見太太在擺弄留聲機，他洩忿的說：「天天這樣，不打牌就唱話匣子，不太舒服嗎？」

「我的孩子，又怎麼的啦！」太太在撒嬌的走過來。

她是個標緻的女人；一雙誘人的慧眼，靈活而且嫵媚，水汪汪地，純潔的黑眼瞳，美柔得似乎能滴下來。

這時，她移開唱機的針頭，蔡局長也彷彿隨即消滅了煩惱。

「媛秋，我……」他像在抱歉，眼角垂褶。

但她並沒有惱，她總在笑。這笑啊，還留着當年留日時一樣的愛嬌，不同的，那時她叫李媛秋，現在

却叫李園秋子。

「你天天這樣愁，怕會頹唐到不堪設想的地步呢。」秋子移坐到軟床上，將頭埋伏到他懷裏。她用纖嫩的柔指，撫弄他胸部的銅鈕，愉快滋潤了他的全身——於是他也撫弄起她的細髮。

「小玩意兒，我的乖乖，你還像在東京那樣啊……天真還沒離開你的眼睛呢！」他彷彿覺得骨幣像溶化成液體般舒適。

她的眼神，正睜向鋪着透明花紗台布的桌子，那上面的水瓶，插着嬌紅的蝴蝶花。現在她又扭回過頭。他接受着她的柔軟的吹息，甜蜜的快活，使他陷入愛情的深淵里。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東京去呢？」她的聲音，顯得極其溫存。

「乖乖！我最近就能弄到一筆款。王四麻子能繳些來……再湊上些，我一定能使你離開這兒。」他的手也終於顯出男性的粗暴。

她正在打算爬起的時候，忽又被他的粗壯的臂抱住。他伏壓着她的顫動的乳峯，立刻他那厚唇和她那頰紅而薄秀的唇碰到了一起。

她感到他寬平的前胸有使她馴服的力量。她同綿羊似的，接受了他給予的智慧。一種甜美味道，浸透了每一枝神經。

「你又……」她羞澀地立起來說，「真的，我要離開這不安穩的地方。我時常心驚肉跳呢。」

「我當然不讓你再在這兒擔受驚苦了。」

「那麼讓我起來吧！我給你倒些茶。」

她先走在梳妝檯前，整理一下頭髮。這古銅色的木質的雕花的梳妝檯面上放着「苦淋」牙膏，「苦淋」口紅……和其他的化妝品。一座大的沙發擋住了牠。

秋子燃了支烟，微笑着向他噴了口烟氣；而他呢，正在瞧着溥儀的軍裝像。

「報告！衛警在門外叫。」

他向她睨視一下，自己馬上扯了下武裝帶。臉子立刻變成座塑像，嚴肅而端重。

「進來！」他坐了起來。

「局長，杉浦探木局來了個電話。」

「唔，是誰不認識呢？」

「杉浦是這裏的日本紳士，」衛警解釋道。

「啊啊！又是這些「貨」！又是……」但他已走到電話間了。

電話鈴刺耳的發着脆響。他從銅鉤上，摘下了聽筒。

「誰？」他用日語說。「啊！杉浦先生……「凌雲閣」的王經理嗎……不能辦……是是可以的。」

哦！他是你的房東，再見！」

「叭」他暴厲的摔下了聽筒。

「去叫王占跟王四麻子到採木局去；完了再帶回看守所來。」他回頭向衛兵吩咐。

「王占送獎狀去了。」衛兵立在他身旁說。

「到那送去？」

「到捐地造飛機場的地主劉林哪兒。」

他一聲不響的走進屋子裏。

九

日頭正偏向西，王占同劉房東還談着話。

「是的。還是乙等獎狀呢。」王占露出黃垢的牙齒來。

「這簡直，簡直我沒有想到過。也許因為我……我領過道……哨……哨。」他的話聲被嗆咳截斷。他一面啓開寬大的封筒，一面還咳嗽着說：「我給日軍領路打高麗……哨……」

「請賞給幾個酒錢。」王占鄙卑地笑着說。

突然，劉房東全身顫慄起來了。

「這叫什麼東西。」他瘋狂地撕去獎狀。

「啃……啃這是哄小孩的吗？……我不要命，我也得……我一輩子的勞苦，換了這點地皮，我不能白白送給人，作飛機場換個獎狀啃！」他覺着心肝在炸裂。

鄰舍們圍集在門口，都探頭探腦的吃驚地往裏望着。

「這叫……這叫不使刀殺人……啃。」劉房東的稀疏的鬚鬚開始哆嗦起來。

「我並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兒。」王占遲疑地溜了出去。

「你們這些鬼……」劉房東粗重地喘吁，乾咳，唾涎黏膩在下巴。他的眼膜前，出現着黑的零星的泡沫；一團團在放擴和滾動。週圍的東西，劇烈地搖動着，似乎大地即將崩毀。他覺到腦髓溶化成牛乳，膿血。他昏眩了。

「吮……」腿骨軟攤下去；於是他癱瘓地倒下了。

「劉大哥！」老季頭擠進屋來叫呼。

「擡到坑上吧。」闖小個子闖入來，扶助着。

人們湧滿了一屋子；屋子驟然顯得窄小了。他們哄亂高呼，滾成一團麻。

「是大烟癮發……作……」一個禿頂說。

「他想兒子想得病了。」另一個在回答。

「去吧，沒有什麼可看的。」老季頭囉嗦着。

祇有婆娘們在忙亂找水。

「得灌點熱薑湯哇——得灌點熱薑湯啊！」

「關盛找朱先生去吧！」是關小個子的母親說的。

關小個子立刻匆促地跑開了。

土坑上仰躺着劉房東。絲絲的低微的氣息從口中游出。他那黑瘦的腮頰，頓然瘦削。肉山傾倒了，顏色顯得新鮮的慘白。深深下陷的眼窟，微微的閉住。

關盛同朱先生匆匆奔來時，天空已傾倒着暴雨。粗糲似的雨柱，一排排掛垂下來。洋鐵蓋的房頂，被擊敲得捲起了一陣脆音。

朱先生留着撮牙刷式的小鬍子。他穿着褪色的舊西服。額下的領帶，還綉着花紋。

「是心臟麻痺……是神經受刺激也太深了。」他壓下眉梢，搖了搖頭。

「要緊不要緊呢大夫？」老季頭關心地問着。

「打一針看看吧！」

鄰舍們奔向院心去，搶先地收檢着晒着的衣服；有的則在蓋覆鹽菜缸……屋裏祇有關小個子同幾個年老人。

朱先生打開了黑皮包。他掏出藥棉，輸水管……藥水瓶。

他用藥棉揩拭着劉房東的枯瘦的手臂。他鎮靜地瞧着劉房東的臉色。用敏捷的手術，扎入了針管。臂肉一點沒有閃動，顏色如同白紙。

慢慢地，劉房東翻起了眼皮，遲鈍的眼瞼，溜了一溜，似乎在尋求什麼。

「……劉強，你怎麼過……這日子呢？沒有給你娶媳子……自己好好幹吧！是蚊蟲般的細音。他那面頰，沒有一絲表情。他眼角流下晶瑩的淚珠，直向太陽穴流去，劃出兩條線。他突然萎靡了，眼皮又立刻合併了。

知道這病人終於無用的時候，朱大夫也就離開了屋子。

關盛扭轉了臉，他覺得心境一陣寒涼。

「這老頭子，這老頭子……唉多麼可憐人的！」

「是什麼年頭幹的呀！前年還是『大糧戶』——這時可已經家破人亡了。」

「這年月……這年月呵……」人們散去了。

雨點急驟地敲擊着玻璃。窗檯浸入了雨水。遠方雨聲，獵獵地有如無線電收音機的躁響。炕上的劉房東的屍體，僵硬而呆板的躺着。

「誰看屍呢？」關盛爬下了炕。

「找他山東老鄉吧！」

老季頭在他臉上，蓋了張白紙。

10

「你是給巡官擔的保嗎？」

「是。」

「你現在知道巡官叛變了嗎？」

「不知道——聽說是被『胡匪』架走的。」

「……這還得偵察。」蔡局長在撫着嘴巴默默地沉思着。

「他——」突然的他又面向着王四麻子說：「——拐去七支槍……還有三千元公款。」

「局長……」王四麻子的醬紫色的臉上，是露着懇求的長縮。

「你聽着。」是嚴厲的口吻：「你現在可以繳來五千元的賠償。後然……」

「局長……我能到黑頂子去找他——找他回來。」

「胡說——這樣吧；你先繳三千元押金作保證。那麼你可以自由。」

「局長！他垂下眼皮，懇切地說：『押金，我實在……我沒有錢。』」

「你開『凌雲閣鴉片零賣所，』你就拿不出這三千元來嗎？」他的顏色反而變得和緩了些。

「我的買賣還賠錢呢！局長！」

審問暫時停止。蔡局長用下齒咬嚼着上唇，眼在默視着桌面。王四麻子直盯住他的嘴角。

「這樣吧！」接着，他像有了憐憫的意思，繼續說：「你委實拿不出……那麼我額外從寬……這樣吧！你先繳一千五百元押金來。等待你湊出餘下的數目，再繳來。這，在你是很能辦到的咯。」

「我實在沒有餘錢……」

「那麼你沒有不動產嗎？」他微微張開那個還是固執的哀懇着厚唇。

「有是有一點，日本的房客欠了三個月租……」王四麻子這回是在訴苦了。

「局長！」後面又襲來了聲音。蔡局長扭轉頭去。

「電話——日本人打來的電話。」

「你告訴他，現在正在審問案件。」他厭煩地說，頭重新扭向王四麻子。

「他在吵鬧呢！」接線生又加了一句。

「唔……」他蹣跚地走向電話間。

激忿地突然地抓起聽筒：

——你們國人，不懂人情麼？我叫朋友王經理來，不服從我的話麼？蔑視我麼？你要伸長耳朵聽；你

不配和我倒蛋……

「我他娘的……我……我他娘的……」

是被獵人追堵到絕洞裏的一匹小獸；他煩惱，他憤怒。

秋子到派遣隊毛吉處打牌去了；屋裏祇有他自己。

案上的座鐘，敲着沉默的凝結。他望向牠。他妒嫉牠的攪擾，想找個有力的東西，擊過去，將牠碎

成塵土樣的粉末。但他沒那樣作，他握緊拳頭，敲打起鵝毛枕頭來。「他娘的什麼局長，我……」

「報告！」衛警在門外說。

「進來！又報告報告，總是報告。」他申斥着。

「金巡官來拜訪。」衛警畏縮地奉上名片。

「誰？」他愕然仰起了頭。

「是新委任的黑頂子山的巡官。」

「這……」他詫異地張大了嘴巴。

「是宮野指導官委任的。」

「告訴我，我沒在家。」他暴躁地跳起來。

「是！」

他的心如同塞滿了沙礫。他緊緊捧住太陽穴，彷彿頭腦也將要崩裂了。

「我算他娘那路局長！我……巡官他娘的隨意委……我他娘的！」額前迸起漲滿了血的青筋，額骨寒慄地顫動，似乎在發瘧疾。

「日商得逼脅我；指導官的蔑視我；毛吉的差遣我。我他娘該死……我！」他突的搶抓起軍帽。

「到宮野指導官哪邊去。」他斜瞥了衛警一下。

衛警伶俐地搭了雨衣，跟隨着他走出來。

街道鋪填著碎石。「陽溝板」上，有寥寥的幾個人。

他垂喪着頭，匆促地從一家家商舖前滑過。商舖並沒全都開着門；在關閉着的或半開着的門板上，貼有「出兌」的字條。

——你指導官……是他娘指導放巡官；即便是，也得指導我……他娘的。

他想這是有力量的話，他必得對他這麼說。他拖着踉蹌的脚步走動。

迎面出現了一口棺材。

——喪氣——他自己惡恨地想。

一張醬紫色的麻子臉，在棺材後面跟着過來。他低着頭，彷彿在憂戚着那劉房東的死去。

——「滿洲國」……這不讓人活下去的國度呵！但我要活下去，我要開闢一條路。我一定要……並且趁着這癸酉年。我要看着這些惡霸們倒下去，和日頭一樣；我來痛痛快快的拍幾下掌。

「四麻子，這從那裏弄的棺材？」有人在詢問。

「從山東會館領的呵。」王四麻子忽然感到羞愧，領口施捨的棺材，多丟臉啊，他要儘可能避免熟人的詢問。

——朋友一場，我都拿不出錢買棺材；還得稱個人……他望了望關盛同老季頭抬着的棺材。

白楊木的板面，描繪着植物所應有的木紋；并且還滿身的粗毛屑，顯然是沒經匠人的加工刮刨過。牠是長方形，狹窄窄的一條，多簡陋的可憐。

到了院心，王四麻子從棺材裏，掏出了「壽衣」。

「朋友一場，我就給……真是這年月，到哪裡借錢去啊，往年我無論怎麼……就是棺材，我怎麼有臉皮到會館去領。」他慚愧地說着。他總盼望劉房東的幽魂能原諒他可憐他。

可是那屍體，還那樣靜靜的。臉皮上的縐紋鬆展了，貼緊住腦骨。氣色是慘淡的灰白。在微微開啓着的嘴角，還有淺枯的黃色，配襯着烟焦的齒，深陷的眼骨，彷彿兩隻小吊桶。

王四麻子唏噓着。給他這屍體穿上肥闊的人造絲的壽衣。在那剃光的頭上，戴上紅縷帽。恰如稱冠花一般。

同時關盛給這屍骸穿上亮青的洋羅紗的長筒靴。然後，他們穩重地抬起他，塞進薄板釘湊的棺材里。

「噫！」老季頭插着洋釘說，「都說『創關東』……鍾子呢？」

「不要釘棺吧！等他兒子回……唉！」有人這麼說。

王四麻子將一條孝帶，紮在腰裏，懶懶地跟在棺後，奔向義塚去。

他腋下挾着燒紙和盞折的元寶囊，一手裏捏了「劉林之墓」的牌樁；另一隻手提着錫酒壺，壺嘴上套有磁鍾。

抬棺材的老季頭，不時的嗆嗽着；而「看烟燈」的老常却在和劉房東老鄉嬉笑着。道路極其泥濘。車轍的陷溝，儲滿了污水。踏濺的漿泥，沾濕了各人的褲角。

——人會死；然而我要活。在這不讓人活的地方，我要活下去……這是我們的中國土地。

王四麻子，眯向着草地癡想起來。

綠草夾生在曲樹下，纖細而嬌軟；它們沿着寂寞的路生長着去。夕陽的溫光，普照着牠們。

樹梢間的晚鴉，偶而從他們頭上飛過。悲愴地的啼泣着，這使王四麻子更感到淒慘。

他在十字岔口，停立了，燃化幾張白紙賑濟窮困的鬼們。在經過每個狐仙廟時，他也同樣的焚化一些。

野地的墳塚，漸漸現得多了。雜亂的荒草，深深地覆生着它們。衰朽的殘墓，大都被風雨侵蝕得塌陷了。薄皮的紅木棺，夾在這裏面，點綴着淒涼的黃昏。

「汪汪！」義地的院中，狗跳撲着狂叫。
守義地的老人從茅屋裏走出來。

「誰家的事情？」他淡漠無奇地說。

「我的朋友劉林。」王四麻子顫音的說。

「有會館條子嗎？」他伸出隻枯手。

「有有！」王四麻子搜索着胸懷。

「埋不埋呢？早一些來多好，這回天都黑了。」

「坵着吧！他還等兒子看看。」

「那麼拾往後院吧！」老頭兒冷冷的說。

院裏的棺木，狼籍地露放着。有的包裹些草席，有的砌圍些磚頭。每一座棺頂，都壓有薄紙。

「呵！山東人在『關東』可死了多少了呵！」老季頭感動地嘆息。

他幫同着放下白楊木的棺材。那左側，有用鐵頁包裹的棺木。

「這是在沙坪鎮被救國軍打死的排長。」守義地老人對他們說。

「咳！」王四麻子蹲伏在棺前，焚化着全部的白紙。

他內心忽然感到沒着落的空虛。他靜默地凝視著正在燃燒的白紙的火光。灰燼躍迸着星花，他

想在這火星裏尋求出人生；但被風吹起了薄灰飄飛過去了。他像驚醒過來，顫動着手，倒滿一鍾高粱酒，給均勻的爨潑在灰爐上，餘焰射出了綠光。

他眼裏逐漸地濕潤，淚珠緩慢地滴下來。他用兩手撫摸着棺角，像在撫弄他最愛的孩子的稀髮。他慢慢地仰起了頭，淚眼正睽向棺板。他的頭顱搖起來，用極其酸楚的音調，抖擻着說：

「朋友！我說什麼呢……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你……」

一一

電燈射着強烈的光茫。屋裏的透明體飾物都反映着耀目的光輝；然而被濃烈的煙氛蒙蔽了。燈泡下的桌面，擺滿山珍海錯的菜碗，碗的週漚圍圍着磁盤。兩隻烏木筷，滴著油湯；蔡局長持起筷來，搖曳着；他想說話，但又從舌邊滑回喉間了。

「蔡局長對於方才談到的問題，一定能贊成吧！」宮野指導官喝了口啤酒，說話時手擎着高脚盃。『那是一定的；即使他不表示什麼。』毛吉隊長的脸子，已被酒氣染成殷紅。他那兩隻腳踝碰在桌邊，隨了說話而微顫着。

「毛吉隊長說話，是多麼爽快呀！當然我是高興這個的；爲的是對於江城交通的發展，並且在運輸兵士上……」蔡局長勉強地應付着，彈了彈烟灰，思索地又說：「總之於商業及軍事，都有着很大

的方便呢！設若輕便鐵路得告成功的話。」他用着日語的倒裝句，他心裏却在想：——應該趁這當兒，把所想說的話，說出來罷。

於是他又喝了盃酒。他企圖壯一下膽。可是採木局的杉浦在說話了：

「那麼明天開股東大會，你可以派幾個人去……」

「我很願意幫忙；雖然我們是初次見面。」他裝着笑臉說，眼瞧着殘烟的火。

昏濁的朝鮮烟草氣味，充塞了整個屋子，使人感到呼吸的鬱悶。刺鼻的氣氛，還調合着麒麟啤酒的強烈味道。

蔡局長躊躇地想：——我頭一句，必定說；指導官是指導委巡官嗎？……

「馬賊們，近來緩和了許多。」毛吉隊長惺惺着充滿血絲的紅眼說：「飛機場與我們剛才談到的輕便鐵路要等竣工怕是正在冬天。這于討伐的時候，是很有幫助的。」

他說話時得意地搖擺着頭。光禿的頂額，在燈光下如同滿月一樣。

蔡局長注視着他踝下的馬刺。他考慮自己將說的話：——有毛吉在這裏，就不好辦。這人太壞了。現在他雖然醉了，可是……

「喝！」宮野指導官又擎起高腳盃。

玻璃盃透出了酒的紅液，好像處女羞赧的兩頰一般的紅。現在他們相互地碰了下盃，玫瑰色的

酒波，急漾了一下。毛吉隊長昏迷了，他將酒潑到胸間，但他還眯着眼，往喉間灌下去。

「蔡局長！你的太太是要命的美呀！使人彷彿在深秋找到櫻花樣的珍奇。」他的禿潤的頭，倚向了椅背。

「哈哈……」杉浦含着湯在笑。他的腿直伸向桌下，樣子很像隻懶貓。

「你知道嗎？兩月前馬賊攻城……警士叛變了許多……你將感謝毛吉先生；他給『間島』關東軍總派遣隊去的報告，大大的給你掩飾一番呢。」宮野指導官像在嬉弄着他。

「哈哈……蔡局長在滿洲人裏，是個很老實的很聽話的人呢！」杉浦眯着細眼說，同時拍了下蔡局長的肩頭，神情像在嘉許幼孩似的。

毛吉隊長夾起支雪茄煙對蔡局長睜了睜眼皮。

「我還忘記了，金巡官見到你沒有？」他的臉色嚴正了些，同時將脚撤下去。

蔡局長萬分困窘了。他愕然瞅著他，支吾地回答：「我……不知道呢！」

「金巡官在從前，是領事館外務巡查。他很忠直。」宮野在解釋，「爲這巡官的職務，我們曾討論了些時候。出席的有縣公署荻原參事官……後來決定將他撥到黑頂子山去。」

「那當然……很好的了。」蔡局長裝出極高興的樣子。

但他心裏立刻又懊惱了。他恨自己的懦弱。他的整幅心境，完全被悔喪佔據着了。忿怒已經消沉

下去。

他失去再說話的勇氣。他內心在咒詛：——毛吉真他娘的壞種。我知道我喪氣；倒他娘的血尋……我諂媚了一輩子。巡官的位置還白白地送掉。

悔恨滾翻起的浪濤，催擊着他。他拚命的喝酒，裝出坦然，將怨忿壓制到心底。他竭力把欣喜的表情全部搬演到面上。

這困苦的做作，真演弄到散會。

擾鬧的情緒，又開始搗毀着他。衛警清晰的步伐，從他身後發出。他像落在夢境里。他迷眩了。

「是人都侮辱我。我他娘的不算局長……」他忘記了衛警，他一邊走一邊嘮叨着。

深夜的街道，靜悄悄地。祇有他一人在自語。黑影裏蟠臥着的狗，驚疑地夾了尾巴避開去。

「口令！」很遠的哨警喊了聲。

「衛！」局長後的衛警答。

「到縣公署。」蔡局長拖長了醉音。

「局長！十點半了，縣公署早走淨了人啦。」衛警說。

「那麼我們到縣長公館去。」他僵著舌頭說。

衛警不敢不依。他知道局長是越來越暴躁了。已經變成一條可怕的瘋狗了。

「衛！」縣長公館的崗警喊。

「境！」衛警在逼近的時候說，「局長來拜訪穆縣長。」

「請到屋裏坐吧！」崗警提槍向前，敬了個禮。

蔡局長向額前舉了舉手，走進去。

他預先望了望走廊。在木欄杆孔際間，透射出了微光。被風雨剝蝕得朽爛了的木柱，殘缺的倒立着。寬闊的屋宇好似古刹的殘墟。

他擺動着身軀，從長廊繞過，用兩條鐵絲懸掛的電燈，朝向遠處伸去。他有些清醒了，輕聲的從日本憲兵宿舍前走過去。

窗戶木格眼的方空，射出光線。穆縣長在屋裏，他放下烟槍說：「進來吧！」

蔡局長毫不拘束的闖了進去。他知道縣長是木頭刻的一樣愚蠢。他默然的坐下。

「你在這時候來……嗷！你喝酒了？」

「嗯！」他傲慢地斜倚着沙發，說。

「有什麼事情嗎？」縣長懶洋洋地坐起來，悠閒地撫弄着鬚鬚。

「沒有什麼事情，我還是爲這一月的警餉。」

「那……荻原參事官已經……」

「可是我還要告訴你，我部下的巡官，被指導官委了個朝鮮人。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呢！你可以想法嗎……」

驟然的，憲兵隊長池月走了進來。

蔡局長慌張的站直身子。

「到這裏報告什麼事嗎？這樣的深夜。」池月的九洲音的日語顯得很粗蠻。

「呵！沒有……」

「可以明天來，明天有狄野參事官在這裏，不是更好嗎！現在夜深了。」

「哈！」蔡局長俯了下腰。

穆縣長直垂了兩手，呆立在那裏，他不懂他倆的談話，他祇表示着敬聽。

蔡局長抓起軍帽，昏沉地走出去。

「局長還瞧不起我，這老狗……」這樣的聲音，飄送到他耳裏。

在迷眩中，他走回了公館。

「這老穆頭，真是塊老木頭。」他這樣報復了一句。

秋子又到毛吉隊長家打牌去了。屋裏還是他一個人。衛警送進了泡茶，退身出去。

「又打牌！天天打牌！天天……他娘的。」

他陷入苦痛的深淵。他呆靜地瞅向蝴蝶花，花苞像在發笑。他直瞅着牠，醉後的紅眼幾乎將滴下血星來。

「噢！我完了。鄙卑，無恥……可惜我……」他喪氣地垂下頭。兩手撐住了額角，他無聊地塗劃着藍色果木筆。在一塊碎紙上。

回憶帶來了愉快；初戀時的秋子，迅速地映現在腦紋……那時他想作詩人……這東京的生活呵。「噢！他沉重的嘆了聲。瞅著花苞的鈍濁眼瞳，漸漸朦朧，漸漸混沌了。他垂下眼皮，立刻瞅到手裏玩弄的果木筆。他在紙角間隨意寫了下去：

「我是一隻可憐的蚊蚋，」

找不到什麼，

什麼可吃的。

……

草葉上的夜露，

也得來啣。

……

呵！是多麼涼呀！

這露珠；

我的長腿：

「都冰得哆嗦了。」

「呸！」他又悠長地歎了聲，然後用勁撕碎了紙片，零散地擲棄到桌下。他燃起一隻烟，在屋裏開始了緩慢的踱步。

於是毛吉隊長的油潤的頭頂，杉浦的老鼠眼，宮野指導官的冷靜臉兒，都奔集到了心頭，像鐵絲網的倒鉤，扯裂着他的心。

他倦乏了。眼發乾。他擲去了殘烟，輕輕用脚尖點弄著，終於烟屑的火星在地上熄滅。

他倒上床去——不久他就起了鼾聲。

週遭十分靜。「門崗」時時發出「沙沙」的脚步聲。有時屋角的蟋蟀，鼓翼悠鳴。

嘴裏的黏液，積滿他的舌根。他微睜了眼，懵懂的吐了口沫。他爬下床，捧起了茶壺，牛似在飲。他現在舒適而且清醒了。

「呵？太太還沒有回來。打牌，打牌，天天他娘的打牌！我……受罪，受罪，天天他娘的受罪。」他憤懣地啾住鐘……他重新仰到床上，默誦着：

「唉！Ina wa minaruhodo atama o sagairu（日語意：越成熟的稻子，越是垂頭。）我這樣了

結一生吧！」

一一一

輕便鐵道的股東招集會，開會了。

作爲臨時會場的江縣中學，擠滿了肥胖而笨重的商人。王四麻子坐了最前的椅子，兩手放在剛過膝的書桌上，這越發顯出他身體的粗憨和蠢笨。他向身邊望了望，杉浦主席還沒有到來，有一些被學生搗毀的桌椅，狼籍地堆在一角。

——學生們都當救國軍去了。年輕的人真也……他起了惆悵的感觸。一手賦閒地輕敲著桌角，不料不很結實的木椅竟斜歪下去。他撤回手，按住椅腿，想立起來，找一個妥當的桌椅，但人們已經擁擠地阻塞住路子，於是他又坐下來，一手按着木椅，另一手握住桌的一角。

美女似的陽光，從別個書桌，移到他眼前。桌面變成了圖案的版底，當中的光條分切開暗影。他側了頭，往窗口望去。

零碎的玻璃片，散在窗台上；遮擋陽光的布幔被風吹掀的捲動着。破裂的黑板，躺在窗下。

杉浦穿了講究的米黃色西服，走進來。他圓錘形的頭，驕矜地向打招呼的人們輕微點動了頭。隨後他邁步到了講台。

掌聲像蛙噪樣鼓動起來。王四麻子在敷衍地拍掌。他這時心中湧上了疑問——中國人處處被日本子占了上風，而且又那樣討好人家麼……我真不懂？

「……哈……哈！」杉浦已講完了些話，末尾這樣放縱地笑起來。

「……哈……哈！」聽衆也在笑。

笑聲立刻停止了。杉浦在繼續說：「這是再體面的事沒有啦！」他的細小的老鼠眼巡視着人叢，右手彎曲地擺動——「你們可以儘量的投資……你們商務也能因此而發達；保護你們的軍隊，也能很快的運輸了來。總而言之，鐵路築成，就是你們生命的保障。」他用力地將手砍劈地一揮，「聰明的你們，當然是無疑義的贊成了。」他瞅向每個商人的臉。

人們默無一聲，互相看着窘急的臉。極力避開杉浦的視線。王四麻子垂下眼皮，心裏在想——中國話說的倒漂亮。生命財產及一切，怕的不是救國軍，而是你們……你們已經欠了我三個月房租了……這就是證據。

杉浦又嚴重地說下去：「不贊成的話，就是破壞H城行政；換句話呢，就是不擁護「滿洲國」不擁護的背面，當然是反對了……請你們立刻答覆。」

「贊成……」瓜皮帽的商人們異口同聲的說。

商會李會長，低下酒刺臉，在沈思，手裏的「馬棒」懶懶地觸了王四麻子的脚。

「沒法子！」他低聲說了句。

那一個呢！摸了摸麻子臉，依然低下頭去。

「那麼每個商舖至少算一股；每股金票二百圓。這收款事情，就委託給商會辦。」杉浦瞥了下手會長的紅臉膛，「並且『凌雲閣』的王經理，必得協助着辦理。」

王四麻子露出了微笑，他知道這一來自己可以不用掏錢了。

「協助我是樂意的，反正賣點力氣。」他對李會長擊了擊手。

「那麼我們散會吧！」杉浦拿起巴拿馬草帽，走下了講臺。

「這輕便鐵路，從那兒築起，到那兒為止呢？」李會長搖着「馬棒」問。

「我不是說過嗎？從這裏到朝鮮的訓我。這僅僅四十里路……」杉浦走向門口說。

「那麼什麼時節動工呢？」王四麻子靠近他身邊問。

「我們人，辦事也快也認真。大概兩月內，一定能完成。」

警務局特派的崗警，在立正示敬。杉浦摘了草帽，閃過去。

商舖的老板，紛紛地走過來，竊竊私議着。

「這是多麼爲難的事情呀！」一個圓筒形的胖子說。

「我還得拍電到吉林去，財東都搬到那邊去了。」別一個說。

「四麻子你呢想怎麼辦？」胖子走到他身邊問道。

「我我怎麼也不怎麼！賣點力氣，幹幾天『官工』罷！」他的鬢紫的面皮上作出了一股正經的神氣。

「這年頭兒，誰還肯向外掏二百元，真給我難題作。」李會長扭歪着紅臉膛。

「還可是……反正日本大爺說什麼，咱們就得聽什麼。」胖子正了正瓜皮帽又說。

「這年月，有錢也沒法活，沒錢更不用說。——好吧！你們不到櫃上坐一會兒？」李會長甩動起

「馬棒」來。

「不啦！明天商會見。」王四麻子點了下頭。

「會裏見，會裏見。」

他瞅着李會長背影，想——有錢沒法活，沒錢也沒法活。我可硬要活……人家學生，年輕的人真……劉強這孩子不知道去了沒有。

回到了「凌雲閣」，他滿臉已掛着汗珠。

板床上斜着一個烟客，老常在侍候。

「唔！孫稽查，您纔來呀！」王四麻子勉強作出了笑臉說，心裏却在想，「來的是抽『官』烟，給錢的不來！」

「幹什麼去來？四麻子。」孫稽查噴出口濃烟。

「開會來。要修鐵路呢！」

「我知道。你拿多少股呢！」

「那有錢拿股。咱們這買賣，那比得上『芙蓉樓』呀！」斜坐到孫稽查腳踝旁面。

「你還有房子呢？」孫稽查抽着烟，用鼻音說。

「房子呀！三個月沒繳租了。前幾天攤上了官司……多虧杉浦把我要了出來，過年時候，還得還些禮物呢！」

屋裏恢復了沉寂，祇有抽烟的絲絲的聲響。

王四麻子想起了杉浦前次的談話：「——日本更困難呀！別說沒有錢還房租連飯也沒得吃，……國家的捐稅太重了。你過一個月再來吧！……」於是他自慰地說：「杉浦這人倒不壞，月底總能付個百八十元。他知道我困難。」

「那麼你爲什麼不向劉房東借？」孫稽查說。

「劉房東死了！唉！」他傷感地嘆道。

「死啦？一點兒也不知道。」孫稽查驚奇的說；他手裏運用着靈活而熟練的長針，在給朋友縫挑烟泡。

「我們是老朋友了……」王四麻子回味起過去的生活。

「他是個『大糶戶』吧！黑頂子山有很多地皮吧？」

「就是爲這地皮死的咯。兒子被人家架去了，地皮給沒收了……我也想把房子賣掉呢！如果有人要買，你費心給說說看吧。」一邊說，一邊凝視着灰淡的烟燈。

「這年頭兒賣房子誰要？那除非是傻大瓜。」孫稽查歪起了身軀，却又在王四麻子耳邊低聲說：「等到關裏打進來，還不是咱們的天地嗎？」

「哈哈……」王四麻子親熱地拍了拍他的腿：「是呀！我也是等這『日』落西時呢！」

一三三

酷熱的火線，撒射着平坦的原野。「包米」已吐出了彩鬚，元豆也綻着了豆粒。但這之間，Лаб (是俄語的工作意義，在延邊一帶，呼苦力爲「老博代」)們在趕着修築將要完成的鐵路。作臨時監工的王四麻子，沿着填修的路，漫然地踱着，揉着眼睛，在巡邏着忙碌的工人。

他們粗野的談着話，大都是關於他們怎樣從延吉招募來的情形，有時他們竟引起一陣蠢笑。「多多地幹活計呵。」幫同監工的探木局店員洪蓋，來往地嘟囔着，時不時給誰抽一下藤條。

「洪蓋，不要這樣『歪歪』地，『大國人小國人 Hean gori！』」（這是每一小幼孩都會講的

口頭語，意思是中國人韓國人一個樣。）王四麻子不時的說。

然而，那傢伙像機械似的走過去，頭也沒扭動一下。

——他媽這小子！

在後面瞅着他的背影，王四麻子低聲咒詛着。

有一付鉛色的臉蛋的老張，提了鐵鍬在他側面掘土。他那赤露的臂膀，顯得極其結實。他那盤壯背骨，在一起一伏的抖動。汗水匯同泥穢，從脊溝上流下。

兩個赤裸着胸膛的傢伙，抬來隻空柳條筐。他鏟起土層往那裏面送，直到泥土堆個滿筐，這兩個傢伙，就抬了它，走到窪處去。掘土的老張抽空挺了下腰。他那兩眼，在提防着洪蓋。

「挺累吧！」王四麻子轉過了身子問。

「呵……不累。」老張慚愧地又抄起了鐵鍬。可是他不在掘土，在那空筐沒有到來的時候，他祇揮着鋤頭，在打碎那些堅硬的土塊。

這時洪蓋狡狐似的巡視過來了。

「多多地幹活計。」他在老張挺直的背脊上，不在意地抽了一鞭。

王四麻子翻了翻眼皮，暗下里憤怒着。然而洪蓋又傲慢地走去了，搖着藤條。

「老鄉山東萊州府的吧？」王四麻子溫和地問向老張，並測驗着老張的口音。

「對了。你先生在這裏，可看見俺沒偷懶吧——我近他娘的。」老張背彎了一隻手，摸了換脊上的紅條梭。

「創關東」不容易了。頭幾年老高麗棒子那敢欺負咱們國人，現在年頭是變了。」麻子臉上現出了感喟的神情。

「近他娘的。錢真不易掙了；還得受『二號』大叔的氣。」老張重新鏟動起泥土來。

汗珠從他額前滑下，沖洗了他的污垢臉頰，透露出一絲絲新鮮的肉紋。他那赤露的肩膀滿綻着汗水，像塗抹了層黑油。頭上熱騰騰的蒸發着污氣。

王四麻子默默地看着他，像在審察他的骨格，或在測量他的勞動力。

「老張你爲什麼必得『幹活』……受這種氣呢。」他終於這樣問了。

「老家裏，沒有糧，沒有米，不『幹活』吃什麼的？」他奇怪地反問。

「你們沒有捨不掉的東西，就光杆子一個人……」麻子臉靠近了他——

「不會幹些別的呢？幹呀……上山裏去。」

「像你們有錢的人，家裏又沒等吃等喝的，爲什麼不往山裏去？我若是家裏沒有個老娘，早就跑到山裏幹去了。」他停止了掘土，用胳膊揩着臉上的汗。

「我們是有房子有地，用不着幹這受氣的活，再說也不能白白擲了房子和地皮，往山裏去呀。」

王四麻子慚愧而窘迫地笑着說。

然後他在一株樹蔭裏坐下，暗自解剖起自己的問題來。麻臉向着遠方的高空。

山和天的一縷交界線處，有破繃絮樣的流雲，輕鬆地飄捲着，又很快地流向山峯背後，鋪展在屯子或田舍間的陰影，也跟隨着雲霧逐漸挪移開去。

——有錢的，捨不了財產；沒錢的，又有等吃等喝；中國人還有誰來出頭呢……」他搖擱着紙扇，在問自己。

長在他眼前的高粱，秸幹已高過了人脖項。狹長的葉子，淡漠地搖曳着。在牠豐腴的綠色裏，夾有一絲一絲的紅線。蒼蠅和綠甲蟲，在葉的背蔭處跳動着；有時作個暫時的休息，潛默地。

「多多的幹活計。」洪蓋用動着藤條又走了過來。

「歇歇吧。」王四麻子挪了下屁股。

「謝謝。」他挨近他坐下來。

接着摘下了茶色眼鏡，用制服的一角抹着，說：

「中國 Salami, gai yangzi」(中國人像懶狗一樣。)

「狗倒是狗，可是天狗，天狗會吃『日頭』呀。」王四麻子詼諧地說。

「對了，狗一樣。」

這在王四麻子是值得愉快的。他得意他那含有雙關意思的話，被別人真摯地接受了。他不想再說什麼，他又不懂朝鮮語。他倆沉悶地臉對着臉，有時無意地笑一下，有時又像在對罵對咒。地皮上的叢草，爲洪蓋不停揮動的藤條的摧殘，有些竟斜倒下去，閃出了鬚根。

猛然洪蓋又爬了起來，像發現了什麼可驚的事件一般，奔向在挺直腰背的楊慶。

「拍拍！」照例抽打了兩下，然後一聲不語地走向前方。

脊背受了鞭策的楊慶，急促地彎下那鼓起粗線梭的腰背，挖掘起土來。

「這小亡國奴！」抬頭不見了洪蓋，他洩憤地罵了句。

「幹吧！有那麼一天，咱們也收拾收拾他們。」老張扶住鐵鍬柄說。

在他們身後的澄黃的沙質土層，僵直地儘向後拖長着，好像一條昏濁河流沿了高壘地壩沖去。人羣逐漸地跟了這路線挪動，直到第二天黃昏，又換了鋪鐵軌的工作。

「兵……兵……」到處響着鐵錘的敲打聲。

整齊的枕木，密梯樣拖長着尾巴。雨簷形的鐵釘，沿了鐵軌散集着。監工的洪蓋還是來往地穿巡

着。

「別偷釘子。快快幹活計。」

「這可算他媽的完了。」一個攢鐵軌的走來說。

「雪白的大洋，快弄到手了。」楊慶笑咪咪地說：「老張打算往山東家匯多少去？」

「怎麼的也得湊個三四十元的咯。」老張一邊在釘着軌槽說。

「我也得匯三十元去。」

「幹完了……大家就好啦。」王四麻子安慰着他們。

其實，他却正在愁悶。他緊緊地蹙着眉頭，讓外眉角向下倒垂着。他想告訴他們他從杉浦採木風得到的消息。但他怕他們的粗野，說不定因之會闖下大禍來。

——都是中國人，又都是老鄉，我決不能坐視的。他們每天像暴日下的毛虫，掙扎着賣力氣，竟受到日本子的騙呵……最後他決定了——

「老張——噯！老張，」他嚙着：「我告訴你，工錢——工錢怕不能一時發給你們呢……」

「怎麼的？」老張搶着問：「你告訴我，王四麻子。」

這稱呼，使他很滿意。好久他沒聽到四麻子的稱呼了。他湊到老張近前說：

「我聽到一點消息，工錢非等通車後不能發下來。」

「那叫我們吃屎毛？」老張不相信地蔑視地重又揮動起鐵錘來。

「真的呢！」誠懇的麻子臉，還凝視着他。

「敢不給；憑着自己力氣掙的呀。」

王四麻子面頰發起羞辱的火，他管了下半張，毫不留戀地走開了。

——我管他媽你們這些傢伙的事，我貪圖什麼呢？我……他想。

清朗的高空疎星們相互地擠弄着鬼眼。微風送來了寒氣，預言初秋的到來。「包米」葉子，高粱葉子……全部沙沙地作出了親暱的微響，像是畏蕩的偷情者的細語。大豆和秀穀則漂泛起柔浪。

王四麻子踏着皎月的光輝，緘默地跟在人羣最後，走着。他那腳邊的鐵軌，直伸向遠處，彷彿兩條巨蟒，帶着火一般的憤怒。

——這年景說不定會變到那一步，日城都修了鐵道了……他感慨地想，緩緩地拖動脚步，走進了杉浦採木局。

杉浦穿了兜囊袖的和服，雙手插在黑腰帶間，習慣地跪坐在草席上，神氣極其安閒。

「杉浦先生，這月的房請借點給我吧！」王四麻子謙遜地一笑。

「別提房租啦，吃飯錢我都沒處弄。坐一會，來談天好不好？」杉浦伸手在暖爐裏撥了撥火灰。

王四麻子猷癡地凝視他一下。

「我們是老朋友了，五六年的老朋友了。」杉浦感情地說：「你遭受官司，我從大獄裏要你出來，不是老朋友，誰管那種閒事。不是嗎？……李把頭佔據了黑頂子山，當土匪了；弄得我今年一根山木頭都沒到手，並且我國的軍費的負擔又那樣重，這個月的慰勞捐，我還得從鐵路經費裏挪借一部

……

王四麻子的臉，由醬紫而緋紅。他不願再聽他這習熟的嘮叨，他制住心裏的激忿，柔聲和氣地說：「三個月沒繳租了。杉浦先生你是知道我的困難的，吃飯不是都得賒米麼？」

他畏懼杉浦會瞪大了眼睛。幸而這時的杉浦兩眼還細細的眯住，像個慈善的老太婆。——他用溫和的口吻說：

「別着急，慢慢的我總會想法子。」

「實在不成哪。」麻子臉上露出了懇求的神情，眼睛避開杉浦，望向炕桌下的睡着的貓。

「連修鐵路的工錢，都不能全發，我不是和你說過麼？何況是房租。」

王四麻子突然壯了胆子說：「那麼請你搬家吧，我是靠着房子吃飯的。」

「什麼？」杉浦怔了怔，這真個是細眼圓睜了：「搬家是什麼話，你這種態度，簡直得送到大獄去，教訓一下。你得知道，警務局是我扛的保，我有權力再送你到那邊去。房錢……沒有，還叫……」

王四麻子着慌了。在他那懵懂的眼睛前面，爆炸着火子似的金星。雖然心底激盪着怒濤，但為那瞪圓的眼睛的光輝的箭射平了。這時杉浦正在揮着手說：

「去！去！不許你在這房裏站着……五六年來我付給你的房租，早已超過這房價的兩倍了……你還不明白去！」

「呵……我喝醉了……」王四麻子終於賠了個笑臉。「我說的話衝撞了你……你不要……」

「再見！」他抖動着腿子，走出門去。

——你還不明白，房子已給了兩倍的價……

一四

鐵路旁的女子小學舊址，暫時作了鐵路局籌備處。在破舊的大門上，掛有新油漆的木牌。

荒涼了許久的教室，張開淒涼的巨口，像臥伏着的獸殼。人們聚集在這裏，當中祇缺少了王四麻子。

杉浦兩手按住桌角，稍為向前凸的胸部，好像是蛤蟆的圓肚。他那潔白的牙齒，在沒說話前，習慣地咬着下脣。腦袋微微地動搖着。

「這鐵路需要的職員，最好是招考。」他高傲地這樣說。閃着老鼠眼，徵求各人的同意。

「是的，我有一個朋友，是在北平讀……」李會長笑眯着臉說。但杉浦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這

裏該用朝鮮職員，為的是他們耐苦，並會說日語。」

「可是沒有滿洲人，那也是不很便當的。」李會長仰着深暗的紅臉膛，胆怯地在抗議。

「對了。用幾個滿洲人，在旅客方面是比較便當點。」一個有微白鬚鬚的紳士說。

「這些事情……不必諸位擔心。」杉浦和善地說下去。「滿洲人決計一概不用，尤其是從北平回來的學生，多數是壞蛋。」

他還那樣挺着前胸，臂膀像兩根鐵柱，支住整個的身軀。

李會長斜瞥了那位白鬚紳士，隨後向福陞和老板丟了個眼色，彷彿在做啞謎。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關於車站的建築……」杉浦又發音了，但又立刻停頓下來，歪着頭：

噎……噎……

龐大的人羣，突然湧進大門來。

「給我們工錢，近他娘的欺負中國 Yaobedai」老張最先開口。

「不『幹活』還使鞭子抽，幹完活又不發工錢，你們這逼着咱們算賬……他她媽的。」楊慶立

住脚，挽了挽襖袖，神氣像等待搏鬥。

「打個小舅子養的。」

「打……往屋裏進……」

人聲像海濤般咆哮。火藥庫爆炸了！每個枯陷的眼眶，都像在冒着兇糾糾的烈火。叢雜的鼎沸音浪，亂噴噴地，打成了一片。

屋裏的人們立刻起了混亂。驚慌的面龐，到處在掙動着。祇有杉浦坦然地走了出來。他嘴角透出了空虛的笑，眼睛還是那麼照舊的細眯着。

「不要胡鬧。」他用柔軟的調子說：「這會使你們蹲大獄去；你們知道，這是非常時期。如果再鬧下去，我定得將你們送到特務機關或憲兵隊里。」然後他改了斷然的調子，「知道嗎？蠢東西們！」

像烈焰遭遇着冷水，人聲消沉下去了。祇是每人的眼裏，還潛伏着不可抑遏的怒火。

「工錢當然得給你們，不過現在不能。你們不是已經得到十分之三嗎！那就很對得起你們了，……通車以後再說吧！」他含糊地說完後，扭動身子，想退回屋裏去。

老張畏縮地望了望每個伙伴。筋肉強健的臂膀，微微地斜斜了下來。然而闊大的胸部，還在不平地起伏。

「那些工錢通車後一定能給麼？」楊慶又虛張聲勢地向上挽了挽袖子。

「這不能一定……我招集你們，本來一天三拾錢工資，可是王四麻子騙了你們。」杉浦釋笑着，走進屋去了。

「這小子，向四麻子身上推。」李會長向福陞視老板遞了個眼色。

「可是你得『力爭』呀！車站職員得用滿洲人。」福陞視老板低聲說。

「……咱們向外拿錢辦鐵路，叫高麗棒子掙了去……算狗屁股東。」李會長你得替股東們說。」

白鬚紳士悄悄地附到紅臉膛的旁邊說。

「他一個人把持，那有咱們說話的餘地？」李會長猷猷地瞅向窗外。

擾亂的人羣，彷彿一堆飛蝗。他們相互地吵叫了一會兒，又擁擠着奔出大門。

「近他娘的……一月多沒向山東匯錢了。」老張在隊前低了頭說。

晚風夾帶着潮濕氣味，吹拂到他身上，覺得特別的寒冷。

日頭偏西去。西方的天空，渲染了一片紅霞。近處，是杏黃色襯托着藍色的高空。在雲塊的空隙處，露出藍色的線條，極其鮮豔。

老張同伙伴們悽喪地邁進了『凌雲閣』。

王四麻子苦喪着醬紫的臉皮，聽着他們爭先恐後的訴說，接着他又低下了頭。急躁含着憤怒，錐刺着他的心。看了看圍繞着的人羣。他吶嘯劇地作癢；他乾嘔了口唾沫。他的兩眼，漸漸閃出了淚影。

——煙館也沒法支持下去了。有錢的人沒法活，沒錢的人更沒法活……我得要活，他們這些苦力也得要活……杉浦……

他簡直不敢再想。乾嘔了一回，他突地瞅向這些人說：

「伙計們！只有一個法子，我們到山裏去，我們得走活路……要想活，就得先奪回我們的土地。」

「對。我早就想到山裏去了。」楊慶搶着說。

「反正在這裏也早晚得死，倒不如吃吃山裏的飯。」另一個披着破小褂的附和道。

「……小聲點……」不知誰這樣插了句。

他們經過一度鬼祟地唧噥後，每人的心都在悄悄地跳動了。臉頰呈出了皸瘡，眼珠注滿了興奮。有些眼睛似乎將要流出血來一樣的紅。緊緊的有力的握着拳頭，粗硬的筋肉，凸起了棱角。

「我的房子和財產也得捨棄了。」王四麻子低聲的說：「今晚咱們就一起黑票。」（在俄羅斯經商的人，都會說這樣話，意思是偷跑。）咱們拉到黑頂子山去，我那裏有朋友。」

「我老家裏還有娘，等着我匯錢養護呢？」老張祈求的眼光，盯視着麻子臉的鼻尖。

「伙計們！」王四麻子機警地眨了他一下說：「老家若是沒有老婆孩子挨餓，也都不來「創關東」……你們不知道，關裏軍隊，就要打進來。今年就是「日」落的時候。我們很快的就能出頭……反正不能常幹不掙錢的「山溝裏勾當。」他說話時的唾沫，飛濺到老張的臉上。

「一年多了，關裏幹啥不打進來？」老張呆着付冷臉，發癡似地仰視着他。

「今年保准打進來，我們抄後路，拆鐵道……那麼大家以後就有飯吃了。快用不了五個月，日本就得完蛋。」王四麻子興奮而堅決地說。

「對。不能讓在家網住，我們兩眼巴巴看着國亡。」楊慶不屑地瞪了下老張說：「誰再麻煩，就……他媽的刀插在脖子上，你還得告訴，死後的血留給你娘作湯喝呢！」

老張軟軟地低下頭，默想着。

終於在這一深夜，他隨了一大羣人，偷偷離開污濁的江城，向期望的黑頂子山奔去了，路上蔓延的植物，和有尖角的砂石，刺痛着他們的腳掌；但他們不顧一切的走去！走去！——走向他們敬仰的那一塊土地！

在月色迷惘中，隊伍拖長了尾巴，像是鐵甲車上拖拉着的一道濃重的黑烟。田野間秋虫，在爲他們吟着歌曲，唧唧！唧唧！唧唧！

完稿於西班亞軍旅前夕。

下篇

王四麻子從黑熊皮褥上爬起來，望了望屋裏。黑暗的夜色中，他沒看到什麼。煤油燈已乾涸了許久，四壁也沒有窗洞，他覺得氣悶。若不是嚴冬將要到來，他一定會在壁上鑿個小洞，讓月光透露進來。現在，他不知道月亮究竟昇起多高了。

「劉強！」他懶懶叫了聲，攪着自己咕噥說：「好小夥子，真能幹，又巡哨去了。」

他揀起枕旁的匣槍，將皮帶套在肩頭，攙動地走出去。

上弦月掛在山尖上，潔輝洒滿了山谷。近處重疊的峯尖，織描着一層層散雲。

茂蓬蓬的厚草，顯得衰萎了。倦怠地飄動着枯葉。這裏找不到包米稻，或高粱稻。除山澗夾雜些樹林外，全都是些艾蒿草了。

深秋已覆蓋了所有的植物，偉大的肅氣，展佈在錯綜的峯巒間。

樹枝搭蓋的「蒙古包」式的矮屋，四散在溝壑間，沐浴着月光，像是巨熊的尸體。

夜的空谷，漂蕩着雨後的蛙噪，間有遠方狼羣的銳叫，一聲聲傳來。

「呸！」王四麻子暢快地望向營盤。

他穿着的警服，和他的身材極不相稱。兩手露出袖外半尺多，一邊在草徑上走着，一邊甩揮着兩手，更顯得滑稽。但他自己是愉快地搖擺着頭，爲了能使人知道他在查哨，他極力高聲哼着戲曲。

剛到第三路卡子口，前面有人爽快地招呼他：

「這是誰？四麻子嗎？」

現在他對這稱呼毫不介意了。他知道自己的譚號已經在弟兄們口裏有了親熱和誇獎的意思。

——本來自己是很會幹的；簡直是李司令不可少的幫手。他這樣高興地想着。

「怎麼樣？伙計。」他走進溝間的草叢。

「呵！真冷呢。明天得想法子弄雙靴鞦。真受不了呀！」楊慶歪着個黑臉膛回答。

「對了！總得想法子……讓脚受罪是不行的，哈哈……」他從槍及脖項的空間，拍了拍楊慶的

肩頭。

接著又是一句：「劉強來過沒有？」

「他查哨去了……那小夥子，倒有些膽量呢！」

「四麻子來了嗎？」蘆葦中又閃出了個頭。

「——你老張嗎？」王四麻子走近了一步。

老張手裏提了馬槍，彎伏着腰，跳過水溝來。

躲避在溝沿的蛤蟆，敏捷地投撲到水裏。溪流裏就像擲下了碎石，響出沉滯的水音。

他們扯談了一會兒。從江城的杉浦，扯談到關裏軍隊……一些亂雜的瑣事。

「一定能打到關外來。」最後王四麻子斷然地說，「中國的軍隊，比前清辦子兵野的多，他們才不能低頭受『熊』呢……好吧！我到二道卡子去。」

說完後，他便扭轉了身子。

二道卡子，祇有半里的距離，設在山坡的石崖裏。

巖石是些奇突的自然保護壘。又加上他們搬集來的僵石，便成爲最好的戰鬥蔽障。

這裏的哨兵，在安靜地抽著捲烟，同時講談着山口外的朝鮮姑娘……城裏的日本軍……

「伙計們！機靈點，別光鬧着玩呀。」

「來坐一會兒吧！我們的參謀，四麻子。」鄭老二擲掉了捲烟。

「你們都說什麼呢？」他好奇地問。

「沒說什麼，說的是軍操太吃累啦！」另一個說，「你沒來的時候，哪有這些罵事情。真的，沒有一點用處。」

說話的人蹲在背光的地方，王四麻子祇看見黑影裏吸的烟頭一亮的。

「可不是，下層操幹什麼。」鄭老二斜坐起來，沙槍歪倒在他懷前。

「這是軍事上必有的呀！伙計。」

「什麼他媽軍事，打日本不是就得了嗎！」

「正爲着打日本，才得受點軍事訓練呢。好好的幹吧！這麼「棒」的小夥子，還怕下操嗎？」

王四麻子有點鄙棄這些粗人，可是他又愛接近他們；他們不會憂悒，祇知道幹。

——這才是救國的材料呢！可惜不是沙坪鎮的炮手們……

「什麼時節打日本呀？都快到冬天了。」鄭老二掏出烟葉，在捲着烟。

「快啦……槍械都不全，子彈又不够，沒辦法。不過……」王四麻子感到解答的困難，低下麻子

臉在沉思。

「那麼小膽，你和伙計們說吧打。」鄭老二把「打」字提得特別高。

這時他燃起了捲烟，火柴的微亮，被風攏動着，很清楚的映出他的臉頰顯得兇狠，粗野，像隻笨牛。

「一定打……你們歇一會兒，留心你們的職務吧！」王四麻子懶於應付他們了，他又暗笑他們的愚蠢——祇知道打，說不定槍還不會放。送給日本人磨刀子嗎……工兵的材料……他這樣想着，

在高茂的蘆葦草裏，懶散地拖動脚步，一隻手按住匣槍。

頭上的月牙，向西移動着去。草棵間的蛙聲漸漸沉寂。深山裏時時飄送來豹子的悠怨的長嘯，這

聲浪深深地刺到他的心窩。

不遠的前面蒿草裏，有人們在蠕動。

「誰？」他陡然地問。

「游擊隊，你呢？」

「老子嗎？我是四麻子。」

逐漸走近來了，老子的圈腮鬍子，毛蓬蓬地現在他眼前。在他破裂的襖袖上，套着隊長的「號布。」

「老子你真忠實呢！對於你的職務。」

「不成。我覺着幹不慣。說不定是他媽沒有福氣，我不知道隊長怎麼當；若是叫我砍木頭，那可

行。」老子偏促不安地說。

「我們也屌弄不來，還得排着隊走道。」一個隊末的高個子說。

「這是軍事常識。」王四麻子又有些困窘了。

「啥時候打日本子呢？」一個背著雙筒獵槍的問。

「這就快啦。」老子代替着解釋。

「打就爽快打，打完了，咱們該着種地就種地；該着賣「老博代」就賣「老博代。」

「可不是怎麼的。打完了，一散就完了。還「老一門兒」排隊……不痛快的打。」高個子又附和了。

「伙計們別說了。巡哨去吧！哈……哈……這些事情，有我計劃。」王四麻子像要逃脫似的，向他們揮了揮手。

「什麼他媽計劃……」

他背後送來這聲音。這使他很羞憤。

——這真是些野蠻人，一點什麼也不懂……可是他們真想給民族掙光……

「誰？」對面的人，聽出了他的脚步；當沒有接到回答時，又急促地補了句：

「不說話，開槍了。」

「呵……我。」他恢復了知覺，急忙的答應。

「王]大叔嗎？」

「劉強！你吓了我一跳，我正在想事情。」

他倆在月輝下的草地上印出清晰的兩條長影。劉強肩頭的快槍在地上拖長個細筒的影子，像

一隻撐竿。

「上哪去？」劉強望着王四麻子的臉說。

「頭道卡子。」

「我剛從那裏回來，沒有什麼事。」

「那麼回去吧！」

他倆轉動了脚步，踏着殘草。王四麻子瞅了瞅劉強。這小伙子清瘦了些；顴骨鐵硬地削凸，那一對又大又有精神的眼珠，注視着拉長的黑影子，像在思索什麼。

「大叔，我們就這樣過下去嗎？像土匪似的。」劉強蹙緊了眉毛，頭側向四麻子。

「你也和別人一樣傻嗎？我們不是軍器不足嗎？」

「不是。」劉強搖了搖頭，「我是說沒有較好的辦法，弄吃糧，弄煤油……火柴嗎？到屯下去硬捐；捐是多麼受聽的名目，並且向高麗農人，捐中國救國捐，這是講不過去的。這和土匪的搶，沒有差別。」

「在軍事時期，不能講理，誰讓他們種中國人的地，並且我們葦子溝附近，也沒有咱們自闢的種地人，總之是混亂年頭。」

「這就是矛盾了。我們是被壓迫的民衆，而現在我們又去壓迫比我們更可憐的人。我們的生命，已經被田地吸取了一部份，地主吸取了一部份……我們又……」劉強重新低下頭，眼看着膠皮底水襪子。

「這正是混亂年頭嗎！所以我說沒有什麼理，誰有槍，誰就是大爺。」王四麻子得意地握著拳回答。劉強知道是不會解釋明白的了，便微閉着嘴，冷淡地走着。

——日本子爲了人口……經濟……來作最後掙扎，侵佔了「關東。」現在我們爲了人口……

經濟……又來侵害高麗農民……劉強一邊走，一邊納悶地想；終於他自己解釋道：總之是人越窮，他的生命也越賤，有錢的人，已逃到都市去，祇有這些人還在企圖最後掙扎……他凝視着影子的邊緣——那麼我們爲了這些人，就不捐食糧捐嗎？可是救國工作就必定放下……這是一個問題……

「你想什麼？」王四麻子偏過頭來問。

「這是一個問題。」劉強重覆對自己說了這一句。

一一

是黑夜。頭道卡子在飛彈交穿中失了守。

噹噹噹……鑼聲急亂地敲着。

義勇軍們驚慌失措地奔跑。每人的槍枝，都提曳在手裏，無數刺刀尖在蘆葦中飛快地混亂地穿了過去。

鑼聲蓋沒了王四麻子的吶喊。祇看出他騎在大紅馬上和搖動的左手。

月亮還沒昇出來。疎疎落落的小星們發着微弱的光輝。王四麻子辨不清人們的面廓，只覺得出現在他眼前的，宛如驚逃的狼羣。

「伙計們！」他高聲叫，「痛快衝向前去，下操時教給你們的……是用着的時候了。」他騎了馬，

拐過二道卡子的山脚，「二道卡子伙計們到頭道吧！衝向前去……」

「轟！」一顆炮彈飛到馬前，在閃光裏，他瞥見了老子的圈腮鬍子。

老子正伏匿在蘆葦裏，像是在捕鼠的貓兒。他覺不出自己是驚慌，還是興奮，他靜悄悄地向前爬，他翹起茂蓬蓬的鬍子，一手按住殘草，一手扼緊了槍腰。迎面草棵間，微微起了蠕動。他靠邊挪動腰骨，屏息着瞄準槍頭。

「兵！」烟霧中，一個戴鋼盔的傢伙，軟癱地倒了下去。

「兵——噢！」老子身側的游擊隊兵陡然掛搭下頭顱，手裏的沙槍甩到老子的脊背。

「轟！」炮彈又在身邊爆炸了。土屑和草葉，飛蝗似的撲飛過來。

在火光閃動的當兒，老子又瞅見了潛爬的日兵，他急促地高舉起槍把，劈木柴樣擊打下去……分裂的頭顱，飛濺的血星，噴射了他整個前胸。

「轟——呢……」炮彈不斷地落下來，義勇軍隊被截成個圈形，在圈心裏摔倒的人們，激烈地慘叫着。

炮彈後跟來了日軍，兇猛地衝鋒。

「操你媽的。」老子揮舞起槍桿，瘋狂似的打着。

他身後閃過來了劉強。劉強挺着帶刺刀的『大蓋』，向有鬍鬚的軍官猛刺過去。

「兵——」劉強的馬斜倒在草叢間了，劉強也被甩滾到溝崖。

「劉強！」王四麻子跳到他身邊，扳起他的頸項。

「不要緊，沒打着。」他翻起身來，然而他的「大蓋」已經不在他手裏了。

「轟！」像巨烈的霹靂，在人叢中爆炸了。週圍的蘆葦也竟焚燒起勇猛的火焰。

煙氣籠罩了大地，火光執拗地搖擻着身子，發出忿怒的吼叫。

「退呀！」王四麻子扶掖了劉強，用槍柄敲擊着馬尾的脊骨，向來路飛跑着去。

「退呀！」老子也混合地叫。

黑沉沉的人羣，在火光照耀中，疾退下去。

火光逐漸的離遠了，沸騰的人聲也低啞下去。半圓的明月，發出皓潔的光輝。人羣都沮喪着面龐，沉痛地邁動着腿子。

拐轉了山脚，現出一帶樹林，交互盤錯的伏根，像彎曲的爬蛇。繁密的枝葉，遮蔽了月光。溼潤而冷冽的空氣，使人有陰森之感。

他們穿進了樹叢，疲乏地停住脚步。

「他媽的……怎麼辦？」老子最先止住了喘吁。

「咳——到沙坪鎮去，投奔劉副官那裏去，現在他是司令了。」王四麻子按着馬脊，跳了下來。馬

的皮毛，已掛滿了汗珠。

「真他媽怪了！好模樣的。今晚上，日本子就出他媽的兵。」楊慶卸下了獵槍，在樹根上坐下來。

「你們不是很早就說打嗎？……一定是中用呀！四麻子拴住了馬韁，用襖袖拂着額上的汗說。

「別談這些事吧！後面郎巡官他們跑來了沒有？」劉強鬆懈地蹲伏下去。

「李司令可是『貼筋』了。他叫我背他。我還有屌勁去背……」鄭老二斜倒下身子，他的頭枕了樹根。

「你怎麼沒背他，這都該槍……你太不對了，他是司令。」王四麻子按捺着馬鬃說。

「司令屌毛味，誰不想逃命，還肯背個人。」鄭老二說着扭轉頭去。

「真是……國也沒力救了，我家裏的娘還餓着。」老張的粗壯聲音變了哀怨。

「噫！」王四麻子向四圍望了望說，「郎巡官也准叫他們『收拾』了……老子，你找幾個弟兄打着更，讓『大夥』歇一會兒。」

然後他仰望著天空，從葉隙間透進的星光，晶瑩地射向他的麻臉。

「噫！今天大概是丙午日……日軍是從離火來……天意……」他喃喃地說，手還在撫摸馬的鬃毛。

別的人們，有的打起了鼾聲，有的在捲着紙煙。劉強在渺茫的想——那些高麗佃農，現在不用給

義勇軍預備捐糧了……可是在日本子管轄下，就能好些麼？

他的脊背靠住樹幹，眼凝視着東山。

嵌在山尖的雲霧，變成了鮮藍色。微弱的晨風，吹拂着人羣。

王四麻子的大紅馬不老實的長嘯起來。遠空響起了回音。

人們重新喚回了活躍的氣象，拖排起雜亂的隊伍，在荒蕪的溝渠裏走着。

頹喪的馬尾草覆掩了溝谷，其間還夾有蔓延的喇叭花，及乾枯的曲藤。荒僻削立的山峯，像是壓

伏在人們的頭頂。

劉強騎的灰色馬，瞎了一隻眼。牠的尖削背骨，磨破了他的胯股。隨了馬的顛波，他感到了酸疼。

「喂！有什麼法子可以使這瘦馬不磨屁股呢？」他對馬前的楊慶說。

「不騎是最好的法子。」他扭回半面臉，玩笑地回答。

「設若你累，我可以讓你騎的。」

「誰敢騎你這小軍官的馬呢！」是帶有嘲笑的味兒。

看看劉強不作聲，卻又換了口吻說：「你找塊毛毡墊着吧！再不，我脫給你棉襖，反正我不穿牠也

不冷。」

劉強接過棉襖。那真是破的稀糟了，藍色花旗布，已經褪成了深灰色，污穢的棉絮，全都綻了出來。

劉強抬擲着身子，將牠攀住了。於是他倆攀談起來。

王四麻子在隊前，也和老于閑談着。他們這樣會解除長途的枯燥。他對老于談起了他在海參崴遇到的「窮」「富」黨的戰爭。

錯雜的屏峯，圍住崎嶇的山野，像入了原始的地帶。飛鳥在這裏是稀有的東西，即使高空有時飛翔着老鷹，但不時就被山壁掩蔽了。

枯黃色的草梗，在秋風裏悲凄搖曳着。離了母枝的樅樹葉，在趁風飄舞。加強了暮秋塞北的荒涼！慘灰色的高空，扯滿了濃雲。空谷間，逐漸噴放起厚霧。

夾有鹽質的雲霧，凝集在整個空間。海洋性的微風，帶來了刺骨的寒冷。

「別走差了！跑到他媽海參崴，可壞醋了！」隊伍裏喊出高聲。

「這是屌熟道。」鄭老二的蒼啞嗓子。

「小心哪！別越過俄國界去。」[Balks]（俄語大獄）一天就給你二兩麵包。」粗重的濁音，顯然是老于的嘆調。

路徑沿着分水嶺爬去，清晰悅耳的溪流，生動地在一邊低吟着。

「別跳過這條水呵！這是和「老毛子」的交界線。」是王四麻子提高的嗓音。

濃霧障蔽了每人的眼睛。劉強在迷惘中，遞給了楊慶棉襖：「穿着吧！我受點罪不要緊，別凍壞了。」

人。」

「走到這屌地方，到哪找飯喫呀！」楊慶穿上襖，高聲的叫着。這音波傳到不遠，就爲霧氣消散了。

「傳……得找飯喫。」楊慶在模糊中撞了別人一拳。

「傳找飯喫。」被撞的人，又撞了下面的人。

「傳找飯喫……」前隊也起了喊聲。

「霧散完了，咱們再找地方喫飯。別着急。」王四麻子和藹的音調從霧中透過來。

他那夾襖，給潮溼浸透了。他的嘴巴像機械一般顫動着。醬紫色的面皮上，呈佈出雞皮樣的米粒。牛乳色的霧，在午時消散了。他漸漸看到遠方的「土字碑」，像靜立的墓頂。

分水嶺蕩漾着狹窄的水流。當牠向深溝瀉去時，像一小片瀑布，翻濺出白色噴沫。盤踞在隔崖的土山，生長有繁密的婆羅裸子樹。蒼黃的婆羅葉子，飄蕩在枝極上，敵視着北風的摧擊。

「從這裏過去，就是緣旗河，離海參崴祇一百多里了。」王四麻子沉思地揮着手——「前十年這『口子』開通時，『創關東』真發財，我就常跑到緣旗河賣煙土。」

「……昨晚上叫日本子……『創關東』的鄉親，不用發屌財了。」老子頹喪着臉。

「這是天意呀……這裏找不到喫飯地方。」王四麻子說完，扭轉頭望了下劉強。

劉強在隊伍的末尾，向對岸的山澗望着；深谷幽沉，找不到生物的痕跡。山峯宏闊地伸長開去。

「找飯喫呀！」楊慶重復吵起來。

「散開隊打圍吧！一隻狼，或者幾隻兔子，是很能喫飽的。」劉強的話，像切斷繩索的尖刀。人羣，一簇簇拆散了，開始在溝澗裏呼哨，企圖能驚擾起一隻小獸來。

「操他媽拉個比……挨餓了。」鄭老二一面呼哨，一面詛咒。

「挨餓了……高興的是，昨晚打死三個。我的槍，真被他媽準。」楊慶照常的露着笑臉。

「罵那個沒賣力氣的……我們子彈不他媽早放空了……」別一個提雙筒槍的說。

劉強默視着他們——真是些「棒」傢伙……他又轉向沉默的老張。老張在垂喪着頭想：

老家裏的娘，准又挨着餓了吧！我還是頭一回受挨餓的味道去吧！

三

夜的山谷，冷靜而蒼茫。高聳的峯巒，襯托着渺渺的天空。山頭的叢林，散漫地掛着幾點寒星。牠們閃動着齒形的光芒，窺望着山間滑過的人羣。

劉強的空洞的肚皮，不時翻起泡沫。他感到週身酸楚和疲乏。伸着的兩腿，已經麻木作痛。他靜靜聽着馬蹄在枯葉上的奔動聲。那低微的聲息，似乎在奏「梵亞林」的低絃。他緘默地望向馬頭前的

隊伍，他們滿浴着淒愴，有時他們發出短小的嘯吁，而這微細的聲息裏，寓藏着悵惘的心情。

本來在薄暮時，他們還能詛咒和狂喊，好比無巢可棲的昏鴉；可是現在他們全都垂頭喪氣像枯萎了的馬尾草似的。

「餓嗎？再找不到人家，我可以把這匹馬殺掉。」劉強向嘆氣的楊慶說。

楊慶扭轉頭，默默無言的搖了搖頭。劉強沒有看清他有沒有笑意，但即使有笑那也是慘淡的。

「到了沙坪鎮就好了。我還有同學在那裏。」劉強安慰着。

楊慶還是啞默地走動着。

隊前的王四麻子，幾乎打起盹來。倘若那匹大紅馬不在顫動背脊，那真說不定他會睡一個好覺。他的眼睛朦朧，他知道必定得下馬走動了。這會使他提起神來。

「不能走錯嗎？」老于用動着馬繮。

「熟道，不能錯。」他稍微鬆了些，靜默地邁動着麻酸的腿骨。

路徑他確是記不清了。已經拐轉了許多山脚；但他依舊沿了深壑的荒草道，不住地走。他的醬紫臉沮喪起來，肚子也儘發響。平穩的心腔，灌滿了辛酸的漿液。

久無人跡的草徑，彎曲地離開了分水嶺。他毫不思索的舍下去。

除了「沙沙」的脚步，和逐漸遠離的水流，四圍是死靜的，蘊藏着恐怖。連互不斷的山脈，無際地起

伏着，阻礙了他們的視線。路旁並行的谷澗，低陷幾十仞的空間，充滿了黑漆的顏色，像是掘長的陷阱。這時劉強也下馬溜起腿來。他靜默地牽着馬，迷惘地跟着隊伍走。那匹瘦癯的灰色馬，常被巖石絆纏得跪伏下去，但立刻又掙扎着跳起來。

他不敢再騎牠。他小心的扼住韁繩，防牠會墜到深谷裏，把自己也連帶墜下去。他讓牠貼近了自已的右膀，緩緩地走。

風淒冷地刮起來了。樹葉相互磨擦，響聲蕩着人們的落漠心情。飢餓掩去了人們的忿恨及世間的一切。

蒼空閃躍起電光。每人都仰起臉沉靜地呆視着。從昏黃色光輝裏，分別出濃黑的雲朵，帶有波紋的雲朵，淡白色的雲朵……閃電消斂後，空中依然是一片蒼藍，找不出一絲雜色的痕跡。

他們依舊伸動疲勞的步伐，一聲不響地走動。一切的東西，都跳出他們心境以外；祇有各人的心，相同地滿懷着惆悵。

穿過有砂石的山角，不見了並行的溝澗，同時路徑也模糊了。在前面展開了的，是一片荒殘的矮草。這矮草連綿到山坡，也掩蔽了溝谷。

夜是永遠沉悶。除了風的呼哨，幾乎耳膜失了作用。山峯又是那麼密列，他們迷惘了。

王四麻子瞧瞧那斜垂山尖的『北斗星』，知道沒有弄錯方向。頭上的天河，拉長了薄紗帶，間有

閃動的沙星。

「老子。」他悄悄地說，也不知是恐懼，還是保持着寂靜：「我到西北嶺上去瞅瞅，有沒有燈火。」他騎上馬背，用韁繩鞭策牠的脖項，馳向嶺頭去。

衝上了嶺頭，他張大眼，向遠方的溝谷瞭望——同樣的荒僻，同樣的冷靜。密林阻住了視線，他沒有尋覓到什麼。

「闊邊」的俄羅斯馬，打起了響鼻聲，飄送過來了。他立刻興奮起來，緊張的情緒，抓住了他全身的神經纖維。他重新驅策着馬，向馬嘶的方向，奔馳過去。

「你們別動，在這裏歇一下身子吧！」他狂喊着，越過了隊伍。

風的阻力，隨了馬的奔跑而增加。他偏着頭，用馬韁疾擊着馬肋。

對岸的溝崖裏也有馬蹄的脆響，逐漸逼近了。一個黑影，現在他眼前。

「晚安！」他用俄語說：「我是『契丹斯格』（中國義勇軍。）請原諒我的冒昧。可以不請你指給我到馬滴亞的路。」

「你是『契丹斯格』義勇軍嗎？那是很值得欽佩的人呢！」對岸的陌生人說：「爲什麼不可以指給你道路呢！在一個值得欽佩人的面前；并且正是迷了路的時候。——你可以從這向西去，馬滴亞屯就在前面。我現在祝你平安的達到那裏。」

「那麼麻煩你了。」王四麻子謙意地說。

「沒有什麼麻煩的。我們常常和你們的軍隊閒談；並且喝他們特別美味的火酒，我這裏是有麵包的。倘若你攜帶着酒瓶，我很高興和你喝一通。」那個陌生者張開了兩手。

王四麻子沒有看清他的面龐；祇有他筒靴的馬刺閃動出白亮。一條巨長的偵犬，偎倚着他，用長舌舐着水流。

王四麻子這時忘記了飢餓，也不肯收他的麵包；「我是沒有酒的朋友……祝你晚安。」他懇切地說了句，離開了。

他不感覺倦怠了，他快活的想——俄國人總是有「一見如故」的特性，簡直……這一個又是酒鬼。

「大叔！沙坪鎮還有多少？」劉強見王四麻子跑近，就躡伏在馬額下問；馬在搖着長耳，撕吃草葉。

「前面就是馬滴亞屯子……可算到了。」王四麻子搓動着雙手。

他的馬在嗅聞那匹灰色馬，用牠的前蹄躡着，鼻孔小聲的嘶吼。

「走吧！我們不用撲『北斗』了。」王四麻子給馬項加了一縷繩。

「走，伙計們。要振作起來。」劉強也驅策起馬來。

興奮鼓動了每一個人，楊慶哼起了十八摸和跑關東的老調子；鄭老二則唱起了朝鮮鄉曲：

Dai dung gang bin, bu bin no,

San bu xan na

Isu liegu sinsu nasa gang dia——

ihala.....

有人發出了狂笑。成羣的暴喊，漸漸擴大了。

他們歡笑着，穿過了兩道深谷。天空開始撒下雨滴。

前面飄來了狗吠，人們隨即停頓了叫唱。隊尾的劉強，牽扯着馬繮，愉快地丟弄着繩頭，心裏湧聚了興奮。但是前面頓然被阻住了，他茫然停止了脚步。

「口令！」極其嚴厲的聲音，從山坡間飄過來。

「……羣子溝的軍隊，來見你們劉司令。」王四麻子熱烈的但又有點不知所措地說。

「噢！同志們！」對面跑來了馬隊。

電筒的強線光，掙耀到他們羣叢中。黑暗的空間，像是飛閃出幾條長蛇。他們警惕地呆住了。

雜亂的電光，逼射着每人的眼睛，他們有的舉手遮擋這光線，有的在驚疑地嚷：「奸細！」

「同志們，不要吵吧！」一個溫和的聲音，從電筒後發出來，「你們什麼時候從羣子溝走的？」

我們是沙坪壩駐防馬滴亞的中國救國軍。」

「朋友！我們走了一百四十里了。是早晨走來的，要見你們司令。我和他是朋友。」王四麻子跳下

了馬。

「好。」他們走近了說。

一個披武裝帶的青年，走到王四麻子鼻前說：「你們必須繳械。爲了防備意外，沒有更妥當的法子。請原諒——到營盤裏，還是歸還給你們。」

「那……這是幹屎……」老子翻起了眼皮，用手扯了王四麻子的衣襟。

那個青年的電筒，晃向老子的臉腮，接着他照向自己的軍帽說：「這兩位同志，請看看我的帽章。」
——光亮裏顯出玲瓏的青天白日帽徽。

「對……對。」王四麻子誠摯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激烈與興奮，使他下巴都顫抖起來了。

「這是規矩，同志們。在這深夜里是必得繳械的……況且……」他沒有說出下面的話。

「繳械……伙計們。」王四麻子喊了。

別幾個持電筒的人，也走近了他們。於是他們露着驚慌的臉色，將槍伸到電光旁。有一隻手接了過去……

隊前繳過槍的人，鬆懈地坐到了草地上，雜亂地竊議着。

披武裝帶的青年挨到了劉強側面。他的手電照射向他——陡然他握住了劉強的左臂。

「呵哈！劉強……你……」

「噢……你是？」劉強呆呆地望着他。

「你……我是季偉剛。」他搖動着臂膀。

「……季偉剛！」劉強狂喜地握住了他的電筒。

「你怎麼糟塌得這樣瘦呢？我真的不敢認你了。」季偉剛又拉了他的手說——「走！我倆馬上到兵營去吧！」他扭回了頭，又吩咐別的兵士，「把所有的槍枝，分綑到馬背上，駝到大營裏去。」

劉強像遇到密友似的快活。他足有二年沒有見到季偉剛了；雖然那時也不是了不起的好同學，但現在他却對他表示着敬仰。

「你現在任什麼職務？」

「防衛隊的隊附，官小事多。你什麼時候跑到他們那一伙去……關裏的軍隊，有什麼消息？」

「我……快打到關外來了吧！」劉強茫然地說。他心里擁有的許多的話，然而他的舌頭，似乎僵直了。他祇知道自己是欣喜得發狂了。「季偉剛，鄧老師在這裏嗎？」

「跑了……到海參崴去了。」

「？」他心裏浮起了個問號。

四

壕道裏土壤的潮氣特別地重。腐穢的味道裏夾帶着黴腥。陰冷，寒冽……黑暗。

「簡直是到了煤窟，這樣漆黑的。」劉強倚近了季偉剛的左膀。

「走熟了倒沒有什麼。」季偉剛扶持着他說；他担心他會碰到壁上。

在隧道的末端，現有煤油燈的綠焰，像是夜裏的螢火虫。季偉剛拐轉了，來到值班室。

南面頂端的蓋板，透進一條長線的陽光。劉強鬆了口氣，睜了睜週圍。

壁角繫有長繩，上面搭掛着毛巾，裹腿布，還有用蘆葦編製的蓑衣。地下鋪着晒乾的蘆葦，和一張

豹子皮。

「坐下吧！」季偉剛一口地道的滿洲音，將坐字說的很重，帶了「索」的韻脚。

劉強向他望着，在豹子皮上坐下。

他看他穿着相稱的軍服，流動而機警的眼瞳，粗鼻下的兩片紫色的嘴唇，處處表現着是個能幹

的青年！

季偉剛微笑着，掏出了烟捲。

「抽一根吧。」他遞過一枝來。

劉強搖了搖頭，直瞅着他的舊友。

「我比先前怎麼樣？」季偉剛自己點了煙。

「漂亮了。」劉強知道他的問意，說完，笑了下。

「喉！幹了快到二年，關裏一點消息沒有，我真幹「膩煩」了；這種野蠻式的生活。」他暮氣地搖擺着頭。

他將身子斜躺下去。他那留有長髮的頭，橫枕在劉強的腿骨上。他用食指彈了下煙灰——

「真的青春就這樣埋葬了嗎！」

「可是，爲了祖國，爲了民族，犧牲掉比青春還珍貴的東西，也是值得的吧。」劉強俯垂眼皮，望着季偉剛的似在回味的眼神。

「一切都給我苦惱，我就在民族革命的鐵籠下，被束縛住了。我不知道革命是什麼玩藝，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塌糊塗。……革命……革命……革命吞蝕了我的青春。」他無限痛恨似的像在質問自己。

「那麼你……」劉強按着季偉剛的長髮，驚異地望着他。

「我是墮落者嗎？懦弱者嗎？也許你會說我是混蛋！但是你完全弄錯了，絕對的弄錯了。……你知道，我是囚犯，就蹲在「革命」這個囚牢裏……苦痛，我真受够苦痛的摧殘了。」他吸了口煙，像醉鬼似的嘮叨下去。「我不是說願意做奴隸，這你須要明白。我是很剛強的一個救亡實行者。在最初的工作上，我是很賣了些力的。」他又噴出了淡白色的煙圈。「但我現在是摸到人生門徑了，享樂對，就是享樂方能驅逐了苦惱；雖然這享樂……也是粒難吃的藥丸。」

「你到底是在說些什麼？我不明白。」劉強蜷起一條腿子，他的支着豹子皮的一只手，在賦閒地摸弄着柔軟的皮毛。

「你不明白嗎？是的，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真的，我找不出來苦惱的原因。」季偉剛翻坐起身來了，指揮刀的鍊索，常常地響動。

最後他又告訴劉強，他正熱戀着一個密姐，他現在祇要有三百元金票，他就能痛快的娶了她。……過午，傳令兵來到戰壕裏，送來夜間口令條，他乘便請傳令兵替他「掛號」，爲的遇見一個舊友，必定要到鑽裏去一趟。

然後他倆走出了地道，劉強覺着舒快了些。

早晨下過的雨水，積集成條條的小溝，從澗谷裏流出來，乾糝草荒甸子，匯成了一個大水池。水面露着的草梢，有如蓮花凋零後的禿梗，遠處漂動起水流的協奏。

季偉剛用力的拋棄了煙尾，擲向溪谷去。他聳了聳肩，領着劉強察看戰壕的工程。

是借着溝壑的深淺而稍事修理的戰壕，蓋在壕頂的厚木板上，堆填着三四尺土層，不露一絲痕跡，上面任其自然的滿長着艾蒿。戰壕的樑背，像座山嶺的脈線。

戰壕前，有婆娑棵子掩蔽着堡壘，歪倒的樹幹，交槎地圍在四面。上面的刺鈎鐵絲網，已掛滿了土紅色的鐵銹。

隨後，季偉剛把劉強引到粗糙的鐵炮前。

「這是我們自己製的鐵炮呢！能裝三斤多火藥。」他摸了下炮筒說。

劉強審視着他那陰險的眼鋒，鉛彈色的臉膛，都蘊藏着一種憂鬱。他想：——二年的工夫，變成了一個奇怪的傢伙……青春……

頭上的雲霧，張狂地捲騰起來。老北風在山谷間打着旋轉，飄零的樹葉，婉曲生動的溪流，交織出荒野的悲涼。

騎馬的傳令兵和遊擊隊，在山腰間神出鬼沒地奔走。一片不安的景象，點綴了暮秋的肅殺。

劉強同季偉剛騎了配鞍的馬，在彎曲草徑上，向沙坪鎮馳騁着去。那是兩匹朝鮮種的馬，馬頸的長鬚，起伏地飄揚不定。那麼矮小的「個頭」，「跑頭」却不很壞。

穿過了馬滴亞屯子，極快的到了沙坪鎮。

碎砂石鋪填的街道，還不足半里長。道上來往的兵士，都戴着新發下的狗皮帽子，他們穿了灰破的服裝，蠢笨得如同白熊。

突然一個草屋的頂上飄出了一張旗幟，隨着風它揚揚地捲了開來。「啊！青天白日滿地紅，啊……」劉強不覺在心裏狂叫起，兩眼也就如旗子一般，隨着捲動……

「……二年多不見您了。您可愛的祖國呵！二年前，我們學校的操場上是還允許您招展着的；因

爲這正是祖國的土地，而現在呢……」

於是他的聯想說成串的起來，從季偉剛說他到海參崴去了的那個拿教鞭的郎體育官起，又想到在海參崴住過的父親——而父親現在也死了……母親呢早回到關裏了……祇撇下一個我，我……將怎樣來報答這祖國呢！

沉靜的悲哀和酸辛，在他脊骨裏爬動。他的鼻孔極自然地伸縮著，眼淚不可抑止的要奪眶而出，他極力的克制住，牙齒咬緊着上唇。

「下馬——你在想什麼？」季偉剛呆視著他。

「呵……哈……哈！沒有想什麼。」他怕他洩出祕密，苦笑着——他扭轉頭，看了看馬的側面。

巨大的門檻旁，堆起沙袋築成道防護壘。「中華民國救國第三軍政治部」的木牌，掛在門裏的「迎壁」上。

「這可真的像到了關裏了……我們在葦子溝像小孩鬧着玩，就是國旗都沒一張……」他牽了馬，跟在季偉剛馬尾，說。

「像關裏又能怎麼樣——馬夫！」

「季隊附。」掃院子的馬夫擲了掃帚走來。

「把馬牽到馬棚去，多拌些豆餅，晚上還說不定要騎他呢！」他吩咐了馬夫，走進最後的院子。

劉強好奇地巡視院裏，一些零亂東西雜堆在一起。

走進了粉壁屋，有馬將牌的聲音，清脆地響動。

「這不是劉強嗎？王四麻子來的時候，曾說你在後面。」闕唯吾偏回頭來說，細長的手指裏還夾着發財。」

「唔！闕老師。」

「劉強！」孟昭禮站起來，握住他的手，叫。

劉強慌亂地應付他們的詢問。

除了健立，他都認識的。他看着每人的面頰，都像從前一樣的安閒。

「打吧！爲什麼停下來了？你們正打得高興呀！」劉強向他們揮着手。

「那麼你抽煙吧！這是最好的朝鮮煙絲，就是桌上的那個前門煙筒，你自己拿吧！」唯吾緊忙地扭回了頭，「什麼？『五萬』——我以為推倒了呢！」

他那有藝術美的手指，又搗弄起牌來。

健剛在窗子旁坐下，將煙絲按滿了煙斗，走到健立身後，靜默着他的馬將牌。

「在日城聽到中央政府有什麼舉動沒有？關於軍隊——」「碰！」唯吾嚥回了話，打出了隻「發財。」

「我在春天就跑到葦子溝了……」

「關裏出兵了沒有？」昭禮摸了賴牌問。

「出兵——」「三萬。」健立不在意的打出一張牌。

劉強不及開口，桌上就高聲大吵起來了：

「啊呀……」「白瞎」我這「滿貫」的「清一色」了」

「我才鬧個「大平。」」唯吾推翻了牌。

「我」「小和（音糊）」「三十二」

「二十」

嘩啦……嘩啦……接着桌子上起了雜亂的響聲。

劉強漸漸恍惚起來：

——難道這也是民族革命者們的生活嗎？……國家遭了變動，於是一些投機者，都應境而出了。

五

天氣和前線同樣地緊張起來。從西伯利亞來的老北風，像刺刀樣割着人臉。頭上的雲翳，總是濃重地迷漫着。

山野裏的哨兵，蹲避在背風的巖石中，圍聚着在烤火。他們都在談着王四麻子編爲後備隊司令，跟劉強被派到政治部宣傳隊去種糧事情。

炮手們却不管這些，他們祇在機靈地守卡子。他們都會背誦口訣，那是：

「冬守溝口，夏打賊。」

氣壓越來越重，山林間佈起雪幔。週圍的尖峯，像冰山一樣，在黑色的天空底板邊上，劃刻成鋸齒形。

過膝的雪層，填滿了溝谷，鋪遮了嶺巔，掩飾了戰壕，換來了一付幽靜悅目的圖畫。

這圖畫立刻被西伯利亞狂風撕毀了。牠衝鋒似的怒吼，蠻橫的掀起了雪幔，飛撲着樹林，溝壑……波羅棄子呼出悲慘的尖嘯；豹子，狼，也嚎起飢寒來了。

馬滴亞的哨兵，聳肩縮頸，躺在葦草裏，身上蒙了狗皮或黑熊皮。

「起來！懶傢伙們，喝酒了。」孫大個子走進隧道來嘍。

他蹣跚脚抖去牛皮靴上的雪屑，一手拍着破羊皮大氅。

「從那裏弄來的？——真他媽的冷。」從豹皮褥子裏竄出個老趙頭。

偉剛也翻爬起來說：

「老孫你又從哪弄的酒？長官知道，對於你是不體面的。說不定也會讓你喫個槍子，像老九那樣。」

「老九是爲了偷情，咱們弄壺酒喝，又怕廝。」他蹲伏下身子。

「喝。」又起來了一個傢伙說，「咱們就是和酒沒有仇。季隊附，來乾一碗。」

「老孫，燙燙吧！」偉剛指了指牆角的炭火。

炭火在這冷窖樣的地道裏，覺不到一絲暖氣；即使有少許溫度，也被溼氣吸盡了。

煤油燈的搖閃不定的火焰，照耀着每個喝酒人的嘴臉。

「……季隊附，你平心說說……你是在學堂念透書的人；你說說——」喝了酒的老趙頭，總是滔滔不絕的嘮叨，「咱們都是命不好嗎？整年整月像野獸這麼胡混……關裏又不打進來，咱們這又何苦呢？」

「操他媽，我幹這麼二年也够了，混過年去，關裏若再不打來，咱們還不如回海南家去吧。」孫大個子悲悽地捧着酒碗。

偉剛接過碗來，一聲不響的呷了一口，他的眉頭緊蹙着。

「從汪司令到東寧去，換了這個劉司令，一個銅子的餉也不發……」臉有凍瘡的老池抱怨說。

「你們知道嗎？傻瓜，劉司令已經撈到三十多斤金子了。」偉剛悄悄地說。

其實這裏只有他們幾個人，用不到低微談論的，可是他們鬼祟地竊語着。

「老九的死，別人都是瞎猜，他是……」他呷了口酒遲鈍的說下去，「聽說在劉手裏，存着很多

金子——你們要知道，他是幹了二十幾年的胡子啦！——他借着題目斃了他，才把靠山昇了「大當家」的。」

「那麼新來的王四麻子那傢伙，也許能喫虧的。」老孫逼視着偉剛的臉。他手裏捧的一碗酒，傾流向葦子裏去。

「王四麻子是個窮光蛋。」偉剛提高了嗓子說。

老池灌了口酒，伸手拉過黑熊皮，遮蓋住腿子，斜坐着傾聽。

「這些事咱們不管它。我總是想，咱們以後怎麼辦呢？這窮骨頭，埋在「關東山」倒不要緊，沒死以前呢？現在我覺着，自己是老了，有心要不幹，我一個錢也沒贖下。我怎麼大歲數，巡哨是多麼難呀！」老趙頭沮喪起來。

他那滿刻着皺紋的腮頰，是尖削的，有鬚的嘴巴也就懶了出來。

「走一步，說一步。一天一天稀離胡塗的混吧！因為你們是有年紀了。可是年輕的人……」偉剛說着，嘆了口氣。

「二年了……」老趙頭倒下頭來。

「我是多麼混蛋，幹這扁玩藝。救國，救他媽良吧！……家裏撇下老婆孩子，我的五歲小靈頭，準他媽餓死了。」老池仰起紅瘡臉，將空酒碗用力的擲到蘆葦裏去。

「創關東」整整十二年了。」老趙頭在咀嚼着暮年流浪的味道。

人們又散騎到原睡的草叢裏。不知誰在炭火邊唱起跑彈春來了。

孫大個子也提起嗓子唱：

「一輪明月照九洲，

幾人歡喜幾人愁，

……

「跑腿子」漂流在外頭。

勤有錢的「磕頭」們，

回家走呀！

別在「關東山」

埋下了老骨頭。」

偉剛煩厭地轉了個身，點起隻煙捲。

外面的暴風，還在銳利地長嘯。牆角已響起鼾睡聲。

他脚下的老孫，停止了哼唱。不久他在抵禦寒氣的羊皮大氅下，睡過去了。偶爾他轉動下頭，響語似的唧噥幾句，終於又響起鼾聲來。

偉剛拉緊了黑熊皮，眼睛瞧着舞散的煙絲。他癡想起他過去的生活……

「偉剛！」叫聲衝破了沉靜。

他捷速地爬起來，手指搯滅了煙火，匆促地跑向地道口。這舉動震醒了老孫，他抓起身側的槍托，推醒別的伙伴。

「誰！」

「我。」

「劉強——這時你跑來幹什麼？」偉剛鬆了口氣說。

「我……我告訴你……」劉強喘吁的走進來，「老張被抓到軍法處去了。」

「那一個老張？」

「羣子溝我們一塊兒來的，一個老實人。」

「爲啥？」偉剛驚慌地問。

「因爲搶了鎮裏的商舖。」

「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也不過槍斃。」偉剛又點了煙，漠然坐到熊皮上。

「這位『老疙疸』那又有什麼大驚小怪，我們……當是鬧出什麼大亂子呢！」老孫軟鬆地放下了槍。

劉強一面呆直地瞅着他們，一面摘下黑狗皮帽子，打下毛氈間的雪屑，然後抖了抖肩，使雪粒不至於溶化在頸項裏。

「你騎馬來的嗎？」偉剛望着他穿的「八斤克」氈靴。

「馬還在外面。」

「那會凍壞了的，牽到東壕裏吧！」

「不，我還想回沙坪鎮去。」他失望地說：「沒有法子讓他出來嗎？他是個老實人，後備隊的王司令，也爲這個不安呢！」

「那是沒有法子的。祇有到溝口外那日軍防線裏去搶，才是例外。」

六

劉強坐在小商鋪裏，望着對面的軍政司令部。他焦急地親望着，像一個待鼠的食貓。

門前的崗兵，來往地巡邏着。他打他們腿縫望，去瞧不到什麼。他的眼裏，燃起煩燥的火焰，他不時地碰擊着腿骨，頭是一動不動地伸長着。

王四麻子呆坐在軍法處，摸搓着手掌，在聽劉司令的談話。

「唯吾，你以爲……」劉司令用試探的口吻說。

劉司令就坐在唯吾的對面。他的粗筒形的胖身體，斜倚着木椅的靠背。他的手在撫摸嘴巴，兩眼靜靜地望向唯吾。

「斃——當然是斃，爲了軍紀。」坐在圓椅上的唯吾回答。

他那樣子很自然。他顫動着翹起的右腿，嘩嘩的摺紋，清晰地在起伏波動。他的濃重的髮角，帶有詩人美——與其說他是軍法處長，倒不如說他是藝術家，還妥當些。

「劉司令，真的，他是挺老實的人，我不敢擔保……」王四麻子的醬紫臉皮沮喪着，他的粗笨的兩掌笨拙而急促地相互搓揉着，眼神則露出懇切的祈求。

「軍紀不能破壞，四麻子，你真是個買賣人，慈心怎麼那樣大。」劉司令的豐腴的面頰鄙視地偏了一下。

「就這樣吧——我還得到政治部打牌去。」唯吾聳了聳肩，戴起了狐狸皮帽子。然後貼近了劉司令的耳邊，低低的說：「必須得斃！這樣會給葦子溝這些傢伙一個『下馬威』——我打牌去了，你們坐着談吧！」

王四麻子茫然看着他的背影走出了大門。他扭轉頭獸向劉司令說：

「你老哥，可以賞給我四麻子一個臉，叫他贖幾個月監獄吧！當初還是我，從江城帶他出來當救國軍的……」

「你是不合適幹軍隊的。你不是後備隊司令麼？這樣心軟的司令，直像個老太婆。」他又放低了聲說，「對待大兵，不能寬厚；你一寬厚，就不受你管了……軍紀呀！」

他裂開了嘴唇，露出積滿煙質的污齒，作了個會意的笑。

「你……」王四麻子窘困地閉住嘴。

一個打扮精幹的衛兵，走進了屋。

「報告！犯人提到了。」

劉司令冷酷的望了望王四麻子：

「你去執行，還是我去？」

王四麻子的醬紫臉變成了慘白。

「那麼你到場。我是必定去的，去訓訓話。」劉司令站起來，給呆立的衛兵遞了個眼色。衛兵一聲不響地跑出去。

「回來！」劉司令挺直了肚皮加說道，「把前幾天那兩槍鞦韆的，也拉出去斃掉。」

然後他冷靜地披起狐狸褂斗蓬來。斗蓬上的水獺皮寬領子，很合適的於他組胖脖子。在斗蓬下的指揮刀，露了長圓形的刀鞘。

——混沌的年頭。一個孝子被斃了。——王四麻子騎上大紅馬想。

街道上，風一陣陣翻捲過來，銳鋒地削刮着他的面孔。被風揚起的雪粒，冰砂似的落滿肩頭。

在街旁他發現了劉強。他向他喪惘地擺了擺頭，閃過去。

作為刑場的深渠，積滿了雪層。寒酷的老北風，撒野地投擲過來。雪沙沿了地面的雪流，依了風的方向，而移動翻滾着。急劇的風嘯，悽慘地嗙呼着，人們則萎餒地低了頭。

「操你血……搶雙軌轆也斃，我知道你劉子章……你們穿……我們就該死。」一個毛髮蓬蓬的漢子在叫罵。

另一個滿臉污垢的傢伙，垂下了頭，像是厭他脚下的「木狗子。」

在他後面的老張，堅硬的腮骨，已嚇昏而呆呆的了。樣子極像待屠的綿羊。

王四麻子從皮袖筒裏伸出手來，跑到他面前。

「老張你……別埋怨我……」他的嘴角，哆嗦起來了。

兵——旁邊吵罵的漢子，癡癡地栽倒下去。

「躲開吧——四麻子。」劉司令在後面叫。

兵——另一個反滾到溝渠裏。

王四麻子癡惘地彎伏在老張膝前，他制止不住的戰抖起來。

「我……我害了你……」

「哎——」老張哭了起來，陡然抱住了四麻子的靴。

他在雪地上不住的翻滾。烈風掀起了他的衣角，他像被擊碎了頭的長蛇，掙扎的滾動着。一切都跳出了他的慾望，他只希求生命的延長。

「王大哥……你救救我……」他顫啞着嗓子哀叫。

他的狗皮帽子已被風吹撲向遠方。他的蓬亂頭髮滾滿了雪漬。他的淚水溶調着泥雪。涎沫在扯開的嘴角成串掛下來。

「王大哥……我二十一歲，創關東，十三年沒有回海南家了……我半年多，沒有給老娘匯錢……我才想起了檢……」

王四麻子的心竅好似受了尖針的刺錐。他的醬紫色臉突然變成蒼黃。他的舌根僵硬了，腿不停地顫慄起來。

老北風掙轉地翻舞，老北風的怒吼掩沒了一切聲浪。雪沙激烈地擊打，像是些鐵沙豆。老張在瘋狂地執拗地滾躍，有如泥濘裏的蚯蚓。

「幹什麼？你這個大笨種。」劉司令跑過來。

他向老張的兩手暴怒地飛踢過來。老張又很快地抱緊他的靴筒。那像將被水淹沒的人，抓到了飄木。

「劉司令……開恩吧……」他在風哨裏提高了沙啞嗓子，「……我老娘，還等我養活呢……十三年沒有見面……」

「撒手……放開，」劉司令瞪圓了眼睛。

「你……司令不開恩……我不……」

「撒手……」

但劉司令的腿還是緊緊被扣住。劉司令狠狠地用手去分撥，然而堅固的手腕，像鐵樣的堅牢。劉司令有些發慌……

兵——他拔了槍，向他的腦骨射去。

老張的頭垂貼了地皮，流出的黑紫血液在雪地上凝住。

「這塊貨，真可惡。」劉司令掖起了手槍說。

「……我先回去了。」王四麻子啞喪着臉。

「去吧……買賣人。」劉司令又踢了下凍僵的屍體說，「擲到溝裏去。」……有能力到日軍防線搶……爲了救國，我們應該受凍受餓，甚致於比凍餓更大的苦痛，直到復興……」

王四麻子，凄傷的騎上馬，背後的風，帶來了劉司令的訓話。他默默的走回了後備隊。

老子兩手抱着嘴巴，懊惱地靜坐在爐旁。爐火烘烘的燃燒着，從爐口常常竄出火焰，伸舐着鐵筒。壁柱上掛着的油燈，跳閃着火頭。

「老子——我不能幹這玩藝，這是欺負咱們葦子溝來的人。」王四麻子緩慢地走進來。他的醬紫臉還是那麼沉喪。他靜啞地坐上了刺楸木床。

「殺乾淨日本子，再和他們算賬。他媽的不許搶，我真想帶領伙計們，包圍起軍政部來。」老子忿懣地摸着腮鬍子。

「平心說，槍斃是應該的。可是老張是個孝子……我弄不明白，到底是救國，還是顧家。噫！我是靠著算盤子吃飯的人。幹這個，我外行。」

「也得救國，也得顧家……咱們沒有兵餉，又不許搶，這是欺負咱們葦子溝的人。」

但是老子幾句話，是不會舒朗王四麻子的憂悵的；他還兀自在想：——我是靠算盤子吃飯的人，回到關裏去吧……我自己在這裏，也許被槍斃，這是拿着人命開玩笑的……危險地方。

在葦子溝時，王四麻子從也沒有過那樣情緒。他現在甚至想到了死。他靜默地按住頭，眼眼瞅着地板上的黑影。——我回到關裏，也還能作買賣。關裏有青島，烟台，還有北京……都是能混吃喝的好碼頭。

於是他又想到了他的房產：——等到癸酉年末吧！我要看看這日頭，到底沒落還是不沒落。

據探兵隊報告，日軍確實逼進來了。

第一道防線，原有的炮手團，都一律的翻穿起羊皮襖，皮帽和靴韃則加套了白布罩。騎來的後備隊兵士是穿了保護色帆布衣套，在雪谷裏走動，雪屑就溶化了辨認的視線。他們簡直像是雪人，又像是散亂的山羊。

炮手團的團長，是個粗壯的漢子。米黃色的臉上，有着深陷的兩眼，嘴唇上的鬚鬚，是些鬚紅色的。他蹲伏在一株被雪淹沒的樹旁，抽着捲烟。他在抽完一口時，就把煙捲縮進袖口裏，遮擋了火光。他怕這會引起敵人的視線。

「于隊長，你的後備隊，得管束嚴一些。別亂放着槍，看我的手式……」他對老子瞥了一下。

「那是一定能聽團長指揮啦！可是這些野伙計，是他媽的真難管。」老子的聲音從石巖下傳來。他臥在石巖間，實在像一堆積雪。

「你知道，打日本得和用馬尾套雀一樣的小心。你不，很容易驚飛了。若是打高麗，「棒子，」得像捉猪一樣，他們會亂撞亂闖的。」

他擲棄了烟頭，站將起來，朝前方探望。

雲霧掛圍在峯顛，像是墨塗的古畫，一層深一層淺的描滿了。四圍冷寂而寒慄。

他的鼻尖，僵凍得酸痛起來，眼睛凍的滴下了淚。他嘴裏吐出的熱氣，在鬚梢間凝結成了冰屑。

「口令！」他凝視着跑來的黑馬。

「急——」

「是四麻子呀！」老子爬了起來，打招呼。

「我告訴你，老子，劉司令說，得服從炮手團的指揮；若是不聽，就會和老張一樣辦。」

王四麻子說完，立刻給馬加了一鞭，想奔回原路去。

「換匹白馬，伙計。這匹黑馬是能被遠處人看清楚的。知道嗎？」關團長站在他馬側說。

「唔——疏忽了。謝謝你……」王四麻子匆促地跑回二道防線去了。

接續跑來一匹白馬——是季偉剛從北防線來。

「什麼消息？」關團長轉向他問。

「哨兵報告，日軍快到溝口了；並且這次不同去年冬天那樣來圍攻的。大概他們是一路總攻

呢？」

偉剛的羊皮大氅的捲毛上夾有黑點。馬在低了頭，聞嗅雪屑。

關團長扶了馬銜，向偉剛低聲說：「你的哨兵，散佈在溝北。別讓他們勳狗，讓日軍儘量的進，一切

都和去年一樣……」

「是。」衛剛扯動了馬繯。馬彎轉了脖子，掉回身軀，向原路奔回。

「你到溝南去，預先讓弟兄們散伏起來。你們不許放槍，在對崖季隊附沒射擊以前，記住。」關團長拍了下老子。

「日軍和咱們幹，咱們裝孬子嗎？」老子用手捧了捧團腮鬚上掛垂着的冰柱。

「你不知道什麼，告訴你怎麼幹，你就怎麼幹。」關團長換了酸腐的口氣，又加一句：「快去！」

老子在雪谷間招集了後備隊，夜鼠一樣跑動起來。靴韃踐踏着雪層，發出「吱吱」的微響。夜色更加深了。一片雪幔，襯托着濃墨似的雲霧。

咕咕咕……前方響起了機關槍，激盪着整個空谷。

吱——關團長兩手捏了嘴，用二年前打豹子時的叫囂，發下臥倒的號令。

坡下的炮手們便一齊倒下了身子。他們的胸腹緊貼着雪崖。眼睛却向外瞭望。他們的快槍，已擰開了機紐。

足足有半個鐘頭，機關槍方才停頓了射擊。峯上籠罩起烟霧，像颯雲在舞動，又像朝霧在迷漫。關團長安靜地盯視着，兩手擋握住凍僵的鼻子。

對面二百米達光景的山尖，逐漸蠕動起黑影來，像白紙面爬動的黑蟻。

關團長老練地靜視着，臉上沒一些恐慌的影子。他已經是顆戰場上磨擦出來的圓滑的木頭了。他蹲伏在樹根下，像隻貪食的狡狐。

別的炮手們也是同樣的沉靜。每人的眼睛都尖突地探視。在「小帽耳」間的耳朵，則聽關團長的信號。

日軍爬過了山嶺，在山根脚下止住了步。披了斗蓬在馬上的軍官，擎起望遠鏡，向週遭窺望。

關團長遲慢地挪了挪槍。他閉眯起一隻眼睛，從容而熟練地瞄着「準頭」。食指慢慢的伸進「護機圈」了……

但那軍官猶豫地揮了揮手，又奔向南面的山峯去了。

「呸——」關團長輕細地透出口氣。

他凍紅了的臉上，稍微顯出了點笑容。他沉靜地爬起來，重新瞭望敵人的舉動。

白毛熊似的炮手都深深地吸了口氣。幾個手被凍僵的人，放下槍，將手伸進胸口裏取暖。他們的嘴巴都縮進皮領去。

「該是時候了，又他媽飛啦！」他們在心急地想。

四週沒有一絲聲息，像是處在真空的境域裏；日軍的一切活動，全都在各人視線里映現；人們被這真空的境域，壓縮得什麼都不存在，除視線以外。

日軍爬到了嶺峯，機關槍突然重復的響起來了，直如暴雨敲打着夜間的鐵筒。子彈向嶺下的漆樹叢撲射。

——我知道這些滑蛋們，不敢再前進了，鬼頭鬼腦的東西。——關團長得意地瞭望着。

日軍亂放了一通槍，惘然起來了。那個軍官還在窺望。

——鬼東西，引不出槍聲來……向黑地方打吧！關團長傲慢地袖了手。他忘記了紅腫鼻骨的酸痛，他祇醉心于自己的戰略。

他瞅出日軍又重復爬下了那山坡。

二百米突前，軍閃出了那軍官的影子。關團長立刻臥伏下身軀，槍緊貼在他的眼角。日本軍官的馬，已掉回了頭。關團長是那麼安靜地，像打豹子時一樣，瞄正了「準頭」。

兵——軍官應聲而倒。

兵——從雪溝裏也射出了子彈。

一個在跪倒的機關槍射擊手就癱瘓地掛偏下頭。

關團長靜睜着日軍的惶恐，按住了槍頭。

週圍回復了沉靜。對面的敵人在遲疑地探索，另一個射擊手，在按置機關槍。

兵——又是穩當而準確的一槍。

於是日兵驚慌了。

兵——

兵——

兵……

緩慢地一槍一槍地交響起來了。

吱——關團長下了包圍的號令。

日軍驚懼地紛亂地跑動，軍官的空身馬，奔跑向林叢……溝谷間，隨處滾動着日軍的屍體，炮手們紛紛跳出了雪谷，像追擊受傷的野獸似的飛跑着。

兵……砰……在溝口的夾溝裏，槍聲擴張了範圍。

「操他媽的，痛快打呀！這回報報葦子溝的驢……」老子幾乎裂了肺頁似的嚷。

後備隊瘋狂地湧過去。混亂的白色人羣，奇聲怪噪的呼哨起來。濃密的烟幕，撒下了保護網。

追擊兵們，立住了脚。

「……一架機關槍……」楊慶咧起了嘴角喊。

欣喜的情緒，使他狂跳。他抖動着肩膀，做起鬼臉，胡亂地哼叫着。

「關團長……你真能……」老子興奮的說，「我這是頭一次……我真樂壞了，不知道說什麼好。」

偉剛早已命令哨兵們尋找槍枝及子彈箱。有一些兵士，在剝扒屍體的軍衣。

「弟兄們！」關團長向炮手們說，「我們出了頭道防線，半里多了。現在回去。」

他的掛有冰屑的鬚鬚，已經僵直了。他高興地顫動着嘴巴，鬚間的冰屑就搖了起來。

「三個受傷弟兄。」偉剛立在他身側說。

「三個嗎？有穿皮襖的沒有？」他問。

「沒有炮手團的，都是些套白帆布的。」

「那麼這一定是哨兵……他扭過了頭說，「于隊長，你的救護班呢？」

「伙計，你們帶來的担架床呢？」老子對在撫摸機關槍的楊慶問。

「……掉到溝裏去了……光他媽趕日兵……忘了，我去拿去。」他跑了開去。

「我的在這裏。」鄭老二從雪溝裏拉出一個担架床。

「抬去！」關團長的僵直鬚鬚又甩動了下來。然後向老子說：

「于隊長，你訓練的太……這樣作戰是不行的。你太老實了，作長官得厲害點，當弟兄的才能服從。我在二年前，也做你……後來劉司令告訴了我……你得厲害些，你的弟兄太不中用了。」

「我真不好意思……幹這層玩藝。」老子習慣地摸索着圈腮鬚子，那上面的冰柱，還很堅硬地

垂掛着。

「十四支金鈎槍，一架輕機關槍，二十一個子彈箱。」偉剛檢點着戰利品。

「這裏還有三桿槍。」老池遞了過來說。

「這些東西，是歸炮手團的——你們哨兵可以剝敵人的衣裳穿。我和劉司令說，每人賞一雙新靴鞋。」關團長用袖筒擰起鼻嘴。

偉剛斜睨了他一下，轉身走去。老于在招集後備隊兵士。

被踐踏了的白雪，混淆地印滿着腳跡。雪層裏遺留下赤裸的屍體，那已是凍成僵直了的。血流在胸膛或頭側，凝結成紫塊。

「哎……媽……」受傷的在担架床上呻吟着，白帆布套衣外，塗滿血漬。

「哽——……那是個日本兵屍首嗎？」第二架担架經過時，受傷的睜開渾濁的眼睛。

「對了。」楊慶還在咧歪着嘴。

「……可憐，光溜溜的……噫！老家婆……像我有娘……」受傷的輕微地說。

「他媽的，今天給輩子溝伙計報了仇。」楊慶興奮地說。

「哽——」

「怎麼……死了嗎？」他們放下了抬床，鄭老二摸了摸受傷的嘴——

「擲到溝裏吧……咱們這伙計死了。」

八

東山的雲霧，放出了鮮藍色，山野是一片沉寂。寒林裏的老鵝，將頭縮進了翅膀里，呆棲在雪枝上，像在凄嘆寒冬的冷酷。雪渠裏的野雉，在搜尋草種疾馳着。

披了羊皮大氅的老孫，從雪徑上跑到壕道的進口，焦急地叫着：

「季隊附，快來呀！有高麗紅黨從溝岔路過。」

「真的嗎？」

「可不是真的怎麼快點，他們是搶劫了日軍的機關槍，往分水嶺那邊跑。」他特別將「機關槍」的音階提高，還補充了一句，「他們是搶咱們昨晚打散了的日軍的，還搶了十多枝金鎗槍。」

「快——快——老趙頭，老池，快——」偉剛從隧道裏爬出來。

「喂！套上白帆布衣裳。」他又扭回頭，向溝壕裏嚷。

「我給炮手團送信去。」老孫的「個頭」矮了下去，他的嘴巴縮進了皮領。

「我們自己去打，別讓炮手團知道。昨天晚上我們辛苦了半天，機關槍一架也沒領到。」

「咱們幾個人怕收拾不了。」

「有多少人？」

「十幾個。」

「快點吧！我們先到分水嶺岔道等着，他們一定能被截獲住。」

保剛提了提皮領，遮蔽住剝臉骨的晨風，臉轉向東邊牽馬的老池。

「不用鞍子，快點。」老孫向老趙頭說。

「去你們三個人就行，其餘的預備換防。」

保剛騎上匹白馬。那馬雄糾糾的搖甩着尾巴，翻動着脖鬚。他在牠腋下踢了幾腳，馬就在雪層裏奔騰起來。

「快——快——」他在最前面嚷。

他大驚上皮領的捲毛，接受了他嘴裏吁出的熱氣，在毛鬚間結了一層浮霜。他的野狸皮帽的前耳垂俯到他的眉毛上，隨了馬背的起伏，帽耳一靠一離的擺動着。

極度的快感，使他加強了抵禦寒風的力量。他終天的苦惱，都消化在這欣愉裏。

——別人都發財了。劉司令弄到手金子，有三十斤，就是自己，三百元的小數，都撈不到手。我的青春，就賣不到三百元……有了三百元，我就能贖出小香來，不能叫她住妓館裏……這一回，最好能搶下一架機關槍……

「到了。」老孫的喊聲斬斷了偉剛的沉思。

「靜一些。」他跳下了馬。

在一個雪渠裏，他們給馬蹣了絆鎖。然後沿了溝崖，拐轉了身軀。

厚雪浮滿了深谷，在狹窄的山澗中，向分水嶺去伸長。偉剛在積滿雪屑的巖石下，潛伏着身子。

老趙頭則貼附到樹旁。他那稀鬚，凍結着冰球，眼眶下垂流着冰條。他的腮骨，急劇地抖響起來。渾身冷顫，像在發瘧疾。

他那槍托後面，臥跪着老孫。他的飢餓似的眼光，緊盯視向雪澗裏。

「快——這些滑蛋，走上了前面的小嶺。」偉剛的眼鋒兇狠地逼視着土崗，奔跑過去。

兵！臉上凍有紅瘡的老池，奔跑中放了一槍。

「誰叫你放……」偉剛揉了揉頭。

兵！老孫已經臥倒在土崗下，射擊了。

偉剛止住了狂跑，在雪崖裏跪伏下去。

兵……土崗上開始了對擊。

偉剛啾出抬了機關槍的兩人，向土崗背面跑過去。另外的三個包了頭的朝鮮青年則臥伏着回

鎗。

他急促地扳動了槍機，射向他的視標。

「打中一個。」紅凍着臉的老池，爬躍起來，向滾下崗的受傷者跑去。

「衝！」偉剛激烈地叫了一聲。

老孫飛撲似的跑去。而老池却和受傷的朝鮮青年肉搏起來了。

「追擊呀！機關槍……」偉剛的眼睛像在冒火。

雄厚的積雪，似乎和他作對似的，絆陷着他的軌靴。他幾乎被滑倒了，倒退下來，終於又爬上了崗頂。

「追，追，眼巴巴機關槍到手了。」他拚命似的喊。

「追個雞巴！」老孫在崗下立住了脚。

偉剛奔了下來，悽喪裏巡視着。崗下的分水嶺河流，已蓋覆了雪被。那上面印有叢雜的脚痕，直拉到對面的澗谷，那視線被山脚阻住處。

四圍除了林叢的叫嘯，聽不到其他的聲響。銀白的雪幃，純淨的鋪展了所有的山峯，溝谷……以及無際的遠方。

酷烈的風，吹刺着每人的腮頰。他們的頭頂在竄冒熱氣，像蒸籠一樣。他們的手，起了僵硬的裂疼，指甲被剖似的酸痛。

「……機關槍……」

偉剛悵惘地用腋窩夾了槍，兩手縮進了袖筒。冰涼的手掌，觸到胳膊的溫度，引起了寒噤。他奔回土崗，腿在酸麻地顫慄。

「老趙頭和老池捉住了人沒有？」

「對了。他倆一定捉住一個。」老孫縮緊着脖項說。

爬回了土崗，他倆看到老池在打那受傷者。

「喂！別打他，還領賞呢！」偉剛跑到了近前說。

「你會說中國話不？」

「會不會有什麼關係。」那俘虜斜眨了偉剛一眼。

俘虜的眼角在緊縮，顯然是忍着傷痛。他的腿跛着，被偉剛扯了起來。在他耳下，流着一絲絲的血，凍結在頸骨旁邊。飢瘦的腮頰，呈現着無限的憤怒。

「這塊貨，費了老半天勁，才細起來。」老池喘吁的說，「他還想槍回去這棵金鈎槍呢！」

「架着他。」偉剛吩咐老孫。

然後他拾起了金鈎槍，得意地縮了縮嘴角，「好在沒有白白吃累，弄到一枝槍——搜搜他！」老孫翻動俘虜的皮袍，在每個裂洞中，他都仔細地搜摸過。老池則解了他的纏頭巾。

他木雞似的呆立着，眼光貯有剛毅的閃光。起稜的腮骨，現出堅決的樣子。

「又是傳單。」老池從白圍巾裏扯出了油印的紙捲。

偉剛奸險地瞅了瞅他說：「這東西真兇惡，你看他這個樣子。」

「回防線去吧！」老孫面向着偉剛。

「……老趙頭呢？」他驚疑地瞅了瞅四週，「你倆快去找找他。」

他的眼光送走了他倆，就換了個和悅的口調，對被俘的青年說，「你爲什麼幹邪道？這麼硬實的年。」

那小夥子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是被他們逼迫的……可惜你……」

他和他並肩走，他扯住綑縛他的藤繩。

那小夥子，還是閉緊了嘴。

「你從前幹些什麼？我猜出你一定是個很守本分的人。」用了更柔和的調子問。

那小夥子依舊緘默着。

「你爲什麼不說話？」是羞惱的問了。

那小夥子鎮靜地像正在眺遠方的山脈。

「我可以想法子放了你。」

那小夥子似乎受了感動，可是仍舊沒有回答。他偏了偏頭，用疑惑的眼光瞅了偉剛。

「可是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情，就是借給我三百元錢。」偉剛逼進了一步說。

他直瞅那小夥子的兩眼，而從對方兩眼表達出來的，仍是靜默。

「便是二百五十元，也可以的。」

然而那俘虜還是沉默地拖着腿，面頰像是鉛鑄的，既不快愉，又不愁苦。不過他的突出的腮骨，却更險狠了。被凍紅的鼻樑，像已浮腫。

偉剛攙扶着他的膀臂，頭扭向他說。

「那麼……一百元，你知道我是可憐你這個小夥子。我知道你實在是個好人，所以……可是這一百元是給我們別的弟兄的，並不是我自己要。」

始終沒有回答。這使偉剛激怒了。他認為這是侮辱。隔了些時候，他突然向那俘虜踢了下來。那俘虜猛地被摔進雪渠裏去了。

「你這個無恥的東西，你他媽的是啞巴？你他媽的還『彌勒佛打飛脚』，擺個胖架子。」偉剛粗野地向他腿上猛踢，像要把受了的侮辱，從他身上找補償。

「噢！老頭凍死了。」老孫從很遠的雪澗跑了過來。

「怎麼會凍死了？」偉剛停止了動作。

「都他媽凍硬了，身子彎的像個大蝦。」老孫高聲嚷。
老池從後面跑來，手裏抱着衣裳。

「老趙頭死了。隊附，這棉襖我套了穿，很合適呢！」

「你把他剝光了……」

「沒光，他身上還有破小褂呢！」

「爲你這塊貨，凍死一個弟兄。」偉剛給了那俘虜一個結實的巴掌。

九

偉剛從小香「下處」出來後，到政治部的宣傳隊去找劉強。

劉強正在暖烘烘的屋裏工作。挽翻了袖口，拿着膠棍，在油印機上滾動。

「劉強你是多麼高興，幹這種工作呵。」偉剛進來說。

「是老季嗎！你是來辦伙食的嗎？好些日子我們沒見面了。」劉強放下那隻按住紗布框的手，臉上露出高興的表情，招呼着。

「我是送「差」來的。我帶領弟兄，抓住個高麗紅黨。」他在言語之間表示着誇耀。

「我是送「差」來的。我帶領弟兄，抓住個高麗紅黨。」他在言語之間表示着誇耀。

在靠近「Beilake」（俄語，火爐）的牀上，他坐下，掏出烟捲。

「北防線也抓住幾個呢！聽說是他們越過了防線，來擾惑軍心。」劉強說；洗過了手，在牆角的繩上扯下毛巾揩去了水，就坐到偉剛身旁。

「北防線也得了槍械吧？至少能弄些火藥。」偉剛瞪起探詢的目光。

「什麼也沒得。」劉強回答，同時覺得一陣寒冽，像是靠近了冰塊——偉剛那皮袍上有冷氣襲來，「脫了他吧！」

「不，我還想回去。」偉剛悠閒地噴出煙圈。

「你可以陪我談一談，我在這裏真覺得孤零；健全他們，整夜不回來。我不知道他們幹些什麼？就這樣算是作救國工作嗎？」

「你是新來，所以還高興認真的幹。」偉剛嘴角上皺起幾條細的縱紋——「他們像你這樣，幹了一年多，終於是厭煩起來了。這又有什麼意思呢？……兩年了，很快的兩年過去了。關裏總是不出兵，什麼消息，都使人失望了。我們也只能靠着高粱做掩護，去打一回城。搶些火藥回來預備過冬罷了。」

「但在我看來，炮手團可真能幹呢。……哦哦，你所說的苦惱，那麼也就爲了這個嗎？」劉強瞧着他的腮骨問。

「你感覺不出來嗎？」他安靜地吐出煙來。

「不，我恰恰相反，我是高興的。」劉強微笑着。

「你不過是新來的……」偉剛還是那麼靜靜的一句。

「不，你不要這樣說。對於一個人，你是不能隨便地給下斷語的。」劉強微怒爭辯，「祇要我不從回憶裏，把苦惱找尋出來，祇要我肯實實在在的幹下去，我確實沒有什麼苦惱。」

「你沒有別的慾望嗎？」偉剛隨意地問。

「慾望當然有。祇要是個活人，一切動作全是依靠慾望的。人的生命，人的血，都全靠慾望這把火，來燃燒它。便是人一直到吐出最後一口氣時，他還是有他的慾望。」劉強的神氣漸顯的激昂了。

「那麼你有什麼慾望？」偉剛用老成的口吻說。

「我當然不能例外，也是……」

「不是。我是說你除了國家以外，對於你本身的將來，有什麼慾望？自然這也可以說是私慾了。」

「我還談不到私慾。」劉強搖了搖頭。

「那麼你是木頭了。」偉剛藐視地一笑。

「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就是說你對於處理本身的將來，都那麼渺茫；你還不是同木頭被建築師擺佈一樣的你？你就被環境，不祇是環境……總之，你是被別人調弄的材料。」

「那麼你的私慾又是什麼呢？」劉強馬上來了個反攻。

「錢」他抖動起交叉的腿子，很自然地吹出一縷煙。

「我也有私慾，但是學識。」

「哈……」他嘲弄似的笑了，慢慢地扭偏了頭，「你又生出慾望來了。」

劉強漲紅了臉，羞赧而狼狽地說：「還沒有什麼可笑的……」

「當然！當然！你還得要知道，在你慾望不滿足的時候，苦惱就會光臨到你頭上。」偉剛的口氣，帶有實際家的謙虛。

「不過我的慾望，在現在這種情形下……我根本不讓牠滿足。」劉強軟下來了。

「有了慾望，就像是有了個洞，而這洞是必須拿東西去注滿的；倘若不能的話，它永遠是個洞；洞使你感到空虛，使你苦惱。」

在他們這樣辯論中，劉強是幾乎成了被攻擊的目標。於是他換了個決然的調子說：「你弄錯了。我所說的私慾，現在它不願抬起頭來，而我唯一的慾望，是將失去的土地，撈回到自己的手裏。」

「哈……那麼你又沒有慾望了。」

「總之我沒有苦惱。」劉強又加了一句。「我不願苦惱！」

「那麼你現在是滿意嗎，關於你的工作。」偉剛擲棄了煙蒂，翹起腳掌，踏滅了煙火。

「對了，滿意。」

「當然你滿意了。別的人在前線上，受凍受餓，說不定會喫個槍子；而你是這麼暖，和屋子裏，寫，印印……」偉剛伸張着兩手，向四週揮動着說。

「我是被派來的，並不是怕死。你要知道，在葦子溝我也一樣打過前敵。」劉強感到羞惱了。

「劉強，我不是和你開玩笑，自己應該開劈一條路。我這樣過了兩年，現在才知道我是混蛋；整個的混蛋。唯吾老師發財了！劉司令發財了！從前的汪司令，現在跑到東寧去，也發財了……同學們都塞滿了腰包；祇有我……我還是個我。」

他煩悶的彎下腰去。他的兩手，在按摸着膝蓋，眼睛像在瞧着布紋。

「真的。」他重新直起了腰背。——「我是傻瓜。炮手團這些傢伙，比我更傻。他們只知道要槍……我們滿洲人，不及你們山東人智慧。」

「我敢發誓，我從幹這個起，從來沒想到錢。」劉強咬緊牙骨說。

「你不要以為我是向你借錢。」

「這是什麼話？」劉強扭過頭來問。

「我來求你幫一些忙。」偉剛好狡地瞅着他的朋友。

「什麼？」劉強驚疑地扭轉了身子。

「我們是老同學，你一定能替我辦。」偉剛慢吞吞地說。

「什麼呀？」

「這是機密的事情。」他貼近了他，低聲說下去，「給我賣一枝金鈎槍。」

「這是什麼事情？」劉強呆視着他的眼鋒。

「後備隊能買，你是和四麻子很好的。你不明白麼，有槍就能擴充勢力……」

「他沒有錢。」劉強幌了幌頭。

「很便宜，給廿元錢就行。我也是替朋友幫忙。槍是很好的，倘若我有錢，我一定留在隊裏的。」

「我可以給你問問。」

「好吧！謝謝你。」偉剛戴起野狸子皮帽，站立起來。

「你不可以再談些時候嗎？」

「不，我白天還沒有睡覺，晚上必須值班的。最要緊，托你幫幫忙。」

劉強呆疑地目送着他的背影遠去，之後就翻倒在牀上，回味着他們閒談話。他漸漸陷進渺茫的深淵裏。他用手摸着臉上消瘦的顴骨。他隱隱地沉思下去，——是的，我自己有慾望。我需要學識的喂。……同事們都打牌。郎老師是個很好的人，却又跑到海參崴……這裏……

他感到不寧，翻側了身。眼睛注視着凹凸不平的牆壁；那上面沾塗滿了臭蟲血漬。

「那麼像這樣的，就是救國嗎？」他小聲地自語，「……誰都發財了；可是前線的兵士呢，死的死，傷的傷了……全是爲了國家……關裏，關裏爲什麼不打進來呢？可還不是發財的發財去，打牌的打牌去……這真是玩些什麼把戲呀？」

突然他從牀上爬下。

「我傻，我傻，我太傻了，這不是在硬找苦惱嗎？」他突然從感情中找回自己。「幹！只有硬幹，才能解決一切的躊躇。」

他走到案子旁，站定抄起了油軸，靈活地在油板上滾動。

「袖子沒有挽，真迷暈了。」他斥責着自己。

他翹起手指，挽上了袖口，繼續地印。臘紙在紗布後裂開了縫隙，他還在盲目地印。

字跡模糊的白紙，一頁頁的翻展開來。他暴怒地擲下了油軸。

「他媽的騙人！」他充滿了血絲的眼睛，叮視着模糊的字跡：

「……忠勇兵士協同炮手團，於前夜將敵軍全隊擊斃……百餘人；吾方一無傷者……」

「……另一角是……」中央軍已派人至東寧，與汪司令會見……聞即將出發關外……」

這是唯吾所說的話，由他抄印了下來的。

「對的，這是抓住兵們心理，這不是騙……」他又記起唯吾的話來。

「發財了，唯吾發財了。」但他腦頁上又突然閃出偉剛的話來。

他猛烈的將案子敲了一拳，嘴裏憤恨地說：「人生就是個謎，在猜不到這謎底時候，是苦痛的——我承認，我現在是在苦惱裏掙扎着。」

他的上唇，緊緊地被下列的牙齒咬住。他木雞似的立着。

10

劉強在牀上側身倒下。他的憂鬱的眼光，默望着破爛的軍服，和地下的碎紙。他將頭枕在抹滿污油的棉被上。那被子是够髒的了。從那變為深黑的襯單上看，至少從夏天起，就沒有洗過一水的。

他平靜地轉過身，眼光挪移到 *table* 上。激烈的濃火，發出示威似的哄響。

——不到前線的人們，反而享受着溫暖的火。在前線的哨兵，反而沒有結實的禦寒的東西……就這樣把注滿智慧的青春，昏昏沉沉的送掉嗎？我解剖不開這人生，原因是我學識貧乏的原故罷……他不再繼續的想了。但他的心仍舊波濤似的不寧靜。他不能夠安睡下去。最初他閉上眼睛，努力使自己靜默來抑止內心的不寧。接着他又把眼睛注視着油燈，企圖在長久的靜視後會給予他疲勞，因而漸漸入睡；但是他都失敗了。紛雜的情緒，連把他注視着的燈光，也搗毀得在顫顫搖動了。

——關裏的軍隊，真的不能打進來了嗎？……哨兵們可憐的被凍斃，被敵人殺死，被自己殺死……

立刻他的腦頁裏映出了老張的陰影，但很快地轉映到傅剛。

他證實了自己確是在煩惱。他感到自己的精神，遭受無限的威脅。他給自己警告：這樣，是會頹唐下去的！可是這百無聊賴的思線，還是重新伸展開去。

——……發財的發財了……凍斃的凍斃了。

「總之！」他突然爬了起來，「我需要學識這把鐵鎚，來開開這人生的門。」他自己下了句斷語。他想找別人談一談，那樣，他也許能清醒些，至少他能撇開煩惱。他瞅了下面圍的牀位，依然是冷靜地空着。他們終夜到那去了呢？他不知道；然而他斷定：絕不是到前線去。這祇要看着他們沒有穿去的靴鞦，就知道是在鐵裏。

他從牀角的亂紙裏，扯出羊皮袍子來披了。爲着遮蔽雪屑，他將皮袍圍蓋着頭。皮袍的袖筒，就垂下在他耳旁。他跑了出去。

稻米形的雪粒，在撒野的暴風中，翻騰地落下來。猖狂的呼哨，帶來了猛烈的寒冷。

他衝着風，跑進了燈光輝煌的「吉林省籌備委員會」。

「呵——這個冷。」他打了個寒噤。

「你怎麼還沒睡？」是璇玲的嬌音。

「這是個本分人呢！整天的幹。」立在她身後的唯吾替她整理抓來的牌。

他和他們打着招呼，在一張小桌上放下皮袍子。

他們起初是互稱同志的，現在因為熟習了，他們換了打趣的口吻。

「候補縣長，你也來湊熱鬧嗎？」他對帶「克羅克斯眼鏡」的人說。這人是吉林省委會的委員，又是將來的巨縣縣長。

「輸了輸了……」候補縣長驕傲地笑了。

——哨兵們拿出許多的性命，給他買縣長，而他……劉強又瞥了琬玲一眼——她呢！不在傷兵院，竟跑到這裏來賣俏。

他不願用話語打破他們的興趣，使他們討厭；他默啞的站在健立背後，怕人親出似的偷視着琬玲。他想——不是學校裏的她了。

雖然她看來是比從前漂亮而又柔媚了。

她的乳白的嫩臂，赤露在藍色背心外；髮貼地鼓蓬蓬的，是顫動的乳峯。細緻的長睫毛下，滾動有明亮的眼睛。綿軟的髮，很動人的散披在項後。

他不時的叮視着她。他沒有聽到清脆的脾聲，而他們也沒有察覺他的心情。

他忘記了來到這裏的動機。他回憶着咀嚼着，她在學校時賜給他的柔情了……

忽然有細柔的長指，從她髮角旁伸來，輕輕地摸弄着她的嬌腮。他看出指和腮接觸之間，蘊藏有

無限的深意。他微仰了頭，瞅到她後面的唯吾。

唯吾嘴裏含着煙捲，兩手還在好像無意似的撫摸她的秀頰。

「別打牠，打『二條』。」唯吾的嘴巴垂壓到她的髮上了。

她的柔指打出了那條「二條」了。手指上的寶石戒子在劉強眼前閃耀出晶芒。

他像呆癡似的瞅着她，但他那彎曲了腰的樣子像是在瞅健立的牌。

「給我顆煙！」她對他輕輕瞞了下了。

他困窘地挪動了目光，心竅激越地收縮起來。

但唯吾已經送了顆煙到她那薄紅唇前。唯吾的另一隻手使她的面頰偏動了一下。她用弧線美的唇接受了唯吾的煙，手還是弄着牌，眼睛也始終射在牌上。

劉強却在偷偷回味她那一瞥。他覺到那是蓄有異樣的情趣的——可惜她不是以前的她了。

另一個局面吸引了他的注意：——……三張「發財」兩張「紅中」，「對子和」的「滿貫」

呀！……他心裏驚奇地叫。

這時他用全部的注意，瞅着健立的牌。白潤的方骨上，刻有純紅純綠的絲紋。

「碰！」健立抓起了「八餅」。

劉強熱心地注視着。每當一張牌打出，都似乎扯繫着他的心。他緊緊逼視着排列的方骨——祇

要「紅中」或「南風」到來，就和了。他像在前線一樣地緊張。他企望出現一顆同樣的牌，尤其是「紅中。」

「好這一顆真有勁。」唯吾叫了起來。婉玲很快地將牌放倒。

「真……這牌『滿貫』……」劉強惋惜地說。

「你打不？我可以讓給你。」婉玲向他微笑着說。

「不打。」他搖了搖頭。他的手開始摸索起他的空袋來。他注視每人額下的金票。

「從前我也不得意打這玩藝，我最得意看電影。」她一邊洗牌一邊說。

「……兩年沒有看戲了。」候補縣長挺了挺胸脯，懶懶地說。

「生活總是這樣無聊。」唯吾的下顎緊靠壓住婉玲的柔髮。

「無聊，無聊……」她的臉偏向劉強。

「你們打下去吧！我……走了。」他急忙披了皮袍說。

「怎麼老弟這樣忙？」候補縣長正了正眼鏡。

「睡覺去。」他走了出來。

然而他沒有回到自己屋去，他跑向緊對大門的後備隊

「口令！門崗問，

「護——」

他走進了王四麻子的寢室。

屋裏沒有人影，祇一堆燃燒的爐火，一個昏暗的煤油燈。

「誰？」一個兵士走了進來。

「找你們王司令。」他鬆懈地躺倒在牀上。

「等一會兒，他准能回來。許是發生什麼事情；他平常是早已睡覺了。」兵士蹲到爐火旁，調弄起火來。

——許多的工作，等待我幹，我却跑到他們罪窟裏去……危險。劉強沮喪着臉，痛恨自己剛才的一番留戀，他感到自己將要踏上錯誤的路。他的內心，掀起非常激盪的波濤。這波濤扯裂着他的神經，他又不安地咬嚼着嘴角。

「這位老爺。」蹲在爐旁的兵用哀痛的調子說，「你借給我一元錢好吧，讓我買雙靴。實在我的舊靴，有了窟窿了。我的靴革，有二個月沒換了。」

兵士的臉骨，祇蓋了一層薄皮；他的嘴巴飄垂着長鬚。

「我沒有錢。」劉強坐了起來，表示抱歉，接着又補問一句：「你是作什麼的？」

「我是工兵，因為歲數大了……撥到後備隊廚房裏作助手。」他嚙嚙地說：「你老爺是……」

「我是宣傳隊裏的。」劉強奇異地瞅着他。

「宣傳隊的老爺，是都有錢的。我只要一元……我的腳，又犯了凍瘡啊。」

「宣傳隊同你們一樣，沒有兵餉。」

「有辦公費呢！比炮手團兵餉還多呀！」他不敢相信地苦笑了。

「鬼才知道辦公費呢！我才來了不到三個月。」

「那麼……」那位老兵士不再說下去，小鼠糠溜走了。

「你來作什麼的？」這時，王四麻子走了進來，看見了劉強就說。他脫下了灰鼠皮袍，抖下雪屑。

「我睡不着了。跑到這裏看看你老。這個時候，你老到那去了？」劉強站了起來。

「到刑場那兒，監斬幾個老高麗。」王四麻子走近了火爐說。

「怎麼要在這個時候斃呢？」

「白天他們高麗人能搶劫……」他伸出手，湊在爐頂搓握着，停了下又說，「噫！混沌年頭！咱們

爺兒們外行。咱們靠算盤子喫飯的人，那能終年幹這個。」

「想法利用高麗人，編個隊伍……」劉強忽然這樣想，瞅着王四麻子。他的麻子臉，新刮得頗爲

光鮮，然而有一層憂悶的膜，罩在上面。

「哼……老張也……這個年頭！」王四麻子垂下眼睛，像在瞅風灰。

劉強的腦頁裏重新映出了琬玲、唯吾……的影子，突然他想起了那個當廚房助手的老兵。

「王大叔，廚房助手的韃韃壞了。那可憐的人，腳上又生了凍瘡。你可以借給他一元錢……」

「那有錢？」王四麻子微微仰起了頭說，咱們太不隨便了。這裏還有軍需處呢。那個處長是南方人，他和咱們山東幫合不來……一毛錢他一定問像求祖宗似的。」

劉強感到暈眩了。他的遲鈍的眼光瞅着王四麻子伸張着的兩手。

——那麼偉剛的金鉤槍，更辦不到了……劉強忽又這樣想着。

「咳！」王四麻子警告似的說，「咱們爺兒們，外行呀！你也該成家立業了，還能够終年幹這個。」

一一

西伯利亞湧來的冷風，嚴峻地逼脅着哨兵們的血管。風的力，有如瀑布般雄壯；在這漩渦裏的生物，逐漸凍斃下去。彎縮的殭屍，也很快地被雪層掩埋了。

戰壕裏的蘆葦，敵不住酷冷的侵襲。臥伏在上面的兵士，蜷曲得像條蝦。

「季隊附，我們受不了，不生炭火，都他媽得凍死啦。」老孫顫抖着嘴巴說。

他的身子儘量地萎縮起來。他在羊皮大氈上，又加蓋了狗皮褥子。

偉剛縮在黑熊皮下，一聲不響的啞住。

他知道他是犯了罪，犯了剋扣公款的罪，他爲了消滅嫉妒的火焰，他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他想他是應該發財的——都他媽借着救國來發財，我是聰明了……

弄錢，弄錢……別的隊長和委員，很早就開始了比賽；而他是落選的一個。

「季隊附，不行呀！劉司令若是再不發下煤來，咱們就完蛋了。」老池整個的身體發着抖。

「別的戰壕都停了火，不祇是我們。」季偉剛不得不舉例子來掩飾自己的祕密。

「別的戰壕都有酒，咱們怎麼沒有呢？」老孫敵意的瞪了他一下。

「你們多捉幾個高麗窮黨，也能領酒喝。」偉剛在熊皮縫隙裏，露出了嘴角說：「你們能搶些槍，無論是日軍的，是窮黨的，也能給你們生火。」

「錢都幹屌了。夏天有工兵淘金子……收煙地捐，還有鎮裏商會的捐款。」老池扭過有裂瘡的臉。

因爲他自己沒有什麼毛皮，他擠靠在老孫的狗皮裏。他那半截脊背，像土壁樣擋禦着寒風。

「那錢嗎？還留着買火藥呢！」偉剛說出從政治部聽到的消息。

「淨扯雞巴蛋，買火藥……二年沒看買了一根毛。」老池說。

「夏天用得着咱們賣命時候，『許愿』給一件豹子皮，一件皮襖，他媽的……二年多，我們家都沒去顧到。」別一個黑臉兵說。

「提起家來，誰沒有幾口？我的老婆，說不定餓的跟別人睡了。操他媽的，叫日本子鬧的家不安人不活了。」老孫的下巴，更劇烈地哆嗦起來。

「你們山東老哥，就知道家。」偉剛握緊了熊皮邊沿說。

「你們滿洲人當然是痛快，炮手團天天下晚，摟着自己老婆……」老孫仰轉過臉來。

「那也不用生爐子了，摟在被窩里可更暖和。」老池眯縫了眼睛。

說到了女人，他們似乎得到了藉慰。他們忘記了寒冷，每人的腦裏，都織描出自己的老婆的姿態。

「摟着娘兒們睡，就是個好電爐子。」老孫說。

「哈哈……」叢雜的憨笑聲。

「我在山東有個好老婆，早晨起來，她給我偷着打雞蛋……」一個黑臉的兵，有些羞澀地，許多粗話，從他嘴裏說出來。

他愉快地翻了個身，重臥到潮濕的蘆葦，他又感到了冷。

「把你的老婆，弄到這戰壕裏來，叫咱們弟兄受用受用……我保險給你這張狗皮。」老孫轉過臉來，他的屁股骨緊倚了老池的膝蓋。

「滾蛋吧！別扯雞巴蛋了。」他操起滿洲人的口調說。

「真的……」老池偏抬起耳朵。

溝外的口哨，劃破高空似的尖叫起來。這激劇的亂響，震動了每條戰壕。

「起來吧！趕快。」偉剛厭煩地說。

他掀起黑熊皮，挺着身子跳起。他機警地抄起了槍，跑出去。

鬥爭的緊張，照例的給予人們不安。

山谷間的口哨，終於被飛機聲蓋沒了。

「臥倒！」偉剛的眼睛，被雪光刺痛，他不知所措的下了命令。

「臥倒！幹雞巴，飛機投炸彈恰好炸死你。」老孫萎靡地跑回了戰壕。

「那麼回壕溝去。」偉剛立刻改了命令。

但是他沒有跑回，他還在張望。他要辨認出：那是俄國飛機，或是日本飛機。他可命令鐵炮射手開炮。

雲霧中的飛機，擲散下傳單。紙片在風裏捲舞着，飛散到壕溝沿，飛散到雪谷處……

「喂！老李。」炮手團的傳令兵，打着口哨跑過來，「你叫伙計們留心放哨。北線和高麗「棒子」

「開亮」了。」

他是個穿了「SACHEN」（俄語譯音）皮襖的粗實傢伙。

「高麗窮黨又來了嗎？這飛機可撒的什麼……」偉剛俯下腰，拾起了一張。另一張飛落到傳令

兵的肩上。

「念給我聽聽，老季。」他扯下了傳單。

偉剛的手指彎拙的凍僵了。他恍惚的看了下說：「是媽的日本子煽惑軍心的。」他搓揉着塞進兜裏。

「什麼東西？」老孫從壕溝裏探出了頭。

「沒什麼，傳單。」傳令兵躁着軌軌的雪屑，跑了開去。拿在他手裏的紙片，隨了手縮進袖筒去。

「飛機送來的手紙嗎？」老池拾起一張來。

「我念給你們聽聽。」老孫裝模作樣地噲噲了聲，開始誦念：「親愛的山東哥們……」

「他媽的還拿情呢！」老池掀起狗皮帽的耳扇來。

「別說話——你們的母親妻子，皆帶你們供養……」

「這可是實在的話。」老池盯住老孫的嘴角。

「別念了。回壕去穿白罩衣，我們到北口去放哨。北線高麗竊黨來攻了，炮手團都調到那邊去了。」
偉剛袖了手說。

「念念！」黑臉的兵催促着。

「……五天的期限……」老孫一面走，一面念下去：「帶一標槍來降，送洋三十元，免票到大連。」

……日軍以寬大之態，不究汝等之罪……」

「送回山東去？上面沒提關裏的軍隊嗎？」黑臉的兵問。

「你們政府已經默許。」老孫仰起了頭。

「默許是幹屌？」老池問。

「默許，就是答應他們所侵佔的地方。」

「走走，到北口查哨去。」偉剛斜掛了槍，帶領他們走去。

當天空壓下黑陰而雪地顯出微光的夜間，放哨的兵們，在聳肩縮頸地竊談着他們的千言萬語。

都併成了這麼的一句：

「在這裏受罪呢？還是回到老家挨餓呢？」

一一一

雪屑瀰漫了空間，沙漠性的寒風，怒斥似的呼嘯，地面的雪流，像海浪樣捲湧起來。搜求草糧的野雉，凍餒地夾緊翅膀，到處在竄動。

前哨失蹤的兵士，逐漸增多了。這使劉司令心裏，逐日增加了一層憂悵——可是日軍飛機撒傳單的效果嗎？……啊，是的，我們這必得想法去對付。

但是他尋不到適當的辦法。他那圓筒形身軀坐在圓椅上。他一手支住腮骨，一手在摸嘴巴。他的垂下的眼睛，沉悶地睜着成堆的報告條子。

「報告。」精幹的衛兵走了進來說。「南線季隊附派人送來了報告條。」

劉司令接過了油印格式紙，他的眼皮形成了弧線。

「南線怎麼也跑了五個弟兄……媽的，他們真以為日軍能送他們回老家去麼，恐怕送到另一個『老家』去吧！還他媽拐去槍不就完事……」他的手揉摸着紙角。

他身側的衛兵穿着合適的黃呢軍服，胯骨間斜掛着匣子槍。他兩手規矩地貼近兩膝。

「到政治部去。」劉司令向他眨了一眼，說：「叫軍法處長擬個草稿……最要緊的是說，中央軍最近能打到關外來了；還有，就是逃兵若被抓住立即槍斃。」

「是。」衛兵回了聲，退出去。

劉司令點起一隻烟來，他穿的駱駝絨的毛靴，輕鬆地敲着地板。面孔像塑像般冷靜，右手茫然地摸着顎骨。

中央軍真的出動嗎？在他早已成了個啞謎。最初，他確實也會熱切地盼望過的。他捨棄了營長，盤據到這沙坪鎮。現在，他也不再需要中央軍的出動了。他已有自己的金廠……

——就是打了進來，我響應響應，至多也不過掛個旅長；要做師長呢，那可就難，何如此刻在這作

小總統……

但現在他又在安靜裏遭到了憂悒了；他默想他的將來——高麗窮黨，日本軍……自己弟兄的偷跑。好在炮手團是些滿洲人，他們在鎮裏有家屬……這……

「劉司令！王四麻子闖了進來。」

他的警紫臉皮上透出稀有的惶恐。他的額角流淌着冷汗。他不自然地咧起厚嘴唇來：「劉……」

「什麼事情？」劉司令爲他的驚慌所激動。

「後……備隊要搶鎮裏的商舖。」他粗重的喘吁着說。

「你……快回去，壓伏他們。」劉司令擲掉了殘烟下命令。「你……告訴他們，有能力，到日軍防線去搶……好話不聽的時候，你叫他們酌量着辦。炮手團的槍，是專打腦瓜骨的。」他的眼睛，立時被怒焰所漲大。

「他們知道炮手團打高麗窮黨去了。」王四麻子稍微鎮定下來。

這話擊毀了劉司令的恫嚇，嘴角有點抖動：「他們……那爲什麼呀？」

「他們受不了凍，都要搶……他們要韃鞭和火爐子。」

「你快回去，讓他們別胡鬧，要什麼都可以發的。」

王四麻子匆忙地轉了身。

「買賣人，不能吃軍隊飯。」他聽出這是劉司令的音調。

他羞憤地跑出門，刺刀似的風梢，穿刺着他的腮頰。疾風捲起頭尾似地長嘯，雪粒來往地穿梭。陰森而蒼鬱的天空，直如海洋般浩渺。

後備隊的門崗，失去了蹤跡。大門旁遺留着沙囊防護壘。王四麻子瞥了下，跑進院裏。

兵房裏提着槍的兵們，來往地穿動起來，像羣蟻失了搬運的食物。

「四麻子！你怎麼交涉的？」靠山瞪起兇狠的眼光問。

「讓你的伙計們，安靜一會兒；劉司令說，要什麼給什麼。」王四麻子走進了冰窖似的兵房。

亂蓬蓬的毛氈，散集了滿地。雜亂的破包、帆布、靱韌繩頭……都冷淒地狼籍着。屋當中的「磚火池」，燃燒着「山楂子」。潮濕的木質，被烈火逼起了烟幕。王四麻子感到了刺眼。

「啞……啞……伙計們——」他嗆嗽着，眯向四圍。

混雜地蹲坐着的兵們，在檢查自己的槍筒，或查驗圓錐形的子彈。他們那裂着凍瘡的粗指，拙硬地亂動着。混合的嘟囔及咒罵，構成喧噪的網。

現在他們止住了騷動，飢寒交織的眼光，呆滯地眯着王四麻子的麻孔臉。

「啞……這回准能發靱韌和煤炭……咱們別搶，咱們是救國軍，也不是胡子，又不是窮黨。」

「胡子怎麼的？胡子也是打日本。」靠山從他背後闖過來，「你對伙計們，報告你交涉辦的怎樣？」

吧！別扯閑蛋，廢話和別人去說。」

「不是……嗟……」王四麻子觀覷的蹲了下去。

烟流逼出他的眼淚，他止不住的噙嗽下去。

「這樣欺哄我們，是他媽不成。你痛快的說！」牆角的黑老三站了起來。

「嗟……他應許給靴韃，給煤炭。」看王四麻子那種愁樣，直像是被審的罪人。

「還要一張豹子皮。」另一個在探槍筒的說。

「對了，再加一張豹子皮。若是不！咱們就他媽搶。」黑臉兵走近了他說。

「你回去告訴劉子章去。」靠山搖了下頭。

「我去催他送來……」王四麻子悲凄地笑了下。

「滾蛋吧！四麻子。」黑臉兵戲謔地踢了他一下。

王四麻子噙嗽著擠動眼角，退出了烈烟的兵房。

「噉！劉強。」靠山彎俯下腰，撥動牆角的蒿草堆。

「他走了嗎？」劉強從草底竄了出來。他的亂髮上粘得有草葉。皮袍的破縫間，黏着草屑。

「他走了。」別一個關了門說。

欣喜的微笑，掛在每個人的嘴角。他們像飢餓的豬仔一樣，團團地圍住劉強。

劉強斜倚着蒿草，煙氣在他頭上飛舞着。火池的暖氣，投進了土壁，屋裏剩下的只是烟。

「劉大哥，才這麼年輕。」將够四十年紀的靠山，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出他內心的欽佩。

「你們不要太過分……王雖然是懦弱。」劉強吐出了沾在嘴角的蒿梗。

「四麻子的膠皮水襪子，也露着腳趾頭呢？」黑臉兵說。

「不管那些事……他若真個發給我們要求的東西了，那麼我們怎麼辦？」靠山問。

「你不必着急，我們要從容的去作，領了東西，再想法子得到些子彈，然後我們必定『拉』出去。」

劉強掃視了一下四圍，他們都在屏息地聽着。

「『拉』出去，讓你『當家。』」靠山按了他的膝蓋說。

「……用不着那些，我們不是當胡子，我們要幹我們的事情；這就是說鬥爭……冷，大家冷；餓，大家餓；不能穿棉襖的到前哨，穿皮袍的反守着火爐去打牌。」劉強揮動着手激烈的說。

他的話裏，帶來了溫暖，使每个人的心窩感到一陣熱。他們忘掉了腳的痛腫，手的酸麻。

「對。」靠山睜大飢狼似的三角眼說，「別的伙計都知道我靠山，在馬滴亞跟老九的時候，我就是『二當家』的。我沒有贖下一點錢，都是大家一伙化掉了。」

「希望你們堅強自己。你們還想投降日軍麼……別做回家的夢了，好在這裏還有飯吃。現在，我回隊去了。」劉強站了起來。

「今天半夜裏來不？我們是聽你命令，才能行動的。」靠山按住他的肩膀。

「必要時我來。最好你們要機密些。」在走的時候，劉強善意地向每個兵看了一眼。

隨後他靜悄悄地，向靠山說：「軍政部的火藥庫，將來想法……子彈是我們的命根。再見。」

愉快的血液，流動在他的全身。尖削的顴骨上又復呈現了得意之色。他沒有覺到冷。脚步輕快地邁動，Begins 靴踏出了雪屑的微響。這微響調和着他內心的愉快。

他大意地走進王四麻子的寢室。

王四麻子的醬紫臉上蘊有懊惱的心情。他沒有和劉強打招呼；連眼也沒睜。他那兩手緊緊地捧住光頭，肘骨倚靠桌角上。

這給劉強一種不安，像被他發現了秘密。他走到他身側說：「王大叔，怎麼的了。」

四麻子微微規了下頭，啞默的睜了劉強一眼，重又恢復了原來的姿態。

「有病了嗎？」劉強極力鎮壓住喘息，坐在他身旁。

「劉強！四麻子的音調很淒楚，「我外行。軍隊是怎樣難調弄呀！我後悔……我不該爲了……

你去世的父親，最知道我的爲人。我在海參崴開「二號票」（小商舖）時，我說一句話，誰都不敢哼一聲。在這裏，人人都有槍……」

劉強心內感到無限的鬆快。他走到煤爐旁，調弄起將滅的煤火。

「你不要愁……」

「劉強！你別總是訓教我。你知道，你還年輕呢！」

劉強把話吞下。他添加了幾塊碎煤，重新走到桌邊，默默地坐下去。

王四麻子歪過頭來，遲疑地瞅著他。劉強看見四麻子那一對眼裏的紅絲，有蛛網樣密。四麻子用了怒忿的音調，又告訴了劉強——其實是劉強早已知道的事情。

「弟兄們粗野是粗野，一顆心是好的。劉司令的和氣，倒會殺死我們。你要知道……」劉強宛轉地說。但看見四麻子又歪過臉去，他就不說下去了。他知道要是再說，這就又是教訓了。

「……你也該成家立業了。我和你父親三十多年交情，我總得看管你。你再這樣混下去，越發不知道對長輩的禮貌了……癸酉年已經要完啦！」

王四麻子的眼睛送走劉強的背影，心裏想道：——年輕的人，倒教訓起我年老的人來；真怪！

這時院裏響起了歌聲：

「自從離家到關東，

心比天更高，

命比紙還薄，

這山望著那山高，

把我眼睛瞧花了。

有心賣苦力，

錢少買不着。

山中胡匪多，

我看着那行好；

威威武武搶搶奪奪

一年回家了。」

劉強在院心，立住了脚步。他望向黑漆的兵房，窗縫噴舞出烈烟，好像失火似的。噪雜的粗莽的歌聲，接着又雄壯地波動起來。調子是很老的蘇武牧羊。

「踩脚把心橫，

來在了山林中；

見「當家的」鞠一躬，

我「掛柱」（入夥的意思）行不行。——」

另一個尖銳的嗓音，唱著跟下去；

「——當家的」抽大煙。」

點頭哼一聲；

叫聲三炮頭，

撥在你的隊中。

教他黑話：

「『打鐵』『拉線』又把『斧子』登。」（使用槍械，巡邏一類黑話）

粗蠢的笑聲，震動了整個院落。劉強在風雪呼哨裏，呆癡地站住。他的心腔，接受了歌浪的波動。一個特別高亢的粗聲，繼續唱下去：

「眼看天要黑，

住下打火堆。

商量着，

把城推，

儘着『海沿』飛。

快槍收拾好，

子彈多預備。

大家齊努力，

發財就在這回。

打進城去，洋錢票子，

儘着力量背。」

歌聲越唱越高，劉強就失落在這歌聲里了。他迷迷糊糊的想：——胡子可以訓教；年老的人可真不容易對付呵！

一三三

新鮮的氣息，滋潤着劉強的肺部。他輕鬆而快活地在黑影裏挪動身子，腦瓜隨着也得意地晃動着，他不覺疲乏，更不覺冷。欣喜掀起了他的嘴唇，他想隨意地唱；但是他儘量的警告自己：……這是在分水嶺交界的地方啊。

他的腳偶爾會邁到深雪裏。那毡靴筒就灌進了雪屑，立刻他覺出了水的涼。他用跳躍的步伐，活潑地蹦出了雪窩，驕矜地跳着走。

他的腦子裏，活動着許多人影。還有第一次去的時候，沒曾見過的陌生人。

——他們都那麼剛毅，那麼真摯，即便是姑娘，也不像琬玲那麼裝腔作勢……

他深深感到朝鮮農民的特質。

「好」他對自己說。「現在是，真理醫好了我的苦惱了，我現在將會變成一個健全的人了。」他像才出浴一般舒服，心在熨貼地跳動。他的骨節裏，尤其是脊骨像注入了鋼汁。越發硬朗了。他又覺到自己的意思裏，已被他新遇到的人灌進了結實的物質。他和他們會見的山洞，他認為是熔鐵爐，而他是被煉鍛成一塊鋼了。

他被煩悶侵蝕的頭腦，已恢復了鞏固。他直挺着粗壯的身子，在雪谷裏健捷地走動。他的嘴角和眼皮的微縐，描繪出他的愉快。他不時的呼出口哨；祇有他自己能聽到的口哨。

遠的山隙，有時飄來了火憐嘔子寒鳥的長啼。但不多時就依舊寂靜了。雪草孔隙中有野雉在怕冷地啾叫，聲音極其低微。

他來時的腳跡，很清楚地引導着他。每腳踏在雪上，就能沒到他的踝骨。但這時他的腦子，只爲了他的策略而思索着。他還是一拔一陷的走去。他頭上的狗皮帽子，在遠處看來，像個白絨毯。

「誰！熱習的粗嗓子，從谷口傳來。」

「老子嗎？我是劉。」他熱烈地說。

「劉強嗎？這時候你到那去了？」有力的粗手，鐵緊地握住了他。——「你說我該怎麼辦？我隊裏又跑了兩個伙計。」

「我有許多話，須要和你說。弟兄們的跑，是當然的事情。」劉強隨口扯着。

「真不及咱們在葦子溝好呀……要酒有酒，要火有火。這裏一天十斤炭，真欺負咱們『外鄉人』」
「……我們有辦法。」劉強估量着該說些什麼，然後能使他們接受他的計劃。
他靠近了老于的肩膀，沿了足跡走。

「好些日子，我沒見你四麻子大叔了。」老于說。

「季偉剛呢？」劉強不在意地問。

「他那隊都屌跑光了。剩他一個人，還在鎮裏押着呢。」嗓音裏帶着他自己的憂懼。

「押着爲什麼？」劉強遲疑地問。

「就是爲的伙計們跑光了。」

「押着也好，反正他是個廢貨。說不定受些罪，能醒一醒。」劉強不在意地說。

到了戰壕的地道了。老于脫下白單衣，遞給在烤火的兵，「你替我守東卡子，我和這『老痞疽』有話說。」他指了指劉強。

「閃點縫！楊慶挪一挪。」他又擠進了火池旁。「劉強，來烤烤火。」

劉強感到一陣暈迷，神經像是失了作用。他的眼睛裏放出黑火花。但立刻他清醒了。他瞅向磚池的炭火。

那裏圍繞有後備隊兵士。他們都在揉動着手，狂談着粗蠢的男女之事。火紅的光，映耀在鄭老二

臉上，他像一個原始的野人。

「這裏有地方，伙計。」鄭老二喊。

劉強并沒覺到冷，相反，他感出炭火的毒烟。

「這裏有幾個伙計？」他走近了火池。

「幹什麼事嗎？」楊慶蠢笑着問。

「我告訴你們些話，然後我還得回鎮裏。」

他們紛亂地爬起來，像受到了意外驚愕，眼光都集在他清瘦臉上。

「關裏打進來了嗎？」鄭老二問。

「你總該知道，什麼時候打日城，不搶點東西，真能凍死了。」一個年輕的兵這樣說。

劉強暫時緘默，等大家都靜下來，然後他莊重地說，「日本搶去我們的土地，劉司令剝去我們的衣裳……我們應該自己堅強起來。」

「他欺負咱們葦子溝來的人。」老于瞪大了圓眼。

「他是個官呢！從前他是個『真』的營長。」楊慶咧起嘴角說。

「都不對。戰爭給了他機會，歷史構成了他的騙術。難道他是個司令，就不應該來巡哨了嗎？」劉強停了停，接着又說：「受騙的不祇是後備隊，也不祇是炮手團，是廣大的民衆呵，這是連鎮裏的商民，

馬滴亞的苦農……都包括在裏面的。他就像匹蜘蛛布了個密網，上網的全給他一個人吸飽了血。」

「對了，反正他是欺負咱們。炮手團還有皮襖，咱們連一張狗皮褥子都沒有。」楊老二說。

「最好咱們搶……」老子怯生生地說。

「我已經和別的哨隊想了個辦法。」劉強放低了調子，「我們自己來打日本。我們不能單希望關裏的援救，更不希望……供奉別人的榨取。我們……」劉強嚴重地說着，腦子裏蕩漾着他在山洞里所聽到的話。他想儘量搬運出來。

「劉強，你說的什麼？我屌一點也不懂。怎麼你又扯到關裏了。」老子偏過臉來問。

「……後天晚上，我必得再來……我們先包圍政治部，那裏有火藥庫。」他走時這麼叮囑。

他內心交織起極度的興奮。他忘記了一切，他祇在回嚼着他所講的話。

羊毡靴在雪坡上發出「吱吱」的微響。他走進了山峯環抱的沙坪鎮。

哨兵們俯腰縮頸地走動，并同他交換着口令。

當他走進政治部，竟出乎意外的寂靜。除了馬棚的馬匹，打着小聲鼻響和蹴蹄外，他沒聽到平日慣有的牌聲。

他茫然驚訝了。他開始感到了不安。很快地走進屋裏。

「噢——關盛！你怎麼跑來了？」他驚愕地叫了起來。關盛那小個子，却走前一步，招呼道：「劉強

……你瘦的多厲害呢！

關盛穿了很體面的棉袍。他的臉比較胖了些，因而眼睛越發細小了。劉強又瞧見季偉剛也在。

「他來是『說服』我們投降的，因為他是咱們的同學。」偉剛冷淡地說。

「你不是押了起來嗎？……到底爲什麼被押？」劉強遲疑地問着偉剛。

偉剛的臉色很蒼白，機警的眼鋒，燃熾起怒焰，咬了牙說：「劉司令可以弄錢，我們下級就不成！我就爲了……我就爲了……」季偉剛羞澀地說。

「清醒些吧！朋友。」劉強不願再聽下去，扭轉頭向關盛，「你來『說服』投降，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呢？」

「噲……我是『借由子』溜達溜達。和我同來的李會長，他才是說降的呢！他到四麻子那去了。」他們相互推讓地坐了。油印機案上，放着幾盤菜碟，和一瓶高粱酒。

偉剛的蒼白臉子，露出冷淡的陰險。他的眼睛，沉重地在凝思。他不作聲，靜聽着。

「你父親死了，你該早知道吧？」關盛瞅着劉強的顴骨。

他不回答這問話。慌亂的情緒，佔據了他的心境。他在想催促偉剛的醒悟。

「你父親死的才淒涼呢！……」關盛重複了一句。

「死，並不是希奇的事情。」劉強撇開一句。

「你該殮葬了他才對……并且你糟塌了身子，瘦的這個樣……」

「爲了祖國，爲了大眾……這是不允許我逃避的。」劉強肯定地說。

偉剛還是啞默。

「你們被沒收的土地，聽說『特務機關』允許給錢了，真的，弄些錢埋葬了老人，就算盡了心啦！」
關盛摸弄着桌前說。

「爲了一羣將死的活人，是不能留意已死的軀殼了。」劉強摘下皮帽子，鬆懈地躺到床上去。
「軀殼？那是你父親呀……」

「我還有事情，你倆可以談一會。」劉強突然爬起來，

他整理一下帽耳，轉向偉剛說：「挺起腰來，繼續幹吧！我們要奮鬥下去，直到呼吸不供給我們養氣的時候……現在我們是錯走了路，我正在預備糾正它。」

偉剛始終低垂着頭，聽到劉強走出去，他才說：「他近來越發不安分了——我們還是談剛才的事吧！」

他和關盛的鼻尖，差不多接近到一處。他不時的斜視向週圍，悄悄的說：「火藥庫在軍政部後院，點火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將黑眼瞼移向眼角，機密的瞥了下，「——可是你必得担保。」

「那是一定的。」關盛說。

「那麼你可以簽個字，在這三千元酬金條上。」他的眼鋒，緊逼着關盛的兩眼。
「好！」

一四

李會長坐在煤爐旁，隨意地搖動着「馬棒」。他的紅潤的豐頰偏向劉強，他出驚地想——這是多麼難調弄的小夥子呀！

「別胡鬧了。」王四麻子說。「回五城去，變賣了咱們的家產，是很能够活一氣的……想法子將你父親的靈柩，送到海南家去，就對得起他給你創業的勞苦了。」

「爲了很多的受苦的大衆，我的意志，不允許我那樣那樣作，」劉強堅決地說。他的頭垂下，像在啄桌角的木紋。

「我們是不能幹這個，況且劉司令都軟下來了……」

「本來他就是不可靠的東西，你可以和他們去投降吧！至於我是能把我身子，放到適當的工作上去。」他嚴重地說。

「我不能擲下你……你父親和我，三十多年的交情了……」四麻子的聲調，有些凄楚了。他愛他這種認真的毅力。他又覺得不該勸他，也要隨着自己投降。

王四麻子在這軍隊生活陶冶裏，像是匹受傷的熊了。他的銳氣，已被兵的粗野鏗鈍了。他深深地體會到，自己不能再幹下去，隨時隨地感到挾制的苦痛。

李會長担保杉浦退給房產，這就像隻有力的鐵掌抓住了他……現在他担心着劉強的固執。

「你知道，癸酉年將完了……關裏軍隊不能打……」

「四麻子！」李會長接下去說，「中央軍絕對不能打進來。關東軍說，已經得到他們的默許。你明白嗎？」

白嗎？這是一句文話，意思是……是默許！」

「我們不依靠他們的軍隊，正同海濤的不需要火的援助相反，我們却需要暴風。」劉強糾正似地說。

「劉強，我和你父親，也是幾年的朋友了。所以我說話，你應該聽。」李會長搖晃着「馬棒」，一手在稀疏的鬚鬚間揉摸着，「劉司令降了以後，總能弄個團長腳差。我可以給你在他團部裏，找個相當的差事，總比你在這里強。」

「你想錯了。」劉強截斷他的話，樣子還像在審視木紋，「我不是想作臭虫的觸鬚。你所說的話，對於我實在是極大的侮辱。」

「水流千遭歸大海。」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王四麻子瞅着他垂俯的臉問。

「有一天你們總會知道的。」他漠不關心地回答。

這給王四麻子渺茫起來了。他站將起來，在屋角低着頭走動。他的手倒背在軍褲後，思索着：怎麼馴服這倔硬的年輕人。

李會長抽起紙烟來？神情似乎很鎮靜，他也在想：

——這個二十多歲的怪傢伙，是多麼難擺佈呀！劉司令都為我說服了，而這個不緊要的角色；他仰起頭來，瞅了劉強，用和藹聲音說：「我告訴你，你父親和我是朋友……要不是的話，你的事情，和我又有什麼關係！你大叔說的對不對？——劉司令都賞給我面子了。」

「面子究竟是什麼東西呀！在我肩膀上所負的工作，不能為面子兩字，就這麼擲掉了。爲了我的工作，捨棄面子倒很可以。」

「什麼你說？」李會長的紅臉顯然是激怒了。「拿着和你父親是老朋友資格，就絕對不讓你墮落下去——王四麻子……」

「對，」四麻子來回地走着說：「你年紀大一些時，就知道我們的苦心了。你現在年輕呀！中國人挺多，有沒有你救呀，那有什稀奇！」

「唉！年輕人，總是想不開。」李會長歎了口氣，和緩下來，「中國有那麼多人，可不是沒有你劉強不成的。爲什麼不讓他們幹呢！——你大叔說的話，決沒有錯的地方。」

劉強支撐着下顎，啞默地坐着。從他嚴峻的臉上，可以窺出他的激怒。深陷在眶裏的眼睛，還在靜

視着桌角。他的肺部，不安地起伏着。

他感覺到受了過大的侮辱了。他認為他們就是他最大也最鄙卑的敵人。他決不能再忍受敵人的申斥。

「請你們不要再說吧！」他冷淡地說。

李會長輕捷地走到他跟前，彎屈了腰，狡聲狡氣的說：「不願意作事，可以到東京去留學。我敢發誓，一定給你辦個官費生。你知道，老人說話是沒錯的，尤其對他朋友所遺留的獨生子。」

然後他挺直了腰，輕輕的拍了一下劉強的脊骨，嘴角閃出笑痕來。

「李會長！」關盛傲然走進來，「頭道卡子送來口信，叫我們下午，同政治部的委員，到那裏坐『國道局』的汽車，回江城去。」

「好！派汽車接我們吧。」

關盛咧起嘴唇，走向劉強身側問：「你……」

「我先問你——」李會長說：「——你的事情辦妥了嗎？」

「妥了。真順手……」

但是李會長的眼色，截回了關盛下面的話。

「什麼事情？」王四麻子不在意地問。

「沒有什麼。」李會長掩飾地又扭頭向劉強：「你仔細想一想，你大叔和我說的話——年紀大一些，你就知道現在的錯兒了。」

接着他掉轉頭，向關盛會意地一笑。

王四麻子來往的打圈子走着。他想起在這裏所受的困窘，弟兄們的粗野和自己的生澀。他感到厭煩和畏懼。

但不久他會舒服了。他想：一定賣掉房產，然後回關裏去。

他的最愛的小喜子，在他腦裏浮現出來。

——必定回海南家去。他沉沉地想。

「四麻子！我們先到軍政部去。你……」李會長向垂着頭的劉強，啞笑地指了指，「別的事情，等再來的時候說吧！丑城沒有別的事辦嗎？」

「沒有什麼事情。你得把我的房產，和杉浦開清楚了。要緊是別馬虎。」四麻子囑咐着。

「你放心好了……三五天後，一定有汽車接你們到丑城去。」李會長說着站起來，腮頰的豐腴肉質，爲着頭頭的在晃動而哆嗦。他瀟灑地搖揮起馬棒來，走了出去。

「劉強！我真願意你能够很早的到丑城……」關盛說完睜了睜他，也走出去了。

劉強家沒有聽到什麼，在桌邊沉默地低垂着頭。他沒有動作，即便眼皮也不稍微彈動一下。

他的堅硬的心，已被「東京」溶解了。他想，他的腦袋，應該再裝入些學識。他確實是需要它的，但
 是他不願拋棄了他的工作。他想從山洞裏聽到的話找出解答來。

「呵哈……」王四麻子的臉，凍得愈加紫了。他走到爐旁，烤起火來——「真冷……劉強你別
 傻幹了，聽我的話吧！」

他還是呆癡地默坐着。他想找出解答來，從他見到的人物的口裏。

「『關東山』裏，你再找不出來比我更親近的人了。」王四麻子酸楚地說，「你父親忠實了一
 輩子，臨死的時候……也沒見到你。給他寶棺錢都沒有……噫！到五城以後，把他的骸骨，送到海南家
 去，也算他沒白白的養了你……」

這些話語，特別的冷而酸辛，深深地刺入劉強內心。

他溶化了。一種悲悽的心緒，催出了他眼角的晶淚，像汗珠樣滴流到他嘴角，他嚐到了鹽質的人
 生。於是脊樑上又透過寒慄的探條。

他並不移動頭，更不擦拭淚跡。他還是啞坐着，有如藝術家調色板前的模特兒一樣靜默。

「東京求學為大眾……」他腦裏開始了擾亂。

一種冷冷的憂悒，阻塞了劉強的心竅。他的腦子裏浮映出過去的生活：年老母親的苦笑，在校裏時的自己天真的行動，送租糧的朝鮮佃農……跟那些別的人物。

酒已戒了。烟是他從來不抽的。爲了幫助他的想象，他用兩指搓捻着紙屑。他將牠揉捻成針尖樣的細，遲滯的眼睛，懶怠地瞧這一切不介意的舉動。他那整個腦子，侵沉在靜靜的記憶的幽境裏。

屋裏沒有一絲聲響，擾惑他的長繚繞的幻想。

浮出在他腦裏的東京，像嬌豔的處女，執拗地引誘着他。已經感到學識貧乏的他，很想投到她的懷裏，吸取些養分。他彷彿覺得，祇有這麼做，他的工作，才能更有力量。然而同樣有某種說不明白的情緒，繫住他的心。

屋裏逐漸被夜色籠罩了。零亂的東西在灰色中象微着渙散與冷漠。

他從回味境域裏，帶來了酸楚和寒慄。他默默地嚐着這味道，眼角有些濕潤了。他不住地捻動着紙屑，心裏猶預着——求些知識呢？還是幹下去呢？

他茫然了。他不知道這伸長在他面前的兩條路，走上那一條，在他更爲合適。

「老劉」在玻璃雪紋間，有一個黑影在晃動。

「誰？誰剛嗎？」他漫然問着。

「怎麼沒……沒扭亮電燈？」聲音夾着恐慌，倏匆促地跑了進來。

劉強茫然爬起，扭亮了燈。

「坐下吧！」他職向偉剛。

偉剛的臉色裏蘊蓄着惶悚，奸狡的眼睛裏也帶着畏懼。

「你怎麼的？」劉強呆疑地問。

他暫時不答話。他那急促的喘吁，還沒有穩定下來。他祇向劉強假笑了下，裝作不介意的樣子，倒在了床上。

他儘力的克制住內心的悸抖……

——嘯……轟……碎……叭……

忽然劇烈的響聲從外面飄來，屋裏震動得似乎要陷了下去。窗櫺顫搖起來，油印機和瓷碗，奏出了金屬音的響聲。

「什麼？」劉強驚駭地抄起了匣槍，跑了出去。

院心站滿了人，都像忘記了是冬夜，竟有人穿了布小褂，在人羣中慌亂地攪。

「什麼事情？」劉強看到了馬快問。

「不知道！說不定高麗紅黨打進來了。」

這使劉強加增了緊張，他以爲是自己記錯了日子……

「火藥庫炸了！」終於聽到有崗兵提高了嗓子在嚷。

——轟……嘯……

像巨雷般，震得耳都失了作用。爆炸的彈藥，慧星樣亂飛起來。黑暗的空間，到處爆發出火花，變積的子彈，不自主的飛向屋頂，飛向……

劉強爲這突來的事情混亂了。他的計劃已全被破壞，這給他以投降的決斷；然而他又爲惋惜所眩迷。

「偉剛……火藥庫炸了。」

「……真的嗎？」他的臉轉成慘白。

「是的……這似乎給了我決……」他的堅硬的拳頭，擊敲着膝骨。

「你投降嗎？」這是極對的事情。偉剛爲了掩飾心虛，應付地說。

「這火藥庫的……」他激忿地鎚擊着腿。

——轟隆……

一個巨大的重響，震碎了玻璃，碰的倒下了。細銳的玻璃屑，飛散到窗檻下去。

「劉……劉強！」靠山的三角眼鋒，出現在他的面前，「怎麼辦？火藥庫炸了。」

「他們呢？」他焦灼地問。

「救火去了。聽說是姓季的小子放的火，緊貼火藥庫旁邊。」

偉剛的腿，不受驅使地哆嗦了。他的狡猾的眼光，躲避着這陌生者的兩眼。

「姓季的？」劉強點了下頭。

「是呀！不……我們怎麼辦？」靠山斜瞥了下偉剛，——「趁着這時候……」

劉強的暈眩加重了。他不知所措地擊打着膝骨。他想偉剛確乎是該殺的傢伙。他捏了捏快匣子的槍托，逼視着偉剛的臉。

「怎麼的？你倒快說。」靠山追問了句。

偉剛在這一剎那，極快地溜出去，有如夾着尾巴的獺狗。

「偉……剛……」劉強的心尖，加緊了跳躍，他的眼角，張滿了一絲絲的紅絲。

「那小子是幹什麼的……」

「咳！劉強放下了快匣槍。」

「你倒底說話呀！咱們該怎麼辦？」

「……這時候幹，恐怕不能……我們看看炮手團的動靜再說……況且和「那邊」的人約定是明夜。」

「明夜？火藥庫已經炸了……看炮手團幹什麼？」靠山靠近劉強坐下去。

「炮手團都投降了……」

「你不是說過嗎？他們本來是不可靠的東西，祇有下層的鐵柱子，支撐得住大廈。」

「不可靠的東西！」劉強微聲地重複了句。

他像觸到了尖釘，他覺察到自己原來也是不可靠的。他內心起了慚愧。一切都諷刺他自己呵！爆炸的聲響，漸漸平淡下去了。劉強的心緒益發紊亂了。

「到底怎麼辦？」

「火藥庫炸了，我們的計劃完了……」他垂喪着頭。

「這怎麼算完了？祇要咱們幹，還怕誰！」轟山碰敲着軌道說。「伙計們都着急了，他們想趁熱火打劫。你知道，這是「線」上的規矩。」

「等明天……」

「怎麼等呢？你別擔心，子彈够與不够，有我轟山一個人來搗弄。在馬滴亞「混」了二十多年，到那都「走」得開。」

劉強像是接近火炭的燼燭，弱軟下來了。他懂得了他所想走的路。他在轟山跟前，接受着他的責難。

偉剛的陰影，又在劉強腦際穿動起來。然而他失去向轟山告訴「他是姓季的」的勇氣。他覺着

自己和偉剛同樣的卑鄙，雖然偉剛的焚毀火藥庫，他並不知情，然而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共犯。他在這暫時的沉寂間，想決定他取捨的路線。

「你到底想什麼？你害怕……」

「不是怕……我……」他軟癱地握住靠山的手，而靠山的巨掌却粗野地抓緊了他的。

一六

臘月將盡的冷風，漫天漫地飛颺。浪濤形的風勢，湧捲起山谷的積雪，揚撒在整個空間。摧折了的波羅葉子樹，還在倔強地叫嘯着掙扎。脫光了葉子的樺樹，在逆風之流裏變成了倒形的雞爪。

前哨的槍聲，越來越密了。騎馬的傳令兵，慌張地到處竄動。

王四麻子的皮袍，給門框的鐵釘撕裂開長縫。他的緊張心緒不允許他顧到這。他的心境，如同炭火一般爆裂了。

他焦急地跑到劉強的屋裏，劉強正在發狂樣打着回旋。

「壞了，壞了，日軍攻進來啦！」王四麻子喘吁着說。

劉強不作聲，睜起充滿怒血的眼睛，睜向着他。他的拳頭，扼得鐵緊，像待鬥的拳師。

「劉司令也沒有辦法了……他在上午已押起關炮頭來——就是關團長……」王四麻子擡

着手說。

「爲什麼？」

「因爲他不投降……誰又知道，日軍變了卦。他們快要攻打進來了……劉司令正在爲難，他不敢再放關團長，他怕……你說怎麼辦？」他的醬紫臉難堪地皺摺起來。他相互地搓着兩手。

「……打」劉強健捷地跑出去。

「子彈不夠了。」王四麻子也跟了出來。

劉強粗野地從人隙間穿跑過去。在擠到軍政部左近時，遇到了圍攻司令部的炮手。

「放出我們關炮頭來……」一個高健的炮手，用揄把子甩打過去。

「兵——」門崗衛兵射到了那炮手。

別的炮手們，瘋狂地用槍桿在撲擊。

「喂！靠山！劉強暴怒地喊，「領出伙計們來，協助炮手團弟兄們。」

「我正到處找你呵……」靠山瞪着飢狼似的眼，閃將過來。

「快些，日軍馬上要攻打進來了。」

「你是那隊裏的——對了，幫幫我們……祇要弄些子彈就一切不怕。我們的火藥都空了。」一

個圍着狐狸皮領的說。

「劉子章這小子是他媽的大壞種。投降日本子，這回日本子可是來『投』咱們了。」另一個小夥子蹲伏下來。

「別打了……」圍狐狸皮領的炮手嚷。

別的炮手們扭轉頭瞅他，他作了個子彈的手式。於是他們鬆懈了下來。

「炮手伙計們，團團長是沒有差錯的，這個我敢担保……你們領了子彈後，快些回到卡子去守住。」劉強高聲叫着。

「頭道卡子早已保不住了，他們知道咱們火藥沒有啦！」那炮手鼻尖滴着清涕，沾染在磨光了毛的狐狸皮領上。

「我進去，給你們團團長講講情。」王四麻子從人羣中擠了過去。

東山坡間，爬竄來一羣人影。

「馬滴亞屯子，叫日本子佔去了。」老子很遠地叫着，他的圍腰鬍子上，掛垂着許多的細冰條。他一面粗聲喘着，一面飛跑過來。

「咱們先弄出炮頭來，再去打日本子。」一個扼緊空槍筒的說。

「先搶劉子章的金子，我知道……」這提議被沸騰的聲浪壓沒下去。

劉強迎着老子跑去，高聲叫道：「還有多少子彈？」

「誰知道還屠有多少。」

「弟兄們！把子彈倒給炮手們，讓他們截堵日軍去。」劉強喊着，又急掉回頭來說，「炮手團伙計們，到前線守二道卡子去。至於關團長，我和後備隊弟兄要……」他瞅到了帶領後備隊的靠山。

「領取子彈吧！」圍有狐皮的囔。

立刻炮手們圍繞着後備隊。一邊匆促地遞過來；而另一邊緊忙地接過去。每個人忙亂地向彈囊裏裝塞，樣子像領賑糧的災民。

「你一定得要用關炮頭來呀！那個圍皮領子的炮手說。」

「一定……」劉強熱烈地瞅着他們走向二道卡子去……

時間將到傍晚了。劉強領導後備隊佔據了軍政司令部。

劉司令的尸體，像懶豬樣倒在屋角血泊裏。他的手裏，還握有射死自己的手槍。

混亂的人們沒有理會到他。劉強在發命令：「靠山！你領第一大隊同志們，潛伏到馬滴亞附近。……那些高麗同志，決定能在今夜到來。主要的是，看準紅色旗幟……」

「老子你領第二大隊，到前哨協助炮手團……注意日軍陣線後面的紅旗，他們一定能劃後路……」

興奮跳到每人的心尖，使人感到呼吸急迫。老子繫緊了腰裏的圍帶，向他的伙伴們揮了手跑，揮

出去。

關團長踢了下劉司令的屍體說，「把這小子的頭，也得掛起來……劉老弟，我到前哨去了。」

「守住二道卡子，祇到夜半時候，我們就有了接應。你記住了我給你說的話……告訴炮手團同志們，看到紅旗就反攻上去，日軍是處在夾攻之下的。劉強的嗓子喊的沙啞了。」

「記住了。回頭再見……劉老弟。」

關團長用感激的眼光，瞅了下這年輕的小伙子，走出去。

劉強朝氣地挺了挺胸脯，噉向牆壁週圍。思索着他應該做的事。

默無聲響的王四麻子，從門旁閃了過來。他的臉色呈現出懊惱。他的頭像被錘擊似的迷暈。他走到劉司令的屍身旁，輕輕地翻動了一下，凝視着死屍臉上的血跡。

「呵……這到底是什麼年頭……我真不明白。」他將要啜泣似的自語着。

劉強斜睨了他一下，提起快匣子走出去了。

他騎上了俄羅斯種的馬。他踢着馬肚皮，奔向馬滴亞山脚，和朝鮮紅黨約好的地方。

蒼茫的夜色，由淺加深。風是張狂地刮着。在風的激烈的呼哨裏，夾帶着隆重的槍聲。機關槍和小鋼炮的聲音，時隱時沒地響動。

劉強看到近處的捲煙火，心裏驟然慚愧起來。

「劉同志嗎？」夜色裏的人影說。

「崔同志」他跳下了馬接着說，「我很……我作了可恥的……」

「怎麼了？我是金蓋，就是在黑頂子山綁過你的金蓋。」那人說着握起了他的手。

「呵……你……」劉強驚訝地找不到話說。

「你不要遲疑，崔同志昨天受傷了。至於我，是最近……總之我們都是一條戰線的人了。你……」

對面的人捻滅了煙尾。

「……噲！」

「你方才所說的——噢！錯誤是免不了，最好你能糾正它……這次日軍出發的這樣快？」

「他們預先收買了人，在火藥庫間放了火……我在那時候，很……我太對不起……」

「你不要這樣吧！從『那個』時代跑到『這個』時代來，中間是一段難走的路程，往往會走了

岔路。這路程是年輕人敢走的，至於老年的人們還得年輕的人來引導。」他更握緊了劉強的手。

「我……」劉強像在聖像前懺悔似的。

「不要這樣吧！你須要快些回去，對他們說，這裏的軍隊，就要從江城開來。」

「怎麼從……」

「日軍出發以後的空江城，被攻陷了，大概能得些火藥。」

劉強的心裏，鬆散了一大塊。

分離的時候，劉強用力握了握金蓋的粗重手指說，「金同志……勝利將要落到我們手裏了。」

一七

繁密的碎星，撒滿了天空。沉重的灰雲，到處遊蕩地示威。展開着的鋪滿厚雪層的山谷，抗拒一樣的發着槍聲的回響。

夜的沉寂，被劇烈鬥爭的怒吼炸碎了。宇宙似乎在崩毀和塌陷。各種聲調的合流，像咆哮的海浪在翻滾。中間夾有小鋼炮的清脆而威重的聲響，像是急雨中的巨雷。

在岔道旁一條深溝裏潛伏着的靠山，側了頭在諦聽。每一炮響，都給了他一個深刻的震動；心流被催急得動盪出極高波浪。他珍重而小心地捻搓那裝在彈囊裏的子彈。他儘可能地從溝沿順了雪層，向遠處窺探；在他的視線直伸到那被阻塞的山根的這一距離中，是沒有什麼動靜的。

較遠處的溝壑間，隱隱地透來敵人軍號的聲音。他在遲疑而緊張中，撞了一下他身側伏着的弟兄。各人都謹慎地扼住槍。子彈都放在順手的嘴巴的一邊，跪伏着靜待那壓到頭上來的爭鬥。

亂雜的聲音，越發近了。慘厲而尖銳的子彈的嘯聲和小鋼炮的巨響，像是一羣兇獸樣捲來。轟！一個炮彈落在溝旁的雪地裏。被炸起的雪層和土壤，瀑布似的撲撒到溝裏。

「向前壓！」靠山爬出了「溝塘。」別的人也拾起了子彈。

轟！跟着又是一聲。

「這邊來！」靠山從側面又越過了一條寬闊的溝。

他彎伏了腰軀，在積雪裏疾跑。像一匹飢狼。別的人們，也跟着稀疎地散開飛跑。尖酷的風刀，割劃着每個人的臉皮，手都浮腫得酸疼，祇是穿水襪子的腳，被凍殭而麻木，即使腳踝間灌滿了雪，也感到冷了。

巨烈的炮響，奪去了嚴寒的威脅。靠山的笨重牛皮靴的前掌，在雪陷裏飛印。他的巨惡的兇眼，機警地探視着炮光下的閃動的樹叢，但那樹叢立刻被揚起的雪屑和硬土塊所遮掩。

「這邊走！」他扭回頭傳了句。

他熟識地繞過一個山頭。頂頭掛着雪屑的波羅標子，密密地圍集了山坡。他伸出手，用力地扳住標樹根，迅速而順適地躍上了溝沿，立即又彎伏了腰，輕悄地溜進短樹叢。

乒……乒……山頂射下了子彈。

靠山沉靜地蹲在樹幹的背面，屏息着偵視山峯的週圍。他緊扼住槍，他在探視接受子彈的腦袋。急緊的子彈向他頭旁飛穿，他默默地不動。別的人也同樣地伏匿着。在沒看到對方的影跡前，誰也不肯輕易射出子彈去。

兵……嗷！在亂雜的槍聲中，一個跪伏在靠山不遠的巖石上的人，慘叫一聲，滾了下去。

兵靠山在窺到雪層裏出現的黑影時，食指勾了一下槍機子。黑影很快地滾動下去，直到被一棵樹擋住而停止了。

靠山飛快地爬上幾步，被飛射的子彈打拆了的樹枝，向他身上墜下。他飛快地從那屍體上扯下了子彈盒。他在忙亂中，沒有顧到槍。他祇拿起自己的槍。

咕咕……峯壑間突然有了機關槍響聲。

雨點般的子彈，飛蝗樣朝波羅裸子間撲射。吵叫開始了，矮樹一棵跟隨一棵的折倒。樹枝上的枯葉，也混合地飛穿。

兵……靠山在屍體後伏着射擊起來。

他有所迷戀似的扳動着槍機子。他被一種特別的力抓住。他強硬地運用手裏的「熟槍。」

「衝！」一個在峯巔的喊聲。

兵兵……靠山瘋狂樣截擊。別的人們也忘記了子彈的數目，不停地放。有人擲了槍滾下溝裏，別人就勢抓過他袋裏裏的子彈。

「哽！」靠山幌動地倒下了。

「『二當家的』『掛彩』了！拾回去。」一個拽了靠山小聲地喊。

「水流子緊！」一個緊接着說。

「『滑』（跑。）」靠山微睜了兩眼。

咕……煙霧裏夾着子彈，不斷地射來。

靠山吃力地咬緊着牙根，被身側的人拖曳着下了溝。別幾個人，依然亂射着槍，截堵峯間的槍彈。在靠山們轉過山口時，他們也退了下來。

對面山峯屏圍間的沙坪，鑽着衝天的火燄。在巨火燃燒中的房屋和草垛，被風吹的到處亂飛，即便直竄到高空的火苗，也摔翻了身子。黑沉沉的煙流，在峯巒間蕩漾而消失。紅耀的明光中，找不出半個動物的影子。

炮彈連續地從山嶺上飛落到火紅的照耀處。風的阻力，使炮彈更奏起駭人的尖哨。波維裸子樹被震動得不時地戰慄。集在枝極上的雪屑，棉團樣向下墜落。

靠山咬緊了牙骨，無力地將兩手搭在別人的肩頭，垂喪了頭，任便別人拖曳。他不愿睬那殘酷的火光；可是他心裏的憤懣，壓服不住地在翻動。血液像是被怒發逼脅的從肩窩向外擁擠。別人架扶他的奔馳，更使這裂口的濃血竄流。在慌亂中，和痛苦拚命中，他沒覺出這受傷的地方。他無力地由着別人架扶着奔馳而去。溝裏的積雪，時常使他把大腿插了進去。

「誰！」對面的同一溝口，一羣人在蠕動。

「靠字。」不知是誰，答了一句。

在潛伏的人羣中，劉強出現了。他焦急地跑到靠山跟前。他看出他是受傷了。他壓制下他想說的話，換了句：「退到煙突嘴子走！」

人們手裏的空槍筒和斧頭，還鐵硬地捏緊着。蜂羣樣擁護在劉強的周圍，在慌亂而沉靜裏，飛奔出雪溝，剝皮的尖風，怒吼地擊吹着每個人的腮頰。在寒酷的包圍中，他們又奔馳進山脚的叢樹裏。突然地從一端蹦跳出些人來。

「殺……」一羣人像爆炸似的翻滾起來。

「喂……」劉強洩恨地咬住牙，將舉起的槍把痛擊下去。一個插着刺刀的槍，從癱倒的屍體手裏墜下。他急促地檢起那槍。

「呔！」靠山睜大了眼，迅速地將對準他胸部的槍口用胳膊死力掃開；兵槍口沖上射出了子彈。他趁這一瞬間，向對面那漢子胯骨下，用渾硬的牛皮靴踢，兇踢了一腳！

「哎！」

靠山隨着這一擊，像忘記疼痛抄起那枝扔掉了的槍。

像一條毒蛇，靠山伸直了槍頭，向他看見的人刺去。別一枝槍，也從他身側插來。他慌促地撲躲到前面。一隻手極快地扼住了那槍筒。槍口朝下射出了一彈。

「兵！靠山前面的人倒了下去。他也無力的依立在樹根下，直挺挺地。槍還是緊捏在手裏。

他身前頭的劉強，瘋狂似的舞動起插了刺刀的槍把。另一隻刺刀，對他肋骨間插進，可是突然撤了手，斧光一閃，腦袋分劈開兩半，斜倒在劉強腿下，噴射了劉強一臉的濃血。

慘厲而忿怒的嗥叫，匯合成一片。每個人的細胞都炸起了火花。咆哮的沸騰佔滿了樹叢的空間。在斧頭和刺刀的交砍中，夾着星點似的槍聲。受傷的人身，在他們脚下滾動。冒出血星的眼睛，在搜視對方的動影。

「滑！」是靠山的調子。他已被一個人抱起來。

「架起他來！」劉強四下裏張望地說。

每人急促的從屍體上摸索地扯下子彈盒，迅速地擁了劉強，又彎伏地爬上了山坡。斧頭和槍把，還緊捏在每個人手裏。

「真是……紅旗。」劉強的眼睛暴露出急躁的光芒，他有些喘吁地說。

「「下晚」有紅旗也看不見，他媽的。」後面一個弟兄說。

「忘了！忘了！」劉強緊切地握着拳說：「忘了，問這……慌……呵！」

小鋼炮的互烈響聲，從遠處分辨出是掉換了方向了。機關槍的瀑布的急流聲，也聽不清楚了。遠處峯壑間還閃動着火紅的光輝。這變相的光景，使他遲疑地停止了步。

「到『土字碑』底下『匿』一會。」劉強更加喘吁了，並且覺出肋骨間的疼。

尖利的狂風被碑石阻住。每個人都懈鬆地倒坐下身軀。疲乏後的飢餓，不住地在肚裏擾鬧。今天日本兵『拉山』（找道）怎麼這樣熟？『靠山咬緊了牙骨，緩慢地說。

「哼！是季偉剛作怪……一定是。」劉強在靜聽遠方聲響中憤恨地說。

遠處的鬥爭似乎擴大了範圍。火藥爆炸，形成巨大的雷。沸噪的喧叫，交織成一起，在狂風裏傳遞着。黑漆的濃煙，從峯巔間飄動地散開，迷霧樣遮掩了山尖。下半夜的殘星，逐漸的減少起來。

「走！一定來啦！」劉強扶了碑台站起來。

他那肋骨間的積血，已經凍凝成紫褐色的冰塊。他毫不感覺地挺直了身軀。在他過度飢餓的心理，已裝塞滿了怒火。

羣衆騷擾地站起來。各人手裏的斧頭和槍上的刺刀，都染滿了凝血。

劉強斜睇了一下在暈迷中的靠山。

「抬起他來走！」他喘吁地在羣衆圍繞中，離開了「土字碑」。

俄羅斯山峯間的尖嘯着的飢狼聲，在他們的背後播送。

小鋼炮掉回了炮頭，激烈的槍聲，挪到了溝口外。

雲槽包圍中的沙坪鎮熄滅了火焰，祇剩下灰燼裏的小木頭塊，無力地竄動着火花。殘餘的草垛和茅屋頂，缺陷而淒涼地展開，傾倒的牆壁，顯露了受重傷後的冷落。這裏充塞滿了腥辣的刺鼻的味道。焦黑的彎曲的屍體，在黑影裏，拌着人的脚步。一股腥臭和布棉被燒後的特別氣味，悶窒地阻塞住人的鼻腔。

從前線拾回來的傷兵，絡繹不絕的向祇剩了半個院落的後備司令部裏擁進。

大半間還沒有倒塌的露着天的屋子裏，充滿了切齒的呻吟。鋪了乾草的地上，繁密而混亂地臥伏着些人，他們被劇疼所劫，翻滾着，哼着。

躺在屋角的王四麻子，醬紫色臉已變成慘黃，而嘴唇是紫褐色。他的半左身，已經被土壁壓傷，腿子的跨骨處，拆露出白骨的銳角。他在昏迷中醒來，他不能動。他用呆滯的眼光，瞅了瞅從屋脊巨洞中透進來的藍褐色的雲霧。他又閉了眼。他的耳朵聽不到屋裏的悲慘的哀叫，在他耳裏的，還是炮彈的爆炸聲，和屋壁的倒塌聲。

「把靠山先抬到屋裏……」一個熟習的低音，奇異地刺醒了他。

「劉強！」他使不出力的對壁上的洞叫了聲，因為他不能扭動頭部了。

「誰？王……」劉強沒有叫出來，稍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說：「我不能照顧你了。我還得到前線。」

——將山安置好了沒有？」

「劉強！哎……你把我……我受不住死呀……」聲音漸漸低到聽不見，終於斷止了。

「走快點。」劉強催促着，先轉了身子。

背後的人們緊跟地捏緊手裏的斧頭或槍把，飛奔地竄出來。

劉強忘記了疲乏後的飢餓和被風削剝得腫脹的臉腮的疼痛。他心裏的熱火，燃燒着沸滾的血液。阻礙腳的積雪，被他踏濺着起了散花。他沉重地拔着腿步，急促而喘吁地奔馳。

轉過了一個山脚，他已經看出遠方的山峯間的血紅的光影。

軍號的急聲，雜亂地飄來。交錯的槍聲裏，夾帶着馬的嘶鳴；可是小鋼炮的巨聲，停息了；祇有時斷時續的機關槍，還是急劇地在掃射。人聲的沸騰從遠處飄來，似乎是洪流一般的激蕩。

極遠的樺樹林裏，透來了釘豹子的寒鳴，清晰而鋒銳，表示着世界的酷冷。伸展着的雪層，像是無邊的白幔，遮掩着山谷及溝壑。被風吹揚起的雪網，飛撲向遠處而去。

劉強在雪霧裏，揮扎地衝破狂風的巨幔，衝去……圍在他四週的人們，鎮靜地追隨着。斧頭和空槍筒，還是緊捏在每個人手裏。他們拿這衝鋒的利器，來肉搏，來劈殺……來砍擊碎將要拘束到他們身上的繩索。

「紅旗！」劉強驚喜的喊了聲，地停止了步。

在灰色霧雲滿佈的晨氣中，一管極小的紅色旗幟，插在很遠的兩峯夾峙深處的山尖上。有如催動他們緊急前進似的，這紅旗在狂風吹擊中迅速地搖擺着。

「來了！——壓……」劉強默瞅了些時候，突然扯開嗓子盡力喊。

在微亮的晨色中，他的狗皮帽子的大耳，貼近他嘴巴的地方，已經浮了一層厚密的霜；並且被嚴寒逼脅出來的鼻涕和淚水，已經滴滴皮袖，而凍成硬的冰屑。他一些也不覺得，狂喜地又喊了句：「來了！壓……」

一羣人燈蛾似的，發狂地向沸騰着人喊馬鳴的山峯間，飛撲過去，提了他們的空槍筒，和斧頭。黎明晨色中插在遠處峯巔的旗幟，更有勁地在狂風吹襲中，莊嚴而勇敢地搖擺着；搖擺着，極其迅速的搖擺着。

下篇完於「九一八」五週後。

後記

寫這小說的時候，是三次從滿洲逃亡到祖國的一九三五年夏天。當時並沒有想能長久住居下，只不過打算帶點「自由空氣」回去給浴在血池裏的人們，呼吸呼吸。結果，是違背了原來的意思。

南方的酷暑，是叫人坐不住椅子，躺不住床鋪的，然而在滬西汶林路一間房子裏終於度過了三個月零幾天的孤寂而熱鬧的生活。

夜間約莫十點多鐘，窗外就有涼風撲來了。弄堂裏照例有人砰砰敲門，不知是電影院的售票員還是酒座咖啡館一類的侍者，他每夜定時歸來，鬧一頓，我必被驚醒，立即揉揉眼，扭亮燈，開始寫作，一直到燈光減淡，玻璃窗發白，而弄堂裏有人掃道或刷馬桶聲時，擲下筆，透透氣，才上床睡去。

睡眠中熬過白天的燥熱，出去散步，往往在傍晚。

從來沒有人打攪我的晝寢，更沒有什麼來往的朋友。正因為如此，才使我與夜的汶林路發生了親切的感情，靜靜的兩排沿路梧桐樹，在上海稀有的碧綠草地，空曠，還有車鳴犬吠。

以後，我離開那裏，還是經常的跑去，懷了溫存的心情，夜游。淞滬失陷，我也將離開上海，又默然去「憑吊」了半個夜晚，這恰如懷念遺書裏的塞北原野一樣，現在更懷念着寫這冊子的寓所週圍。

這其間，故鄉早已不見有一紙一字寄來。我記起了一首杜詩，「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後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是時常作此感，不過那時是未交兵。

誰知事情過了八九個月的現在，竟意外獲得了一點消息，冊子裏那座臨近圖們江的黑頂子山脈四遭「地都荒了，沒有人敢種，情景一如往昔，可是琿春城裏就兩樣了，僅拿白麵來說，每袋比從前漲了三元多。」

所不同的還有，那就是信箋末端，居然印上了「連戰連勝，一四個字，當中又有小形太陽旗一面，日本法西斯將軍們的搖尾呼應亦只能如此。但揚扇雖然爲了風涼，可是別人也會看出汗流滿面的另一面來。況且不及「自來風」較真實，又況且「自來風」更是片刻工夫，拖舌張嘴的醜像，終於會在偉大的陽光下現出來的。

一九三七，六十二，浙東前線。

